

5201.53
3600

146481

刊月藝文純

風

蕉



原野

何和應作

總號第一六八期

號月十

168

5-20
3600

目錄

文論

過去的烙印(一)	柯 戈 (四)
John Clare 的詩	錢歌川 (十七)
莎士比亞的翻譯	梁實秋譯 (二三)
論林黛玉(下)	依 藤 (二二)
水滸人物散論	岳 鶯 (五四)
日本文豪森鷗外	劉縷英 (六三)

詩人看馬華詩壇

文藝座談會	座談會 (十四)
-------	----------

雁

成見	森鷗外 (六八)
明明的婚事	鄭一行 (八)
一言為定	翠 筠 (十九)
塔屋的秘密	蕭洛譯 (三十)
第二夢	戴天驛 (三四)
教堂的鐘聲裡	孟 沙 (四十)
	王敬羲 (六一)

小說

散文

星隆車中	戈 里 (十二)
擬情書	張秀亞 (十六)
活躍的秋野社	溫梓川 (三七)
稻鄉行	新 堂 (五六)



蕉風月刊

號八二一二NDK字准版出

期八六一第

號月十年六六九一

出版者：

蕉風出版社

電話：五一九六九

The Chao Foon Press,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承印者：

馬來亞印務公司

電話：五二九六〇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總代理：

友聯書報發行公司

No. 469,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香港代理：

友聯書報發行公司

No. 14 Dorset Crescent,
Kowloon Tong,
Kowloon, Hong Kong.

The Chao Foon Monthly

October 1966.
K D N 2128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Malaysia.

詩



西珈	梁文星 (十二)
舞之邊緣	夏菁 (二二)
二葉	鮑虹 (二六)
無題	周夢蝶 (二九)
固執的愛情	帆影 (二九)
孤獨的造型	清涼 (二九)
沙葬	吳望堯 (三六)
白沙灣之慾	盧文敏 (四三)

傳記文學

烽火斜陽影	易君左 (二七)
一場史無前例的戰爭	麥克阿瑟 (四四)
談口	朱哲 (五七)
袁字療飢	方艾 (五八)
雜感	李建 (五八)
樂在其中	楚人 (五九)
毛先生的文藝妙論	章鏗 (六十)

星馬現代畫家介紹

豪爽、固執、幽默的何和應	(七六)
讀者、作者、編者	(七五)



定價

零售(每冊)：

馬幣五角

港幣一元

美金二角

半年(六冊)：

馬幣三元

港幣五元四角

美金一元

全年(十二冊)：

馬幣五元七角

港幣十元

美金一元

長期訂戶之平寄郵費包括在訂費之內
如須航空郵寄，按郵局實際郵費收費

訂閱辦法

大馬地區：

請將訂費購買 Money Order 或同值之
一角郵票，逕寄：

The Chao Foon Press,
P. O. Box 5,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香港地區：

請將訂費逕寄：

Union Press Circulation Company,
No. 14, Dorset Crescent,
Kowloon Tong,
Kowloon, Hong Kong.

其他地區：

請將訂費逕寄：

The Chao Foon Press,
P. O. Box 5,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過去的烙印

戰後馬華新詩的發展

一、導論

假如我們回頭看看我們詩歌道路上的——個個脚印，那麼，我們將驚訝那是一條多麼崎嶇不平的道路啊！在這條道路上，有人用盡生命去鑄造驚天動地的愛國歌聲，有人拿起時代號角在戰場上吹過，有人在生活戰場上敲起生活戰鼓，但也有人躲在溫室裏吟唱花月，更有人却在不斷哀唱。

我們不能忘記，在這條道路上不知多少人唱出了他們的心聲，有的歌聲至今還迴旋在我們的耳畔，雖然有些已被生活的波浪捲去，但新的歌聲大批湧現，就如大江南北永遠不斷，馬華詩歌從無間斷它的歌唱，至今，馬華詩歌仍是馬華文學活動中的主要內容。

自日本投降後，光復時期一直到了現在，已經渡過了廿多年的時光。這是一個大變動的時代，其中發生了許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在時代的波濤衝激下，我們的社會不斷起了變化。經過了三年八月的抗日戰火洗禮後，我國人民才從廢墟上站起來呼吸自由空氣。由於日本兵的長期侵略及霸佔，因而光復後我國民衆就更加愛惜自由。由

於抵抗敵人的侵略而起來保衛家鄉，光復後，重振舊業，復修家園，因而他們更加熱愛祖國，他們爲了祖國流下了鮮血，戰後愛國思潮震响着許多人。這些事件、這些感情，很快地融化在詩篇裏。這些歌頌祖國、熱愛祖國的歌唱，是光復時期詩歌的主要成份，而儘速反映現實生活也是當時詩歌的主要任務。

緊急法令實施後，馬華詩歌頓時陷入低潮，但是詩人的歌唱並沒有停止。一九五四年五月是歷史的一個轉捩點，也是馬華詩歌光輝燦爛的一頁的起點。隨着星洲的維護華文教育的醒覺，詩人也出來歌唱了。雖然維護華教是當時歷史大事，具有歷史意義，但是它不過是一個導火線，促使百姓向着生活展開一系列的奮鬥，要求改善生活的呼聲彼此起，進而要求擺脫殖民統治。於是，星馬一帶要求自治獨立的運動蔓延了各地，這種呼聲及這種生活面貌，也成了當時詩歌的音響。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此時出現了一大批詩歌工作的接班人，他們都是詩壇的新的力量，大家紛紛從生活中去攝取詩的題材。詩人的詩歌基調和時代的步伐一致，這可以說是詩歌的豐收時期。

一九五九年，馬來亞獲得了獨立，而新加坡也邁向自治的道路，這是民衆不斷奮鬥的收穫。這時期是熱愛國家的詩歌達到一個高潮，許多詩作者的作品，染上了濃厚的愛國主義的色彩，同時反映了時代的轉變，因而作品也帶着樂觀主義的情緒。

到了現在，馬華詩壇又出現了另一批嶄新的詩歌工作者。在他們的詩篇中，最值得注意的，已不是愛國主義的主題，而是從各個生活側面來反映我國社會事件及變化。他們的作品充滿着生活氣息。

二十多年來，儘管在這時代的洪流裏，發生了驚天動地的歷史事件，產生了多少變化，作爲時代號角的馬華詩歌，始終是時代的一面鏡子，反映了星馬社會的面貌及人民的生活。我們的詩人，從來沒有間斷過他們的歌唱，在許多大事件中，唱出了人們的心聲。而我們的詩歌隊伍是越來越壯大，更多人起來歌唱。更重要的是，我們的詩人的歌聲，從粗糙趨向成熟，從粗獷到結實。雖然有些人離開了詩歌隊伍，但又有一些人接上來，前仆後繼，在這條崎嶇道路上不斷歌唱。

二、慷慨激昂的響聲

(一) 戰後光復時期的現實與詩歌

三年八個月的苦難歲月，給星馬人民帶來永不抹滅的創傷，家破人亡，妻離子別，這一切都使人們更加憎恨侵略者，反對侵略戰爭，熱愛和平生活——這是人們的心聲。經歷這一場反法西斯戰爭及戰火的三年洗禮，人們一方面展開激烈的抗日救亡的活動，另一方面激發了強烈的熱愛國家的思潮；經過戰火的教訓，人們更加愛護自己的國家。因此，反侵略及愛國呼聲，便成為當時詩歌的主調。尤其是熱愛國家，不願淪為牛馬及反映現實的苦難，更是詩歌的重要內容。但當人們在重振家園，準備建設國家的時候，不幸的，星馬又重新淪為一塊殖民地的肥肉，因而詩歌不但染上愛國色彩及反映現實的變化，而且充滿慷慨激昂的響聲。

在這個時代大變化中，詩人心中充滿着熱血，他們高唱着反侵略的愛國歌聲。在這時代中，許多傑出的詩篇誕生了。這對馬華詩歌的發展起了巨大影響。

這時期的詩歌，由於染上了濃厚的愛國主義的色彩，因而具有濃厚與獨特的馬來亞風格，這是有其重要意義的。因為與此之前，馬華詩歌，以至於其他小說、戲劇、散文等，多少帶着中國僑民意識，愛國主義的色彩十分淡薄。但是這時期的詩篇，却激動人們的心弦，去熱愛自己的國家，這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事。

(二) 詩壇的活躍情形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戰後馬華詩壇第一本詩集問世了，這就是慷慨激昂的「在旗下」(根據「馬華文藝的起源及其發展」一書的「馬華文藝作品分類編目的記載」)，作者是鐵戈。在馬華詩歌的發展歷史上，鐵戈僅僅出版了這一詩集，此後再也看不到他的作品。長篇朗頌詩「怒吼吧

！新加坡」也接着出現，這是馬華詩壇首次出現的朗頌詩，對馬華詩壇的影響很大；這是集體創作的，作者有丁家瑞、米軍等。這幾個詩作者，都是當時馬華詩壇的佼佼者。米軍的詩歌創作集「熱帶詩抄」遲至一九五〇年在香港出版，但是集中的詩篇末端多署一九四七年左右，足見他是這時期的主要詩人。「怒吼吧！新加坡」的另一作者丁家瑞的詩歌創作集「腳步」，也是遲至一九五六年十一月才由香港上海書局出版。除外，我想，還有許多詩人及作品，可惜由於許多材料都遭到浩劫，使我們無從窺見端倪。我們從「熱帶詩抄」一書中的末頁的出書預告中，知道還有一位詩作者鄭凡準備出版一冊詩集「椰林短歌」，又有一冊詩集「南洋詩集」，作者有林林、鐵戈、丁家瑞等，可見林林也是當時馬華詩壇十分活躍的詩人。而且從這則消息看來，相信這本詩集一定羅列了許多詩作者，因它的書名稱「南洋詩集」，又是集體寫稿，只可惜這兩詩集我們都沒有機會看到。但不能否認的，當時詩壇活動確是十分熱鬧。

(三) 詩風雙璧

在這一時期中，詩歌作者羣中，出現了詩風雙璧——鐵戈和米軍。他們的詩風是不同的，但是他們的詩十分成熟，而且帶着非常濃厚與獨特的馬來亞風格，這是他們之間最顯明的共同點。鐵戈的詩，充滿戰鬥的氣氛，感情豪放粗獷，熱血澎湃，詩行充滿愛國情緒，所以，容易震響讀者的心房。作者又適當地選擇自由體書寫，對於感情的忠實傾訴及思潮的熱烈呼喚，起了一定的作用。作者的詩的題材，都是當時人們最關心的事，也是許多青年內心的呼聲。

鐵戈的詩是在於感情激動、熱血衝天、愛國赤誠取勝，但是生活面却不廣寬。米軍的詩比較上沒有愛國主義的響聲，也沒有鐵戈那種大氣磅礴的熱情，但他的感情也十分激動、粗獷，而

他的詩却以廣泛刻劃生活面貌為高。他描寫當時生活在星馬一帶的印度老人的守門生活十分真實，能够把他們內心世界真實地刻劃出來，他寫：

一隻用粗繩子編織成床面的睡床
一到夜裏就守衛在一家金店門口
你白髮蒼蒼的印度老人呵
就半睡半醒地過了一年又一年

多少風風雨雨，多少飛沙和落葉
伴隨你多少失眠之夜
那流乾了淚水的眼睛
幾時會向印度洋畔的國土眺望？

人類生活在人類史上
是誰不把人當作人呀？
老人啞，你就看見過你底多少同胞
爲了甚麼

在這火一般的太陽下
去執行僱傭的勞動！

別再向甘地祈禱了吧
老人啞，那良善而愚蠢的人道主義
救不了

印度底今天和明天……

這首詩的形象性非常鮮明，他一面同情老人，一面鞭撻老人的愚蠢的思想，這是卓越的表現方法；直到如今，這種創作方法仍是值得我們詩作者學習的。幾年間，南洋商報「青年文藝」副刊開了一場方放君的「寫幾個守門人」的筆戰，許多評論者斥其爲庸俗的自然主義者，由於方放只是一位庸俗的自然主義者，沒有運用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因而只能現實翻版，不能指出守門人的內心世界，沒有米軍這種寫作方法。後來，有一位評論者就是舉出米軍這首「印度老人」和方放的詩加以比較，於是方放的毛病更加顯露出

來了。可見這首詩的光輝是不會隨着歲月而消逝的。

米軍的詩不但感情熾熱，技巧也十分圓熟明快，爽朗有力，如他寫的「跳「瓏玲」」，那是一首技巧非常卓越的詩，他通過馬來人跳瓏玲的事，來表現三大民族的歡呼及興奮，從而表現三大民族熱愛家鄉，快樂地生活在一起。直到現在，我們可以大胆地說，沒有一位詩作者利用這種題材寫三大民族的團結，縱使有的話，也是寫成概念化的所謂詩。該詩這樣寫：

在星光閃閃的天幕底下
在靜靜的海濱的綠地上
我和一羣馬來少男女們
無所顧忌地跳起「瓏鈴」來！

「碰碰空」

別笑我像醉漢一般跳得搖脚搖手呀
別笑我如同小孩子一般叫呀唱呀
你知道當這大地屬於我們底時候
我們原就是一個信仰里的姊妹兄弟呀

「碰碰空」

你看那椰子樹也歡喜得拍手起來呀
你看棕櫚樹上的小猴兒也高興底翻起筋
斗呀

你看小蚯蚓也從泥土里伸出頭來呀
你看四脚蛇變得多良善呀
你看海水奏着二重奏呀

你看那穿紗籠的馬來婆婆
還有那搖擺兩條辮子的印度姑娘
都手拉着手來參加我們底夜會呀

「碰碰空」

「碰碰空」

來唱一支「亞里峇峇」吧
來唱一支「打蘭武蘭」吧
你知道這大地屬於我們底時候
我們原就是一個信仰里的姊妹兄弟
因此我們才這麼狂熱
向馬來亞底椰樹、膠林和山丘
唱出我們底戀歌

這首詩在思想上和技巧上都值得稱讚，用一種馬來人最喜歡的舞蹈來表現三大民族歡樂相處，而這種歡樂却是建立在「當這大地屬於我們的時候」基礎上，這種歡樂的意義更加深刻了。作者技巧的圓熟也表現出來，明快爽朗的詩句及重疊襯托，都是本詩的特點。

米軍的其他詩篇，如「悲歌」、「告別」、「不叫多隆」等，表現了他的技巧的多樣化，而且反映了生活面的寬度。在「不叫多隆」一詩中，作者用對唱頌形式表現一個舊社會問題。在「告別」中，作者用明快簡短的語言，表露自己的勇敢及為大眾服務的精神。在「悲歌」裏，作者刻劃了一個流浪小孩如何受盡社會的歧視及虐待，最後一行作者用積極的精神這樣唱着：

而我，
孩子呵，擁抱你！
然後，給你，
給這個世界
唱出了
我底悲憤的
歌！

作者在許多詩篇都是喜歡像這首詩一樣到了末端來個驟然的積極歌唱，使得主題煥然一新，這可說是米軍的詩的一個特點。
丁家瑞的詩比諸於鐵戈、米軍較為遜色，他的詩的感情，沒有他們兩人那樣強烈、磅礴，他既沒有鐵戈的愛國呼聲，也沒有米軍那種反映生

活多樣化。但他的「活着是美麗的」及「吉寧人和羊」均有積極意義，而且技巧也相當成熟。他的詩有一個特點，即是自然活潑。「活着是美麗的」，就是一個顯明的例子。他的詩的缺點，就是常常停留在表面生活的刻劃，因而詩的形象常常缺乏完整性。
其他作者如林林、鄭凡、西玲、劉西的作品，由於缺乏資料，無從論述。

三、生活邊沿上的哀吟低唱

(一) 詩壇的寂寞

自一九四八年間緊急法令實施以來，馬華文藝即走向寂靜階段。當時，詩壇也顯得格外寂寞，再也聽不到激昂的歌聲及雄壯的呼喚，這時期是詩歌發展的一個低潮。

這時，出版界十分冷淡，而報章副刊也流行風花雪月的詩章，一些詩人停筆的停筆，改行的改行，剩下一些詩作者只能在生活邊沿上哀吟低唱。這時詩篇多充滿個人的憂傷，佳人才子的情懷。

(二) 詩歌中的一溪小流

在這時期的詩，再不以反映生活為己任，而多是表現個人的喜怒，或者描寫個人的憂傷，或者抒寫情人的眼淚。周祭的「孩子底夢」及溫梓川的「美麗的肖像」，就是在這階段中出現。

「美麗的肖像」於五三年五月出版，「孩子的夢」也於同年四月出版，它們的出版都足以說明在這一沉悶時代中，青年人的彷徨及苦悶。

「美麗的肖像」中的詩作，多是描寫個人的情思及離愁，充滿傷感及旅人寂寞的嘆息。溫梓川是馬華文藝界早期詩作者，他有寫詩的素養，有些詩寫來感情豐富，描寫細膩，「給」及「美麗的肖像」等詩就有這種特點。但作者的詩多是頹廢及苦悶的嘆息，缺少了現實意義，「寂寞」、「都市的夜雨」、「徒然想起了」等，都是較差的作品。他的詩另一缺點即詩句十分晦澀。

周祭的「孩子的夢」，是自緊急法令實施以來年青詩作中最早出版的一本詩集，而且也是最新的一位詩作者。從「孩子的夢」及作者的年齡來看，作者早已存有一份寫詩素養，許多詩篇頗能流露童稚的天真、幻夢，語言也有些相當洗鍊，只可惜作者一進入詩壇就走上形式美的路徑，偏重雕琢技巧，而缺乏現實生活內容。但一個年青的詩作者初次傾向某種缺點，是不足驚奇的，只要有人設法引導或善意批評，是可以糾正過來的。但一些人並不想幫助周祭糾正缺點，反而滋長他的缺點，如梅窗女士寫了一篇大事捧吹的評論：「海外青年詩人周祭」，發表在南方晚報副刊「綠洲」，這豈不是誤導他嗎？更加令人可笑的是：自命捍衛現實主義詩歌為己任的鍾祺，最近也居然讚賞周祭的詩來，他說：「在一九五二至一九五三年間，周祭寫下了質量都很可觀的詩篇，他的老師梅窗女士特別為他寫了一篇長達萬餘言的介紹文章：『海外青年詩人周祭』：『我們不明白鍾祺是拿着甚麼尺度去衡量周祭的詩，而被現了一周祭寫下了質量都很可觀的詩篇』。更令人捧腹大笑的是：鍾祺接着又說：『……但因為只憑着一種天真的幻想，缺少現實生活的經驗，因此不能對現實生活作本質的反映』，既然是這樣評述，又怎麼可以說「質量都很可觀的詩篇」呢？豈不是自打嘴巴？也許是鍾祺的現實主義的外衣裏面，窩藏着不可見人的真貨吧？

在這時期出現的詩作者有威北華、魯彬等人。威北華的詩和溫梓川一樣同受象徵派的影响，詩歌多寫個人的哀愁和情懷，詩句常常犯到晦澀的毛病。魯彬的詩自然通俗，樸素淺白；他的詩多寫農村生活，刻劃社會生活及各階層民衆；雖然他的詩描寫生活面廣寬，但常流於表面，而且一些詩有概念化的傾向。

四、半島上响起悶雷

(一) 時代的大變化

自一九四八年以來，文藝界一直呈現一片沉寂，但是，這時候社會却醞釀着大變化。到了九五四年，一場維護華文教育的浪潮終於爆發，但還不過導火線而已。隨之而來的，是改善百姓的生活，解決失業的問題，阻止黃色文化的泛濫，因而從維護民族教育到反對黃色文化，以致形成了要求星馬兩地的自治獨立運動逐漸開展起來，與此同時，文藝也開始熱鬧起來了。

(二) 為生活而歌

這一階段湧現了大批詩歌工作者，熱烈地站在時代前頭縱情歌唱。此時純文藝刊物也大量出現，而蔚為多姿多彩的熱鬧場面。

從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六年底，這一期間，我們的詩壇又大覺湧現了一批詩作者。他們多是知識份子，眼看着時代的動盪，生活的困苦，以及自治獨立呼聲的响起，便把感觸化為詩篇，為生活而歌。他們的作品，多有積極的主題和反映生活的內容。但由於他們的認識及觀察生活不够深入，寫詩技巧不够圓熟，因此，一些作品也多概念化及一般化的傾向。

在詩作者羣中，比較常寫詩的作者有杜紅、馬陽、堅石、宋秋陽、檣舟、藍金、莎茄、周章、白汀、葉卓、夢丹、白浪、藍文溪等人，他們的作品，多洋溢着熱愛國家的情緒及集中反映社會生活中最主要問題。

這時期另一詩歌的收穫，就是長篇頌詩「南大頌」的出版。「南大頌」的創作是走着二條大眾化的道路，該詩曾搬到舞台上配景表演，轟動一時，而且該詩在當時的民衆中十分流行。作者有古辛、白汀等人，執筆者都是當時詩壇寫得很動的人。

在這一詩歌作者羣中，有好多作者對詩歌創作十分狂熱，而且有着良好的表現。下面我們要談到當時三位詩作者：杜紅、馬陽、堅石。

鍾祺說：「而這許多的作者中，最受注意的有杜紅、鍾祺和堅石。杜紅在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出版了第一本詩集『五月』，鍾祺在一九五六年八月出版了第一本詩集『自然的歌頌』，堅石雖然一直至今仍未將作品結集問世，但他的詩在質方面不在於前兩人之下。」我們覺得奇怪，究竟鍾祺在這時寫了什麼詩？以「自然的歌頌」一書這樣傾向形式主義創作風的詩，究竟是不是「最受注意的」？倘若是的話，那麼，豈不是反証當時的詩壇充塞着無病呻吟、撫風弄月的形式主義詩歌嗎？這連詩歌怎麼會受到注意呢？鍾祺自稱自己最受到注意實在太大，而且簡直歪曲事實，其實與事實差之千里，他的詩距離一定的水準太遠了。更嚴重的，他的詩是當時詩歌的一股小逆流，我們準備在下一節加以論述。

杜紅是馬華詩壇自一九五四年以來頗受歡迎的一位詩人。他不但在寫作技巧上開拓了新的途徑，而且也在詩歌內容方面有着卓越的表現。杜紅這時的詩最大特點就是粗壯有力，熱情迸發。作者浸入在大時代的洪流中，有着親切、熱烈的感受，能够激情地高昂地唱出來。「五月」序說「杜紅的詩並不重視外在的形象的追求，杜紅以他熱情迸發的筆觸，把詩人心裡所有的苦惱，所有的悲憤，很激情，很高昂的唱了出來。」在他的許多詩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這一特色。

請把本刊介紹

給你的朋友！



成見

趙春發遷到怡保居住的第二年，他的老婆就在一場急症裏死去了，留下一個三歲的女兒。現在六年已經過去，他還過着寡夫的生活。

有些朋友和同鄉屢次勸他，說是他已經三十三歲，寡居也不是辦法，還是找個相當的女人結婚的好。趙春發自己也有意續絃，因為他的女兒需要一個母親，同時他還希望婚姻能給他帶來男孩子。可是他家裏一向有個成見，就是結婚的時候一定找同鄉女子，嫁女的時候一定嫁同鄉男人。他知道這個原則是他的曾祖父定下來的，所以他的祖父就娶了個同鄉女子。後來他父親爲了尋找同鄉女子，就攔到二十八歲才結婚；不過他總算沒有違反祖上的傳統，找到了一個同鄉女子。他自己呢，運氣好，從小就認識幾個同鄉女子，所以在二十二歲的時候就結了婚。可惜結婚才五年，她就病死了。

這幾年來，他一直想找個同鄉女子，可惜他們那個縣城的人數本來不多，到南洋來的更少得可憐，差不多只有幾千人；這幾千人之中，到怡保來找生活的只有十個。在這種情形之下，要找同鄉女子實在有點不大可能。

前年八月間，趙春發經過朋友的介紹，在本地認識一個寡婦，年齡倒也相當，那個女人也滿意趙春發這個對象，後來還是因為她不是同鄉女子，始終沒有提到婚姻的事。那個寡婦見他沒有誠意，也就另找對象去了。

最近，趙春發忽然想到結婚。這是因為他的女兒前些日子生病，他自己要到餐館裏去掌廚，沒法留在家裏照看她。後來這孩子病得很重，要不是趙春發送她到醫院裏去，差點就沒命了。由於這一次的教訓，趙春發就下了個決心，要結婚了。

那天，他找幾個同鄉到咖啡室裏去，想請他們代爲物色一個同鄉女子。他等了一會，三個同

鄉來了，一個是擺熟食檔的廖亞炳，一個是賣蕪水的莫惠霖，另一個是替旅館做清潔工作的梁二嫂。

四個人坐下以後，趙春發就把自己想結婚的意願說出來，看看他們有甚麼意見。

「我知道你一定想找個同鄉女子做填房，不過這件事在新加坡、檳城、吉隆坡或者辦得到，在怡保可不容易。」廖亞炳說。

「馬六甲也有許多同鄉，不知道你有認識的人沒有？」莫惠霖說。

「我連年都是遷來遷去，除了這裏的幾個同鄉以外，同其他地方的根本沒有來往。」趙春發說。

「照我看，你又不是第一次結婚，爲什麼非找同鄉女子不可呢？」廖亞炳說。

「是啊，過去的人喜歡娶同鄉女子，現在可不興啦！」莫惠霖說。

梁二嫂立刻用一口濃重的鄉音反對這些論調，她說：「當然應該找同鄉女子，別地方的女子那有我們的同鄉好？就是說起話來，也要比別處的女子方便啊！」

「可是，二嫂，」莫惠霖說：「這地方找不到同鄉女子，春發已經就擱這麼多年了。」

「只要肯等下去，總有一天會找得到的。」

「二嫂，春發三十三歲了，轉眼就是四十歲，你說他能等多久呢！」

二嫂忽然想起她不久就要到馬六甲去探訪她的兄弟，到時或者可以替他打聽打聽，因此她說：「下個月我要去馬六甲，我順便替你問一問，看看那邊有想嫁的女人沒有。」

「很好！」趙春發說：「那邊或者可以找得到的。不過我不想要年紀輕的，可是也不好太大，最好同我差不多的。還有，我不要再有孩子的女人，免得我的女兒吃苦。另外麼，如果找到這樣的女子，請你告訴她，我並沒有甚麼錢，不過三餐一宿總是不成問題的。」

「我知道這些年來你存了八九千塊錢。」

「這點錢也算不得什麼，沒有一個女人會爲這點錢來嫁我的。」

「這話不錯，大家都希望留在同鄉多的地方，不是誠意嫁人的女子是不會到怡保來的。」

隨後，他們喝起咖啡來，談到自己同鄉的種種美德。而實際上，這些美德並不是他們的同鄉所專有的。談完以後，四個人便各自散去。

二

十多天以後，梁二嫂到馬六甲去看她的弟弟和弟媳，順便問起有沒有想嫁人的同鄉女子。他的弟弟表示這種人一定是有的，只是不知道到那裏去找。不過據他所知，同鄉裏面有個專替人做媒的劉五奶，只要問一問她就知道了。

梁二嫂對同鄉託付的事一向非常熱心，她在到馬六甲的第二天就出去尋找劉五奶。在多方探詢之下，終於找到了這個媒婆。

劉五奶是個孤老婆子，中年喪夫又喪子，晚景淒涼，現在就靠同鄉的開濟過活。她對於從遠道來要求幫忙的同鄉，給以熱烈的招待。

「我在四十多年前到過怡保，」劉五奶說：「那時我才二十多歲，剛結婚不久。」

「現在的怡保比四十多年前熱鬧許多，這是一向住在當地的人告訴我的。」梁二嫂說。

「那邊的同鄉多嗎？」

「就是因爲同鄉不多，嫁娶的時候只好找外地的男女。」梁二嫂說：「現在我到你這裏來，爲的是一個同鄉人要娶老婆，要我到你這裏來問一問，有相當的同鄉女子沒有？」

「那裏會沒有同鄉女子，」劉五奶說：「不論年輕的，寡居的；肥的，瘦的；長的，矮的；漂亮的，中姿的；我這裏有一大把。」

「那末，我回去就有個交代了。」

「他是怎樣的一個人呢？」

「他是在一家餐館做廚子的，今年三十三歲

，老婆死去已經五六年了，只有一個五歲大的女兒。」

「哦，年紀不算大，我可以替他找個相當的女人。」

「不過，劉五奶，」梁二嫂說：「那位同鄉交代過我，說是他不要年紀輕的，也不要年紀大的；還有，不要有兒女的。」

「這個當然啦，做媒的人怎會不明白。」

「那末，劉五奶，這件事我就交託你了。」

「你放心好了，保你成功。」

「我幾時來聽回音呢？」

劉五奶想了想，說道：「明天上午你到我家裏來，我把那女人叫來給你看看，你好好回去傳話。」

「我一定來。」

三

第二天，梁二嫂在劉五奶家裏見到一個二十八九歲的女子，據說是個新寡婦人，貌中姿，穿一身花布衣服。

梁二嫂當時就覺得這個女人一定會使趙春發滿意，只是不知道她的條件如何，便坐下來同她談話。

「這位姑娘，你今年多大啦？」她問。

「我三十一歲了。」

「沒有孩子嗎？」

「你肯嫁到怡保去嗎？」

「怡保是個大地方，我當然去的。」

「很好，但不知你有甚麼話沒有？」

「我沒有甚麼話，」她忸忸着說：「不過我想知道他是不是肯替我結還裏的一點債務；這是我父親欠下的，我已經還了一大部份，現在欠下一點。」

「還有多少呢？」

「一千五百塊錢。」

「這件事或者可以商量，因為他並不是完全沒有積蓄的人。」

「如果他不肯代還，那也沒有關係，不過我得還清債務才能到怡保去。」

「我替你在前面前掙一句就是。」

她們談了一會，劉五奶笑咪咪地走過來，梁二嫂問道：「我替你找的人好嗎？」

「我相信那個同鄉會中意這個姑娘，只是不知道他會不會馬上替她了清債務。」

「債務的事情最好請你提一提，」劉五奶說：「這倒並不是她還不了，而是要拖上一年的時間。」

「我明白，那一定勸他還這筆債。」

「如果他答應還債，那末，他們馬上就可以在一起了。要知道娶的想娶，嫁的想嫁，大家又何必就攔一年多呢！」

「我相信他肯代還的。」

「那末，梁二嫂，費你的心代傳幾句話，就說幾時清債，她就幾時到怡保去。」

「好的，我馬上給你們回音就是。」

劉五奶回頭望望那個叫簡引鳳的女人，問道：「你認為這樣安排好嗎？」

簡引鳳點頭。

四

梁二嫂回到怡保，就把自己在馬六甲物色同鄉女子的情形告訴趙春發，並且提到代還債務的事。

「只要這個女子不錯，代她還債也沒有甚麼，」趙春發說：「一個好老婆替我省回來的錢何止一千五。」

「你說得不錯，」梁二嫂說：「同是女人，好與壞差別就很大；一個好老婆會使你發達，一個壞老婆却會使你窮一生。」

「你的確認為這個女人會做人家嗎？」

「我聽劉五奶說，她會做人家得很；她父親

欠下的債，一大半她都還清了，將來她嫁給你以後，賺到的錢不就是你的麼！」

趙春發心裏想，一個三十一歲的女子，面貌長得不錯，會做人家，花一千五百塊錢娶回來，實在是非常合算的。他仔細考慮一過，便對梁二嫂說道：「這件事全靠你成全，但不知道她幾時能到怡保來？」

「你把錢送去，她就到怡保來。」

「那末，二嫂，我請你再為我跑一趟，來去的費用算我的。」

「這件事當然包在我身上啦，不過，你得請我喝喜酒，坐上席，另外還得謝一謝我這個大媒人。」

「這還用說，要不是你，我到那裏去找這樣的同鄉女子！」

過了幾天，梁二嫂到馬六甲去，當着劉五奶和簡引鳳的面把一千五百塊錢交給她們，這樣說道：「趙春發是個好丈夫，人還沒有見面，就把一千五百塊錢送過來了。」

「是啊，我也對引鳳說過，像這樣的丈夫到那裏去找！」劉五奶數着鈔票說。

「如果不是找同鄉女子，他早就結了婚啦，那裏會等到現在！」

「可不是，無論嫁丈夫，娶老婆，總是我們的同鄉好！」

「那末，劉五奶，我這邊的交代已經清了，簡姑娘幾時能到怡保來呢？」

「等她做好了一身衣服，我會親自送她來的。」

「十天的時間够嗎？」

「用不着十天，只要五天就够了。」

「那末，我等著你們。」

五

趙春發聽說新娘五天之後就要到來，就急急忙忙搬了一次家，並且買了些傢俬和用具，來接

待他的新娘。可是五天過去了，十天也過去了，却不見新娘的影子。他跑到梁二嫂家裏去問問，梁二嫂總是這麼一句話：「你急什麼！人家到怡保來嫁人，怎好不辦交代就走。我相信不出這幾天，你一定可以見到一個漂漂亮亮的新娘了！」

趙春發覺得這話也有道理，人家世居馬六甲，怎會沒有人情來往，怎會沒有私產。這些都要交託別人，實在需要一點時間。

這樣大約又過了六七天的樣子，趙春發開始覺得事情有點不妥，因為劉五奶說過在幾天之內把新娘送到怡保來的，而現在半個月已經轉了彎，何以還不見他們到來呢？

他又去找梁二嫂，問她事情究竟弄妥了沒有？但這次連梁二嫂也有點懷疑起來，她說：「是啊，劉五奶明明說過幾天之內就到怡保來的，可是現在過了十七天了。」

「二嫂，我得勞你再跑一趟，看看到底有什麼不妥。要知道我這幾天十分不安，成天都為這件事神情恍惚的。」

「我們不妨再等三天，如果她們不來，我一定替你去跑一趟。」

趙春發答應了。三天的期限很快就到來了，依然不見任何動靜。梁二嫂因為是經手人，自然責無旁貸。她匆匆忙忙來到馬六甲，見着了劉五奶。劉五奶一見梁二嫂的面就哭訴起來，她說：「哎，二嫂，我不知怎麼向你交代，那個女人拿了錢就逃走啦！」

梁二嫂大吃一驚，說道：「她不是本地的同鄉女子嗎？怎麼會逃走呢！」

「她的確是同鄉，是不是在本地住就不知道了！」

「你做媒的人怎麼可以說不知道的呢？」

「我也是別人介紹來的，說她急於嫁人，要我替她找一個；後來你來了，我就把她介紹給你

了！」

友聯活葉文選分類輯粹

全套精裝十一巨冊



實售馬幣陸拾元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七 | 八 | 九 | 十 | 十一 | | | | |
| 周秦散文 | 諸子之部 | 四書之部 | 經傳之部 | 國語國策及其他 | 漢晉南北朝散文 | 唐宋散文 | 元明清散文 | 近代文言散文 | 語體散文 | 辭賦駢祭銘箴 | 古今詩 | 詞與曲 | 古今劇本 | 古今小說 |

敝社出版之友聯活葉文選，合計有六百篇，所選詩文，上自先秦，下迄近代，舉凡經史子集中以及新文化運動以後之各時代具代表性之作品，幾無所不包。因解析精詳，印刷精美而定價廉宜，多年來深受社會各界所歡迎。為便於讀者之閱讀、翻查、保存，敝社特將本文選按時代、文體分類，精裝合訂十一巨冊。凡學校文化團體以及從事文化與教育事業之個人，均宜購備參考。

總經銷處

馬來亞圖書公司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友聯書報發行公司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No. 469,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文林書局
怡和書局

No. 159, Albert Street, Singapore.
No. 38, Market Street, Ipoh.

「不是我，而是恰保的趙春發！」梁二嫂改口道。
「是你好，是趙春發也好，反正我們都上了她的當了。」
「劉五奶，你是媒人，這件事你脫不了手的。」
「二嫂，你叫我怎麼辦呢？如果我有一千五百塊錢，我就情願拿出來了。」
梁二嫂向著那間空無所有的破房子望一望，

想知道這裏面是否有值錢的東西；可是她找遍四角，並不見有值錢的東西。
「劉五奶，你得給我一個交代，你知道我是受同鄉之託，不好沒有交代呀！」
劉五奶哭喪着臉，說道：「我除了一條老命，甚麼也沒有！」
她說得一點不錯，誰要他這條老命呢！

當趙春發聽到那個同鄉女子逃走的時候，他

非常感慨地說：「我倒不為損失一千五百塊而難過，我所難過的是我們竟然也有這樣的同鄉女子！」
「怎會沒有這種同鄉女子的呢，要知道任何地方都有好人和壞人。」梁二嫂改變了論調。
「噢，你早就這樣說，我也用不着上這個當了！」
「那末，春發哥，你放心，我替你找個外縣女子就是了！」

西 珈

十四行共十二首現錄其三

三

當你回轉頭，宇宙都彷彿爲你而靜止，
你低聲說道：我等你。而你明麗的眼睛
像不忍分割的放開一點寶貴的事情，
垂下來；這時我方才見到柔情的開始。

殘餘的驕傲仍好像游絲附着於身體，
但你冰雪的變足已降自插天的絕峯；
你已像卸脫重負的回到我們的羣中，
可憐我們幾乎因驚愕而不敢接受你。

這句話慢慢伸展開擴大而充塞空間，
歡樂永速不清純，雜有着苦味的渣滓，
如果你必須感到我戀愛時候的疑懼。

必須要壓抑自己，使另個靈魂得完全，
必須爲孤花的生成，看滿園綠意凋死，
我寧願看你轉背重新在微光中離去。

七

我願意看見你不在白日的清澈當中，
多餘的光熱不適合你半寒冷的舉止，
最小的一片暗影也不能攀附你身體，
你的美色將如報紙壓足大眾的眼睛。

不管是被濃雲佈滿，或者一天的月明，
我願意看見你前來，不在煩憂的夜裏，

星 隆 車 中

西 海 岸 行 脚 之 一

。 戈 里 。



當一陣汽笛聲飄過了蒼茫的夜色，火車震
醒着一個個車廂，也馱背着許多旅人的心，緩
緩地開出車站，朝一片廣闊的原野直衝，我
和娥子不禁抬頭一望，月台上的朋友還在揮
手，不久，人影、月台沉沒在蒼茫的夜色裏消
失了……

不知多少日子，我們嚮往那細沙閃閃的波
德申海灘，金馬當高原也在我們心扉一角靜靜
默念，神秘的黑風洞也會在我們的嘴上流傳：
……火車在長夜中不停震盪，往日的嚮往，
日夜思念的地方，今夜不斷地閃過我的腦海。
我斜眼望着娥子，她雙手抱着行李，嘴角上還
掛着一個甜美的微笑，心裡一定盪漾着喜悅的
波浪；因爲明天我們就要馳騁在祖國的平原和
山崗，許多迷人的地方，要在我們眼前一個
個出現。我們要去輕叩祖國首都——吉隆坡的
心扉，又要跑上二百多級的黑風洞。火車載動
我們兩顆興奮的心，在長夜中奔走。我們望着
窗外，窗外盡是一片漆黑，而我們的心却閃着
亮光……

低語也不停地震盪，旅客的暢談聲浪也不停地震盪。車廂內有穿着沙籠的馬來同胞，有鬻曲黑髮的
印度青年，也有荷着槍準備歸鄉的兵士。他們來自不同的地方，要到各自不同的地方去。他們不斷
豪笑，車廂內時常響起一陣陣笑浪……

寒風從窗外直撲着我們的面頰，仰頭一望，又是一片漆黑，天邊點綴着閃閃的寒星，火車像瘋
狂的猛獸，向前方的黑夜猛撲而去。忽然，窗外幾團火光閃閃，彩燈的搖盪，朦朧的樓宇也漸漸浮
在眼前，長長的水波也橫在窗外；月光，燈影在水波上不斷閃動着，——我們才知道火車橫臥在星

彷彿給永恆的睡眠作爲前驅的女使，祝福或詛咒，只把手放在唇上不作聲。

當西方光亮將消盡，東方新光亮初生，原始時代的凜然籠罩着房屋和街道，工作停止了，希望在心深處剛具雛形，還未膨脹而被戳破，像是彩繪的水泡，來在暫短的黃昏裏，當羊羣搖着銅鈴回到欄裏去，一顆星掛在碧天邊微笑。

八

片刻如削壁千尋，你凜如霜雪的顏容甚麼都不表示，卻又以沉默表示一切，手扶着庭柱，兩袖被向晚的涼風吹徹，重新驟入初見時神祕的自我探求中。

說是怒並沒有緣由，說是羞不見頰紅，彷彿片刻在驚濤旁躊躇而揭衣欲涉。啊，這半嘗試的恐懼！啊，這焦急與狂熱！何處是古代神話裏情人心魂的平衡？

既不要我的諾言，也不以誓約來自束，像春草輝耀在枝端，像秋葉脫離枯木，同樣戀愛也有它的日中與它的傍晚。

而這知識在你額頭籠罩着一層暗雲，因爲你大膽而倔強，不憚獨身去冒險，但如今你每一動作都已牽涉第二人。

柔海峽上，而我們已跑上星柔長堤了。車過長堤，我們彷彿遺失了一件寶貴的禮物，自然地回頭探望，星洲已沉在黑夜的朦朧中。別了，星洲。——我內心不禁默念着。

車又向前方的黑夜裡猛撲而去。火車每過一個車站，我們總情不自禁地探頭巡望。我們多麼希望即刻走下去，四周跑跑；只可惜我們搭坐夜車而來，夜車又要奔向另一個車站。蒼茫夜色籠罩着原野、村落、膠林，從窗口看去，窗外只見朦朧的夜色。

車廂內震盪着笑浪，雖常引起我們的注目，但久念着橡林膠山的我們，目不轉眼地愛上窗外的原野、村落、膠林；蒼茫夜色雖把它們吞沒了，只留下一片朦朧，然而，我們仍憑着車窗凝望，士姑來，居鑾等一個個車站紛紛退去，而沉沒在漫漫長夜中。

車過居鑾，我想起它身上的綿互的膠林。車又過淡邊，我恨不得即刻跑到馬六甲古教堂，去看斷碣殘碑，去叩打古老歷史的心扉。火車死命地奔向前方，又把我們帶到芙蓉去，這個花名的山城，是我日夜思念的地方。還在想着古城朋友的居住的地方，火車停留片刻又把我們帶去。我心裏不禁後悔起來，因爲我們搭着夜車而來，幾個日夜思念的地方悄悄地在腳下溜過。在白天，我們不是可以憑窗地把窗外的膠林、山野、村落、古城盡收在眼前？

夜色已盡三更，車廂內的笑聲逐漸消失，逐漸聽到酣睡的鼾聲。娥子也半閉着雙眸，半睡半醒似的，一個清秀甜美的臉兒深印在我心上。奇怪得很，在這深夜裏，在這輪聲軋軋中，我一直醒着，心裏的興奮把睡意不知趕到那裏去。我抬頭一望，密密麻麻的寒星照在上空，火車到那裏，寒星也閃到那裏……

窗外寒風愈來愈冷，我把毛巾及寒衣披在娥子身上。她半閉着雙眸，斜望着我，隨即兩頰掛上一個甜美的笑渦。寒風在窗外不停地呼叫，火車在月夜的原野上不斷地震盪，我的心也和火車的震盪一樣跳動着，睡神沒有來到我的心房。

列車奔到加影車站，停了片刻，又提足幹勁奔向前方。天邊的寒星仍在閃灼，只是窗外的一片漆黑逐漸變成淡淡的朦朧，淡淡的朦朧又慢慢灰白……我興奮地看着，一輪紅日從東方天邊緩緩升起。我們下車即跨上了首都的天橋，我們踏着露水去叩打祖國的心扉。在天橋上，我們兩人並肩地眺望天邊一角飄着朵朵紅霞。午後，紅日高照，我們又奔上高高的黑風洞。暮色蒼茫下，我們在湖濱公園樹蔭下輕盈地漫步。——忽然，輪聲軋軋漸漸消失，耳邊响起一陣皮鞋聲及木箱聲，我不禁睜開雙眼，才悟然剛才沉入睡鄉，作一個踏上首都的小小美夢。車停在一小車站，那些兵士已下車了；我向窗外探首一望，遠處天邊閃着紅光，窗外一切景物逐漸明朗，現出了它們的原形。聽一個搭客說，首都就要在我們的眼前出現。我搖醒了娥子，雙眼就一直憑窗等待首都的到來。

窗外已沒有寒風的吹括，幾個村落與原野映在我的眼簾，不久，高聳的樓宇和教堂已浮現在眼前。火車終於停了下來，我們走出了吉隆坡車站，好像撞入另一個世界，筆直的大路感到生疏，高大的國會大廈也感到生疏。我們走上長長的天橋眺望，近處的國家回教堂、國會大廈，彷彿就在我們的腳下……

詩人看馬華詩壇

(座談會紀錄)

(一) 風格

王潤華：馬華詩壇發展的趨勢，有點像美國新詩的發展。Smith在「美國文學史」裡說：美國詩在殖民地時期所用的技巧相當Classical，獨立後就走上浪漫派。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又進入一新的境界——現代詩。我國詩壇數年之前與獨立之後新詩的發展，就如美詩前兩個階段的發展，當我們的文化開始成長，我們也會像美國一樣，建立各方面都屬於我們的現代詩。馬華詩壇的衝力太小，致使我們的詩仍衝不出舊形式舊內容的堤岸，目前我們所寫的詩只不過是發洩一些粗淺的歡樂和悲哀，純為感情的抒發而已。許多人都認為亞洲的科學無法跟上西方，實際上，我們落後的不是科學，文學也一樣落後，由於我們的詩風還是陳腔濫調，所以無法表達時代之精神。

慧適：這是因為寫詩的朋友，多有這種錯誤的觀念，以為反應現實的詩才是好詩，抒發感情的詩不能成為好詩。

王潤華：寫實主義已失去表現的效能，以前的人，生活簡單，而如今現代人的精神世界複雜，具有潛伏性，這種非現實主義的技巧所能表達。因此，詩人在這精神世界所應用的表達工具，應該是譬喻、聯想、意象、象徵、抽象、超現實主義等表現技巧共同使用，這樣才能創作出好的作品來。

雲寄：我們的詩的風格，始終不能建立起符合時代的規模，是由於我們介紹性和評論性的工作做得不多，致使我們無路可走。

慧適：我發覺我們的詩的評論者，多不從藝術的角度去論詩，結果只注重教育價值和社會價值。

雲寄：以我個人之見，這裡的詩評多不敷水準。

梁傑：寫詩評的人未必會寫詩，由於他們不了解詩，以為詩是散文的分行，所以論詩時往往不着重要點，其實詩與散文的風格迥然不同。

王潤華：詩不是說明，而是表現，是求感。散文則不同，散文是求知，所以不能達到表現的境界。寫詩是以感覺寫，無法每句每字都加以解釋。

淡瑩：這個問題很重要，因為一般讀者不了解詩是表現，是求感，所以不懂欣賞其意境，而要說現代詩晦澀，這是他們對詩的修養不深，不會以感覺來欣賞詩的原因。

李若冰：我發覺許多新詩寫得比散文還要淺白，成了說明，而不是表現；有些詩則使人不可捉摸，一點意境也看不出，遠不如舊詩；舊詩意境多多少少都可看出，所以很多人都認為新詩比舊詩難懂。

王潤華：古詩之所以易懂，是由於幾百年來經過許多人不斷的研究、分析、講解，欣賞的途徑都被別人開發了。

慧適：詩自然比其他的文學形式不好懂，但不是不可懂。有些寫詩的朋友，往往不了解詩的性質，寫出來的詩才不可懂。希望我們的詩人，

少寫這些不可懂的詩。

王潤華：詩與其他藝術一樣，不可能為每一個讀者而準備，像貝多芬的音樂未必大家都解。因此，要讀詩至少要有一些詩的修養。

(二) 形式

慧適：我們詩壇最早出現的形式是自由詩，然後是格律詩，今日則漸漸進入現代詩了。

王潤華：形式不能硬性規定，就如包東西一樣，隨着東西（內容）的大小、長短、寬窄而包成不同的形式。如果詩的形式太拘束，才華就不能自由發展，不能作深入的表现。

慧適：胡適提倡新詩主要是打破舊有的格律，如果我們太過講究形式，就好像脫離了一個陷阱，又掉入另一個陷阱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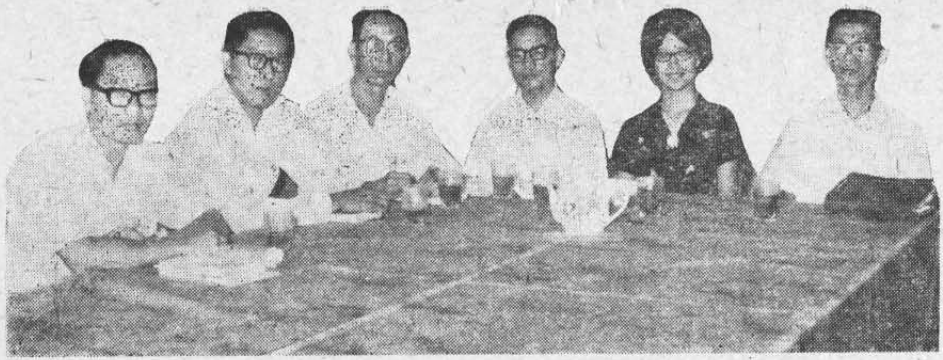
李若冰：怎樣的內容就用怎樣的的形式，新詩是由內容來決定形式。

(三) 韻律

王潤華：現代詩雖無韻律，但都有一種氣勢。因此，一首詩的形成，就如水之成河，自然有其隨着轉彎、淺灘、或窄而深的河床，而形成不同的水勢與波浪。

李若冰：新詩不像古詩有嚴格的韻律，但一般說，有韻比較好讀。

王潤華：馬華詩壇，現還存着一種錯誤的觀念，以為好的詩應該一如古詩是能唱能背誦的，



代主筆

慧適（著
有「牧歌」
等）

紀 鋒

淡瑩（著
有「千萬
通陽關」
等）

王潤華

（著有「
患病的太
陽」等）

李若冰
（詩刊編
輯）

雲寄（詩
刊編輯）

梁傑（詩
刊編輯）

刊編輯

豈不知由於藝術的發展，詩與歌早就分離而形成兩門獨立性的藝術。

雲寄：由於一些存有這種錯誤的觀念的編者，喜歡採用重韻律的詩作，作者為了迎合編者，迫着去寫這些有韻律的詩。本邦是重商之地，故這土壤不合生長文藝。

慧適：總結一句，目前詩的節奏十分單調而略嫌呆板，以後詩人應注意把美麗的旋律注入詩裏。

（四）語言

慧適：有人曾經建議用俗語俗字（家鄉話）入詩及其他體裁的文學作品。

王潤華：詩不可以用多量不典雅的俚語。

慧適：語體文發展的歷史太短了，字彙不夠，也欠豐富，因此，在必要時，可以適當地用文言語句來豐富詩的創作。

淡瑩：詩的語言，應該精選那些具有美感的，不論白話或文言字語。

王潤華：我們詩的語言，一直沿用陳腐的舊詞句，為了配合現代詩的深度、寬度、密度和彈性作用，應該傾力改革一番。

（五）內容

雲寄：目前詩的內容仍然偏重感情、愛情、回憶等方面，而這種表現只是表面的發洩。

慧適：引發一般人寫詩的動機，勉強可分成兩點：一是對現實社會的不滿，二是用詩作為感情的發洩。

王潤華：現代詩人已自稱與哲學家為鄰，往往經過冷靜地沉思後，才開始寫現代人的精神面貌。因此，現代詩的內容是深刻的、智慧與感情的化身。

李若冰：現代詩的內容應該是多方面的，不必像古詩只限於抒情與寫景為主。以前的世界簡單，如今複雜廣濶，因此，詩的內容應隨世界

而變。

雲寄：老一輩的詩人，目前多擱筆不寫了。現在一般年青的詩人，由於思想不充實，所寫的情詩多是閉門造車。

慧適：我們的詩壇上，敘事詩的創作幾乎是少之又少。

雲寄：童話詩更沒人寫。
梁傑：若要把詩寫得深入，必須靠豐富的生活經驗。

李若冰：打破小圈子的時間到了，我們應把內容擴大，如果內容的網太小，很難在人類的大海中捕獲到一些什麼。

（六）發展趨向

慧適：馬華詩壇的發展趨向，依我個人的看法，可以分為兩支：一支是從寫實到新現實主義，偏重教育與社會效用；一支是從寫實到現代主義，着重純詩的創作。

李若冰：為了使詩的隊伍更強大，早日向理想的途徑走去，首先應該多關心地讓詩人耕耘，同時，詩人們自己創辦詩刊的工作也是需要的。

雲寄：像熱心提倡詩發展的「蕉風」，應該舉辦詩創作比賽或設立「詩獎」，以資勉勵詩人創作。

慧適：在詩本身的發展方面，是從浪漫到寫實，從寫實到現代。在形式上，是先自由后格律，現在又打破格律的拘束，走向自由的形式。

雲寄：為了促進與維護詩發展的正確方向，我們需要很多的詩論介紹，最好能出版馬華詩選，樹立一座里程碑。

王潤華：馬華詩的流向，目前必然是奔向世界詩潮的主流。因此，我們以外國各種表現技巧，經過改良後，用來武裝我們自己。

慧適：那麼，就請那些對外國詩有修養的詩人，開始做些啓迪的工作吧！

擬情書

法昂：夜已將星光的金網撒了下來，羣山靜寂，海也似乎思睡了。幽悄中我的靈魂在呼喚着你，在呼喚着你。你揚帆而去的舟子呵，你可曾聽到麼？你可曾聽到麼？對岸茂密的橄欖林也似發出了同情的嘆息，但何以你竟如此緘默？呵，暗夜已籠罩住我整個的心靈了。

今天本是你們預定自海上歸來的日子，我會帶了我的弦琴，佇立海岸等候你。午後天色是那樣的明，白色的鷗鳥如同撕碎的雲片，在水上低低掠飛。終於在將近傍晚時，那隻熟悉的船兒婀娜駛來了，像是滿載着希望。我微笑着感謝那出生在艾達山上的神，船頭那一片金色的霞影，正是尋我們的祝福呵。你的許多伙伴們，個個帶着為海風吹得黧黑的面容，歡笑的投向岸旁家屬或情人的懷抱。我四下觀望，只是不見你的影子。我怔怔的望着水上的夕陽，它也似帶着我的夢與希望漸漸沉落……。我癡癡的站在那兒，才知道人們已散盡了，灘岸上留下了凌亂的足印，一陣寒冷的海風吹來，使我法然欲泣。這時，我忽然看到你最相知的一個水手——金色鬍鬚的西比亞士，匆匆的向我走來。他向我領首為禮，悽然而笑，自那黯淡的笑容裏，我已有一點悲哀的預感。我踉蹌的迎他走去，向他問起了你。他告訴我，你並沒有隨船回來，却已於十日轉到另一隻船上，駛向更遠的加里海峽了。他將你的一封信交到我的手中，撫慰似的拍拍我的肩，然後走了。只留下我獨立海濱，我默默的凝望着停泊水上的那隻船兒，呵，這會看到過我多少歡笑的船，如今又看到我的清淚了。

我茫然的踱了回來，窗外傳來了大海的微語。我展開了你的那封信，呵，法昂，你竟真離我而去了，正如有一次你向我所說的。

你說在祂的光輝中，我常常忽略了你的存在，所以你才去了，帶了憤怒與悵恨。你，鹵莽的水手，你，殘酷的愛人呵，愛詩與美，正是我這希臘女兒性格中最值得誇耀的，難道這是我過錯麼？你竟忘了麼，當初你是讀

了我的詩句才來到我的面前的？我還會讚美過你，我說你雖不寫詩，但是你心靈的美妙絃索，恰能伴奏我的詩句，合拍而中度；你了解我的詩，正如你了解你的海洋。當初我引我們相識的，你能否認不是詩神麼？呵，你這善忘的弄潮兒！當初我獨行獨吟於波納比倫山嶺，沉酣流連於詩境中的神態，不是會使你感動麼？你，美貌的舟子，是希臘羣島上許多女孩所羨慕追求過的，你在她們中選擇了我，難道不是為了詩所美化的靈魂麼？難道你所愛的是平凡的莎弗麼？為何如今你竟遷怒於「詩」呢？你是不公平的，詩神是無辜的。當初你既會爲了詩神賦給我的美麗而注意到我，如今何以又爲了詩神與我的親近而揚帆不歸？是因愛我日深而心地日狹，抑是你航行外海，心中別有繫繫，以此爲藉口呢？我希望你是因了前者，但我心中應怕外——我怕有一個原因更爲確實。

我望着窗外的夜，淚水迷茫了我的眼睛。呵，你無情的舟子，如果你當真厭煩了我這隻寫詩的手，那麼我寧願以它來種植大麥，改在大地的篇頁上，寫綠色的詩句了。我寧願棄絕了詩神，拒絕他再度來訪。你傲慢的、乖戾的人兒呵，不是卑微的莎弗向你屈膝，而是爲了一切都在愛神前俯首。詩神莊嚴高貴，但是比不過朱比特閃光的雙翼！如有一日，你自海上回來，你將看到我攜着白土的瓶子，親自去汲水，更到橄欖林的深處，去摘取那鮮碧的菓實。回來吧，法昂，豈能終日在海上飄泊呢？橡樹林蔭中的屋簷上，有着莎弗在呼喚你呵！是甚麼聲音吸引了你，但願那是流瀉的呼嘯，而非西奧斯或巴羅斯島上女兒的歌喉！

你在信上說，你不願你的身影爲詩神的衣裾所掩。我再度申明：我願把你的一切都交還給詩神，連同這隻手，這枝筆。我願剪去了我生命樹中不爲你所喜的枝柯，即使別人稱讚上面開着罕見的花朵。我要做一個純樸的愛人和妻子，沒有愛情的生活是虛妄的，我不能忍受。法昂呵，回來吧，我會與你相偕回到大自然裏去，並與你一同享受那動蕩，多變化，有刺激的海上生活。如你以前所說，我們要以橡樹做一個新船，到尤卑亞、亞提克、亞爾各里得去，更橫過紺碧的愛琴海，泛舟巡行於排比錯列如柱廊的高聳海面的諸島，再抵達那些小島形成的海的內庭。使愛琴海上每座島嶼，以及一些小秀麗的谷、川、岩、灣都成爲我們幸福的小字宙。海上生活過得日久了，我們也可攀登戴金特山，看它如何環繞平地，形成了暗綠色懸崖的花園。：：這一切都充滿了美與純淨，做成飾美我們生活的圖案。呵，我們不是更可以用火山石築屋海邊，日午時分，自淡綠的橄欖葉走回來，坐在屋前，看海浪的白帶衝擊着涯岸，預算着下次船兒開航的日期。：：呵，一切將屬於我們，一切屬於了解愛情與生活真趣的我們。

親愛的法昂，我的靈魂在熱切的呼喚你呵，向着這一片茫茫的水波，如同你向詩神索還了我，我要請海神放還了你，如果殘暴的海神波西通不將你送回，我便要直搗他於宮闕了。只要能尋到你蹤迹的希望，則我又何憾！在生活中見不到你，在長夢中總可以見到你的影子吧？法昂！

畫眉的巢

大而圓的鷓鴣丘上山槽成蔭
畫眉棲息在那枝葉繁茂的當中
我每天早上陶醉地來傾聽
聽她向旭日唱出讚美的歌聲
我時常成爲一個不速的客人跑來
天天審視着她祕密的辛勞
看她內加木片泥土怎樣利用青苔
造出一個多麼完美的鳥巢
不久她就在那巢中產下圓潤的小蛋
晶瑩得好像帶有露水的石南花
黑的斑點長在青綠色的蛋殼上
我曾親眼目擊當太陽培育有加
一窠大自然的歌手吱喳叫着開始學飛
愉快得好像艷陽的天色和駭蕩的光輝

THE THRUSH'S NEST

by John Clare

Within a thick and spreading hawthorn bush,
That overhung a molehill large and round,
I heard from morn to morn a merry thrush
Sing hymns to sunrise, and I drank the sound
With joy; and often, an intruding guest,
I watched her secret toil from day to day, —
How true she warped the moss, to form a nest,
And modelled it within with wood and clay;
And by and by, like heath-bells gilt with dew,
There lay her shining eggs, as bright as flowers,
Ink-spotted-over shells of greeny blue;
And there I witnessed, in the sunny hours
Abrood of Nature's minstrels chirp and fly,
Glad as the sunshine and the laughing sky.

〔作者〕克來亞(John Clare, 1793—1864)生於倫敦之北約一百公里的彼得堡(Peterborough)附近名叫 Helpston 的一個小村莊上。那時正是英國浪漫派三大詩人的時代(cf. Byron, 1788—1824, Shelley, 1792—1822, Keats, 1795—1821)。他父親是一個做零工的農夫，母親完全是一個文盲，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可是在這種與書香絕緣的家庭中，却常要產生出詩人學者來，如羅倫斯(D. H. Lawrence)，彭斯(Robert Burns)都是的。克來亞一生貧苦，境遇比彭斯更慘，晚年長住在瘋人院，終至發狂而死於 Northampton General Lunatic Asylum。他的父母原來打算把他送到村裡學校中去受完小學教育的，但因付不起學費到七歲就輟學了。大英百科全書有如下的一段記載：At the age of seven he was taken from school to tend sheep and geese; four years later he began to work on a farm, attending in the winter evenings a school where he is said to have learnt some algebra. He then became a pot-boy in a public-house and fell in love with Mary Joyce, but her father, a prosperous farmer, forbade her to meet him. Subsequently he was gardener……He enlisted in the militia, tried camp life with gipsies, and worked as a lime burner in 1817, but in the following year he was obliged to accept parish relief. (在七歲時他就從學校被叫回來，要他去牧羊和看鵝。四年之後，他開始到農場上工作，利用晚上的餘暇去進夜校，據說他在那裏學了一些代數。隨後他又到一個酒場裡去做提壺斟酒的侍者。他愛上了一個富農的女兒

英詩研讀 · 英詩研讀 · 英詩研讀 · 英詩研讀 · 英詩研讀 · 英詩研讀 · 英詩研讀 · 英詩研讀

JOHN CLARE

的
詩

JOHN CLARE JOHN CLARE JOHN CLARE JOHN CLARE

瑪麗·喬伊斯，但她的父親禁止她和克來亞來往。後來他又去做園丁……他又參加民兵入伍，和一些吉卜賽人去試度兵營生活。他在二一八一七年到石灰窰裡去燒石灰，不過到那第二年他就被迫不得不去領取教會的救濟金了。）他因貧而一再地改變職業，對戀愛更是致命傷。可是他在這種流離顛沛的生活中，對於詩的愛好，却一天天的增強了。一八零八年他從朋友處借來一卷 James Thomson 的自然詩 *The Seasons*，一讀之下，大為歡喜，因為獲得了詩的靈感，而自己也做起詩來。一八二零年刊行他的處女作 *Poems Descriptive of Rural Life and Scenery*（描寫鄉村生活和景物的詩），居然大告成功，在很短的期間內銷售了好幾千部。因而交結了很多的朋友，又有人願出錢出力來支持他。如果說每個人一生都有一個黃金時代，這個一八二零年便是克來亞的黃金時代了。有人把他的處女作獲得成功的理由，說是由於當時社會情形的變化，使讀者層增大所致，這當然是對的，而當時正值浪漫主義高漲的時代也不無關聯呢。克來亞的信條是：*To look on nature with a poetic eye magnifies the pleasure she herself being the essence and soul of Poesy*（用詩眼去看自然就會增大快感，大自然本身才是詩歌的精髓和靈魂。）他是熱愛自然的，對自然也能觀察入微，而明快扼要描寫出來了。初初看去，好像他的詩中缺乏抒情性，其實有的是抒情性潛在其中，但須讀者細細品味才能發現。他在處女作之後，又續刊行了 *The Village Minstrel* (1821) *Shepherd's Calendar* (1827), *The Rural Muse* (1835) 等作，1820年，1822年，1824年，他都去過倫敦，結識了一些雜誌的撰稿家。他回到家鄉，在他農村的家中來發賣他的詩集，但一本也沒有賣出去。他窮得患了憂鬱病，一八三七年竟至發狂，初入私立瘋人院，後又轉入郡立瘋人院，即沒有再出來。他在瘋人院中還想起他初戀的瑪麗·喬伊斯。而寫了許多風懷的詩。他死後出版的詩集和傳記，還有，*Poems by John Clare, ed. by Arthur Symonds* (1908), *John Clare: Poems Chiefly from M. S., ed. by Blunden and Parter* (1920); *The Poem of John Clare, ed. by J. W. Tibble* (1935); *John Clare: A Life, by J. W. and Anne Tibble* (1932)

「所讀」克來亞以 *The Northamptonshire Peasant Poet* 的身份在英文學史上，佔有一個確實的地位，由本詩便可看出他自然詩人（*nature poet*）的本領。他雖則受的教育有限，但詩人是天才的，創作是憑靈感的。學做詩只能學一個形式，學不到內容。英國商籟體的詩雖有許多嚴格的規定，但克來亞全憑他讀莎士比亞商籟後，模仿寫作，也未嘗不能成詩，如果言之有物的話。這首十四行詩，也是莎士比亞的商籟體，各行都用的弱強五步格（*iambic pentameter*）。至於押韻（*rhyme-scheme*）則為 *ababeddefegg*，是三個 *quatrains* 和一個 *rhyming couplet* 所構成。另外一種商籟體是意大利式的，其構成法為兩個 *quatrains* 之後，接上一個由兩個 *tercets*（三句押韻）而成的 *sestet*（十四行詩的最後六行），即 *abbaabbacdecde* 或 *abbaabbacdcdd*。前者為 *English form* 以莎士比亞為代表，故又稱 *Shakespearean form*，後者為 *Italian form* 又稱 *Petrarchan form*，即以文藝復興期的意大利詩人 *Petrarch*（1304—74）為代表。英國的 *Milton* 及 *Rossetti* 等愛用意大利式，*Wordsworth* 則二者並用。現在譯介的這首十四行詩是根據 *D. K. Roberts* 編的 *The Centuries' Poetry*, vol. 4 的，因為版本的不同，字句上頗有差異。

「附注」*a bush* 一株山樺。*molehill* 照字義解為鼯鼠丘，不過也常用作 *a very small hill* 的意思。*hymns to sunrise* 有的版本上作 *hymns of rapture*（狂歡的讚歌）。*drank the sound with joy = drank in the sound* 陶醉在那歌聲裡。*an intruding guest* 有的版本上作 *an unintruding guest*，前面的 *often* 也是寫成 *oft* 的。*True* 不做偷工減料的事。*warped the moss* 句中的 *warp* 意為「扭歪」，「使彎曲」，即將青苔扭曲成爲窠的樣子，但也有人把此解釋為 *weave*，即拿青苔「織」巢。*wood* 有的本子上作 *wool*，即羊毛或絨毛。*heath-bell* 石南屬的長青灌木，在七八月間開的鐘形小花。*lay* 為 *lie* 的過去形，意為「放着」。*Ink-spotted-over shells of greeny blue* 有的本子上作 *Ink-spotted over, shells of green and blue*。所謂 *ink-spotted over = dotted all over with inky (=black) spots*。滿着黑的斑點。*in the sunny hours* 有的本子上作 *in the summer hours*（到夏天）。*brood* [bru: d] = *all the young birds hatched at one time in the same nest* 同時孵出來的一窠小鳥。*minstrel = an itinerant singer or musician* 巡迴詩人或音樂家，此地指小畫眉。*the laughing sky* 查 *laugh = convey an impression of, thoughtless happiness, placid peace prosperity &c.; said of waves, of a landscape, and of nature generally.* (Wyld, U. E. D.) 蕙風和暢的萬里晴空。關於畫眉築巢的記載為 *Her nest is made of grass and moss, the interior, being lined with clay or cowdung, in which are sometimes found pieces of decayed wood.*

明明的婚事

翠筠

明明是我的外甥女兒，也是我十年前教過的舊學生。我的姐姐和姐夫一共生了九個孩子，八個男的，女的就祇這麼一個。

姐夫真是生來富貴命，上承祖蔭，留給他好幾處產量豐富的瓊瑯，和好幾千依吉的樹膠園，他這一輩子就是坐下來吃也吃不完啦。偏偏上帝又特別眷愛他，給他一付非常靈活的頭腦，懂得經營，懂得發展，十幾年下來，據說他本人所賺的也有好幾百萬。



姐夫像貌清瘦，衣着隨便，拖鞋赤足，平日走在街上誰也不會知道他是個千萬富翁，祇有去他公館看他打麻將，才能領略他那一擲千金無懼色的大將作風。姐姐據說也是生來福相，胖胖的身材，高高的鼻梁襯托着一張頗為精緻的面孔，平日的打扮雖稍嫌俗氣一點，但珠光寶氣，使人一見便斷定她是一個有福氣的一頭家婆。

我同姐姐是同父不同母的姊妹，她在戰前僅僅唸完了英文中學五號位便輟學在家，廿一歲那年憑媒說合嫁給我姐夫，我姐夫比她大四歲。我却一直唸的是華校，日軍南侵的時候，父親命我隨舅舅舅母回中國避難，我因此在中國受完大學教育才回來。我回來的時候，爸爸已去世，姐姐已出嫁。那時姐夫還沒有目前這麼發達，他們看見我那一襲藍布旗袍，孤芳自賞的性格，早已有些瞧我不起了；而我又天生成不喜攀龍附鳳，每月教書所得已足夠我奉親養志，所以我也不常去找他們。

說起我的外甥女兒明明與我姐姐却大不相同，她一頭烏黑的頭髮，大而亮的眼睛，皮膚白得和瓊子一樣，最難能可貴的她沒有我姐姐那一份嬌矜之氣，平日在學校對待師友及同學均溫柔有禮。在兄弟中她排行第三，十三歲的女孩子，姐

夫每天從公司回來還要攬她在懷裏親熱一番哪。不久姐夫從僻靜街道的樓房搬往斥資十多萬所建的大廈，姐姐的身材也隨着房屋的加大而發福了。臉上的肌肉見了人也綳得更緊些。有時我被明明硬拉帶扯地拖到她家裏去玩，姐姐坐在牌桌旁對我耍理不理的樣子，我真想奪門而去。但明明是天真的，可愛的，她喜歡我這小姨姨，因為我除了有永說不完的故事之外，還能幫她解決功課上的難題，為她設計適體而式樣大方的服裝。

明明的兩位哥哥先後均由華校轉入了英校，畢業後去了加拿大留學。明明初中畢業的那年，姐夫也決定送她轉入英校，日子在平靜中，過，轉眼間明明也九號位畢業了。姐夫一向來不主張女孩子讀太多的書，認為九號位畢業足夠了，唯一要緊的是要選一個環境好一點的丈夫。但他終扭不過女兒的好強，卒送了明明去澳洲學秘書學。其實明明的天份不差，又肯用功，就是正正經經地入大學唸文科或理科也沒有什麼不可，無奈姐姐和姐夫的思想一致，「女孩子何必讀那麼多的書！」我送明明第一次動身去澳洲，她才十八歲，真像一朵盛開的玫瑰，婷婷的身段，細緻白嫩的皮膚，一把烏黑的秀髮拖在腦後，機場上送行的人無一不默默向她喝彩。明明到了墨爾本，

不時來信告我一些澳洲的風光。幾個月後，她已學會自己煮飯燒菜，馬來亞前去的留學生經常也有集會，但她說生活總嫌寂寞一些。

明明去澳洲的第二年，曾回來度假過一次，我覺得她什麼都沒變，祇是服飾方面自己懂得如何配合了。令我非常高興的是，她的英語有了長足的進步，華語更照樣說得很流利。有一天明明來找我，要我陪她去書店買幾冊中國文藝小說一類的書，我心想：「這小妮子真有意思，到現在迎沒有忘記研讀華文。」那一年八月是姐姐四十八歲生日，我奉母親的命前去拜壽。這一晚她家裡特別熱鬧，一般的賀客都在向姐姐姐夫說些善頌善騰的話。今晚姐姐更刻意地打扮了一番，頭上梳了個盤龍大髻，雖然她不時也去美容師那兒叨教，但脂粉總搽得過於濃厚，尤其是胭脂像兩團火似的塗在兩頰，三寸長的鑽石耳環掛在她胖臉旁，一搖一閃，真令人想起中國鄉下新娘子陪嫁的那對銀帳鉤。泰絲製的馬來裝，裹着她那水桶似的身材，更加顯得她臃腫。姐姐見我來了，祇略略對我打了一個招呼，便周旋於那些濶太太中間去了。姐夫這時還在公館打牌，站在這喧騰得「人仰馬翻」的客廳中，我更感到自己無比的孤獨，於是一溜烟去明明的寢室找她，果然她躲在裡面寫信。我推門進去，她馬上把未寫完的信背起來。我忽然發現她牀頭擱着兩張男孩子的照片，細看兩張照片是同一個人。明明見我的目光不停地在這兩張照片上打轉，登時兩頰飛紅。我故意打趣地問她：

「明明，這是誰？」

「在墨爾本認識的一位朋友。」

「學什麼的？」

「學建築工程的。」

「本邦人？」我加緊地問一句。

「不，香港人。」明明說這句話的時候，面上帶着幾分嬌羞又像是幾分驕傲的微笑。

我心想香港人總歸比本地人穿着整齊些，待

人接物也比較有禮貌，要奪取女孩子的芳心自是較勝一籌。我不禁又再注意一下那兩張照片，四方的面孔，眼鏡後藏着一對明亮而深邃的眼睛，高而方的前額，端正的鼻子，長像雖普通，但頗為穩重的樣子。這時明明臉上的笑容綻得更開朗了，她娓娓地告訴我：「這男孩子今年廿三歲了，父親是九龍一間大工廠的經理，叔父是大學教授，他本人是拿了政府的獎學金去澳洲留學的。他雖出身英文書院，但華文根底很不錯，平日喜歡研究中國文學。」這時我才猛然想起怪不得明明要我陪她去買文藝小說，原來是送給這位男朋友的。心想照她剛才所說，這男孩子委實不錯，但我長輩的身份，以及平日明明的親近我，心中總少不了仍有幾分擔心，因此我拉着明明的手說：「女孩子在外諸事要小心，尤其是交男朋友的事。」明明笑着點點頭。其實我也祇真能說到這兒為止，因為我年紀都三十出頭了，還是孤家寡人一個。我知道我自己吃虧在性情不隨和，平日又不愛打扮，說好聽點是有幾分名士派，說實際一點，我這副尊嚴及這股牛脾氣任何人都難欣賞，看樣子我這一輩子祇有認命了，贏得別人贊我一聲「女教育家」，我也就心甘情愿了。

不久明明又回墨爾本去了，她臨上飛機時吻着我的面頰，輕輕地在我耳邊說：「阿姨，別忘了寫信給我。」朝陽照在她嬌嫩的面龐上，照在她粉紅的衣襟上，她一步一回頭踏上登機的樓梯，姐姐拭着落淚，姐夫凝望着她女兒娉婷的背影，神情顯得那麼落寞，我心想這孩子離我們一天天遠了，她將不再屬於她的父母，屬於我……：就是一個小部也將不屬於我們任何一個了。

大概有好幾個月，我沒有去過姐姐家。一來明明走了，她家再沒有和我談得來的人，二來我自己也够窮忙。自從學校改制後，我們這般老傢伙既不能教英文課本，便祇有華文一科好教了，校長派給我四班華文，每週每班七節，共廿八節，這還不打緊，最傷人腦筋的還是那些似生

通非通的作文卷。攬鏡自照，我頭上已經出現了幾許白髮。有一天我忽然接到姐夫的電話，邀我去他家吃晚飯，我心想又是什麼生日Party，或應酬一類的宴會，正想推說卷子太多不能去，姐夫似乎已猜看我的心意，急忙在電話裡解釋：「沒有什麼外人，僅僅你一個，如果你不來，妳姐又要發脾氣了，她特地為你煮了咖哩拉沙。」真沒辦法，我祇好收拾桌上東一疊西一疊的作文簿，換了一件乾淨西裝，駕着自己的小車前去。我剛跨進他家大廳，便看見姐姐的神色有些不對，兩頰的肌肉垂下來，眉頭鎖得緊緊地。姐夫滿頭白髮，蹣跚的步履更顯得他心事重重。他們見我來到便馬上招呼我去餐廳坐，我心想有什麼大不了的事發生使得他們的心情這麼沉重。看樣子今晚姐姐再不會在我面前噙噱，談些珠寶鑽石的事了。姐夫想必也再沒有興趣如數家珍，說他某一個瑋瑯一個月賺了多少萬，某一處膠園又抵得多少錢。我剛扶起筷子挑了幾條拉沙預備送入口中的時候，姐姐帶着憂鬱的口氣對我說：「妳知不知道明明有了男朋友？」我心想姐姐又來個明知故問，明明牀頭那兩張男人照片難道她沒有看見？為願全作客的禮貌，我祇得勉強回答她：「我知道一點點，好像是個香港僑生。」姐夫這時看樣子忍耐不住了，近乎咆哮對我說：「這孩子真不知道她在打什麼主意？放着好好的頭家仔不要，偏偏喜歡這個沒來路的香港人。」姐姐今晚的神色真是愉快到了極點，我從來沒有見過她這般憂鬱過，她不但神色沮喪，而且聲音顫抖，接着她說：「明明昨天來信，要我們月底趕去墨爾本主持她的訂婚禮，如果我們不去，他們也將請牧師主持。我們就祇這麼一個女兒，他們一點也不香港去？而且對方是怎樣的人家，我們一點也不明白。」姐姐說到這兒長長地嘆了一口氣。我姐

雖然受的是英文教育，可是她信神信得很虔誠，平常初一十五總得去廟裡上幾柱香，如今聽說女兒要請牧師主持訂婚，無疑的男方是個教徒，

真幾乎將她氣瘋了。接着姐夫又嘆口氣說：「女大女世界，如果我們去了，看到男方十分不滿意，又怎麼辦？」遇到這樣的事，我真祇有沉默的份兒。我想：明明至少已把這男孩子的學歷家世詳細地告訴了她父母。接着姐姐又唉聲嘆氣地說：「看那人的像貌兩腮太大，是個反骨相。本地那個姓王的真要好上幾十倍，本人留學英國，父親又是個有錢有地位的醫生，明明不知吃了這傢伙的什麼積頭，偏偏看人家不上。」他們今晚既專誠請我來討論此事，自然是想聽我的意見，我祇好分析給他們聽，明明並非是一個毫不懂事的孩子，她所選擇的對象是要受過中英文教育的。香港那地方雖複雜，並不是完全沒有好人。我贊成他們親自去察看一下，如果對方實在不符理想，到時再勸明退點訂婚。姐姐姐夫總算接納了我的意見，等護照辦好即馬上去澳洲。

因為我自己是個對婚姻毫無經驗的人，同時我也相信明明是個相當穩重的孩子，姐姐姐夫也都是明察秋毫的人物，遇事向不馬虎，他們既不遠千里親自去澳洲，總會看個仔細，查個明白，我過於操心實在是多餘的。沒有多久我接到明明來信，信裡並付了一張訂婚照。明明穿了一件白緞繡花的旗袍，外披白狐裘，圓圓的臉上綻着無比滿足的微笑。對方叫宋乃寧，面貌雖然還像個大孩子，但眉宇之間顯得極端精明，左襟上插了一朵康乃馨，一付十足的風流倜儻的樣子。明明在信上說了許多有關乃寧的事，說他既精明又能幹，一方面在建築公司做事，另一方面還做經紀，抽烟喝酒這些壞習慣一點都沒有，婚後生活獨立絕無問題。同時她又告訴我，他和乃寧訂婚是經過雙方父母同意的。我讀了她的信心中真如放下塊大石頭，輕鬆無比。另一方面，我又感到在我寂寞空虛的生活裡，今後又少了明明那一份純潔真摯的感情。第二年夏天明明和乃寧在墨爾本教堂結婚了，結婚照片上明明穿上薄如蟬翼的新娘裝，長裙曳地，她顯得有幾分成熟美了。乃寧西裝畢

極，面浮微笑，扶着新娘的手，切着十幾層的大蛋糕。婚後，他們去歐洲度蜜月去了。明明沿途寄了許多風景明信片來，信尾總是兩人共同署名，看樣子兩小口甜蜜無比。他們最後的一站便是返香港省親。日子真過得快，轉眼便是十月了，有一天從電話裡突然响起明明的聲音：「阿姨！妳好嗎？我們昨天回來了，什麼時候我可以帶乃寧來見妳？」

「什麼時候都好，明明。蜜月旅行一定快樂無比，阿姨要替外甥女婿接風呢！」

「阿姨！先謝謝妳，明天下午五點鐘我們來看妳。」明明笑得吃吃地收了線。

第二天下午五點點的小客廳裡來了這一對貴賓，明明穿着一襲巴黎新裝，白衣白裙，白鞋白手套，頸上一串翡翠綠珠子，份外醒目。明明見到我親熱地拉住我的手，然後才靦靦地介紹了她身後的宋乃寧。乃寧身裁不很高，國字形臉，她套藏青色西裝穿在他身上顯得整潔非常，目光從玻璃鏡片後射過來特別深沉有力。乃寧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風度翩翩，祇是他含蓄的談吐、矜持的舉止，似乎與他的年齡不相配合，也許是他第一次見我，裝得如此老成。明明活潑如舊，祇是身裁稍為豐滿了一點，皮膚更白了些。

我們從小客廳一直談到酒樓，從酒樓又談到夜總會，明明滔滔不絕地介紹歐陸風光及旅行的樂趣，對香港她祇談了些香港女人的漂亮及服飾，對於乃寧的家她談得不多，祇說公公婆婆都很開通。乃寧則不愛說話，我問他一句，他則禮貌地回答一句，看他又不像拘謹或怕羞一類的男人。他目光不時射過來，注意我和明明的談話。直到夜深十二時，我們才興盡而返。這時姐夫的冷氣大房車早在夜總會門口等候他們。我既是興奮又是疲倦，回到家裡，倒在牀上，心裡仍不停地在想：「明明的選擇相當不錯，既翩翩風度又少年老成，何況又有一個高尚的職業——建築工程師。」一想到這裡，我又不禁想起我自己的芳華虛

度，記得我唸高中三的時候便有男同學寫信給我，滿紙都是傾訴他們的仰慕之忱，我總覺得他們神經兮兮，從來不接近，不認識，「仰慕」從何產生？抱著不睬不理的宗旨一直到大學畢業，於今三十過了，什麼都不用想了。因此，我覺得明明有了合意的對象便馬上結婚是對的。

以後明明仍常來看我，她很體恤我這寂寞孤獨的小姨。從她的口中，我知道他們夫婦倆目前仍住在姐夫家，姐夫不想明明離得太遠，正設法為乃寧在此地延長居留。同時他在自己的辦公大廈樓上為乃寧裝修了一間冷氣辦公室，預備讓乃寧掛牌為畫測師。同時他又打算為女兒女婿買間花園洋房。以後我陸續得到的消息是，姐夫不斷地為乃寧開Party，設宴會，遍請當地名流，介紹與乃寧相識。

因明明的關係，有時我也去姐姐家坐坐，但在客廳裡很少見到乃寧，問明明，不是說出去了，便是說在臥室裡讀書。姐姐也很少同我提到這東林快婿。明明的幾個弟弟都是從小受英文教育的，在家裡談話也純粹是用英語，頑皮得無以復加。有時我糾正他們，說華人在家應講華語，必須要用英語的場合才好講英語。他們總是對我兩手一攤，聳聳肩，裝着聽不懂的樣子，我氣起來也懶得理他們。

不久明明懷孕了，她煩悶的時候常常來找我聊天。我有一次問他：「乃寧如果不能在馬來亞長居，妳肯不肯隨她回香港？」她馬上表示一萬個不願意，香港她絕對住不慣，人口多，地方小，看見馬路上的人推人，人擠人，她頭也昏了。而且她說她父母也絕不放她走。我總覺得明明對乃寧的感情還有問題，否則那兒不可去。明明來一次身裁就臃腫一次，兩隻腳腫得像蘿蔔一般，但一切外形的改變，也掩不住明明快要做母親的歡欣。她每天上街選購嬰兒所用的東西，足足買了一衣櫃，單單嬰兒車都買了三輛，睡的，坐的，吃奶的。這年年底，明明在中央醫院順利地

誕生了一個男孩，白白胖胖的，八磅多重。他們也從姐夫家搬去近郊的一座小洋房去了。這是我第一次造訪他們的小家庭，小小的庭院，小小的樓房，寧靜溫暖。樓上一共三間房，他們兩小口子一開，一間嬰兒室，一間書房。樓下客廳與飯廳相聯，佈置得亦頗為雅緻。我姐姐一向來不肯認老，最喜歡穿大紅大綠的夏威夷衫，人家稱贊她一聲「多麼年青！」她真是比什麼都高興。如今她做了外婆了，人家少不了要尊稱她「阿婆」，她居然喜上眉梢，連聲接應。這一次我總算見到乃寧了，他被太陽晒黑了許多，問他他說是常跟姐夫去瑋瑋學習所致。他仍舊不大講話。姐姐對乃寧似乎不太好，從她的舉動上看得出來。她認為這個家是女兒的，乃寧不過是招進來的女婿而已。孩子滿月了，我又被請去喝了滿月酒，姐姐和姐夫順理成章地代替了公公婆婆的地位，站在大門口迎客。乃寧跟在明明後面，穿插在客人中間。我私底下問明明：「添了孩子，有沒有寫信告訴香港的公公婆婆？」明明祇淡淡回答了一句：「乃寧寫了。」

明明做了母親之後自然忙起來，很久都沒有來找我。我也為課卷累得筋疲力竭，因而有三四個月沒有看見明明了。

漸漸地有許多有關明明和乃寧的謠言傳進我的耳朵，有些人還像是故意講給我聽的。譬如：「岳母嫌貧愛富啦！整天對人板着面孔，人家怎麼受得了！」

「聽說男家的家長是在××地方開雅片烟館的，唉！這樣的人家！」

「男家沒有錢不打緊，連學歷都是假的，你說慘不慘？」

「騙色又騙財，真該死！千揀萬揀，怎麼揀了這個爛燈盞？」

諸如此類的流言真是多不勝數，開始我以為別人有意造謠中傷姐夫，但是聽得太多了也就不得不懷疑。有一天我特意去看明明，她和往常

一樣微笑出來迎接我。我仔細一看，她竟憔悴得和一個中年婦人一樣，兩頰深陷，又黃又瘦，過去那股天真樣兒完全失掉了。工人將孩子抱出來給我看看，樣子很像乃寧，非常乖巧，很逗人憐愛。我見明明半天沒有提起乃寧，便忍不住問她：「乃寧呢？出去了？」

「上個月去了澳洲。」明明回答說，她面上現出又是氣惱又是惆悵的神色。

「難道居留有問題？」

「不是，再求深造。」

「再求深造。」難道就是這麼一個簡單的理由？我見明明淚盈於睫，又不願多說的樣子，祇得搭訕談些其他，便告辭而出。

「為什麼？為什麼？」我想了兩個晚上都找

不出答案。我祇得去姐姐家跑一趟，姐姐的神情也驚慌了許多，一句也不肯提起乃寧的事。我問她，她隨便地回答了一句：「旅行去了！」要是平時我早就走了，但我想等姐夫回來，我知道他每天下午四點多一定回家的，也許他爽快一點，可能從他口中獲得我所需要的答案。姐夫真依時回來了，他祇對我遠遠地點了一下頭，便逕自上樓休息去了。這麼一個大廳顯得異常的沉寂，祇有姐姐默默地坐在我的對面。

到現在三年了，乃寧始終沒有出現在這個小城市。今年明明又一聲不响地丟下小孩去了法國，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他們究竟是為了什麼先後都遠走高飛？至今我還不明白，我想總有一天我會得到答案的。

舞之邊緣——夏菁

(外一首)

隨着音樂的暖風
早春的花園不再寂寞了！
一朵紫牽牛，一朵藍鐘花，
以及兩三純白的百合，
陸續地開出

如日月之輪迴

這時，一種惆悵如夏午的感覺，
自一個旁觀者的心底升起。

霧港之晨

霧自昨夜的海上歸來，
醉宿港裏
今早仍倚在桅杆上
暈眩地。

與他搭擋的準是小舢舨！
現在雖醒了過來，
還搖幌不已。

男孩子有太陽金黃的微笑，
少女則矜持若月。
他們相互擁抱，以光輝；
相互密吻，以足底。
彼此又投換仰慕的盼睇，

他知道：是遠揚的時候了。
在太陽嫉妒的眼底。
頻向燈塔還黯然失神的情婦
擁吻依依。

莎士比亞作品的翻譯

(下)

著克納透斯巴

譯秋實梁

不過一件事，我們可以觀察正確，而解釋錯誤。我們常聽人過分的稱道哈姆雷特中之「捕鼠器」，或某一情感的發展之鐵一般的必然性，或某一種罪惡之必然的後果。此種讚美是本自錯誤的前提。捕鼠器沒有甚麼可讚美的，可讚美的乃是莎士比亞在極不自然的寫作中亦能表現出的天才。應該使人驚異的是，佔全部作品五分之一的常是勉強造作生意索然的第三幕，並不會妨礙他之偉大。他不是靠了第三幕而生存至今，他是能撇開那第三幕而生存至今。

奧賽羅

奧賽羅一劇雖然是熱情與天才的力作，雖然是備受觀眾歡迎，上面所說的話依然大部分可以適用。

在此劇中，我們有威尼斯的繁華的碼頭；布拉班希歐的官邸，兵工廠；元老院夜間緊急會議，奧賽羅之陳述他與底斯地蒙娜如何互相的漸漸開始戀愛。然後賽浦勒斯海岸外之突起風暴，衛士們之夜間酒鬥。結尾之前，有底斯地蒙娜準備就寢之著名的一景，還有更著名的「青柳歌」之歌唱，在最後可怕的終場之前有此一景卻是非常悲慘而自然。

但是中間接生了什麼事呢？把鑰匙轉幾下，就像是給一架鬧鐘上絃一般，依阿高把他的被害人的猜疑就勾起來了，然後那猜疑的行徑，很明顯的而又很吃力的，就發作起來了，像一座生鏽的機器抖顫着吱吱作響。有

人要說，猜疑的性質就如此的，或是說，這是遵照舞台慣例不能不得過分的明顯。也許是的。但是，如果是一個較小的天才這樣的恪遵慣例，或者在遵守時表示較少的貫徹，那麼損害就會比較輕些了。

在我們這時代，此劇另有一方面值得注意。劇中英雄是黑人，其所鍾愛的是白人，這是偶然的嗎？這膚色的選擇有何用意嗎？是否只是表示一切人種對於人類尊嚴有同等權利？莎士比亞的思想比這更進一步。

民族平等的思想在他的時代裏是不存在的。但對於機會平等當時卻存在着一種不同的並且較廣泛的見解，而且此種見解甚為活躍。一個人出身如何，莎士比亞不大感興趣，他感興趣的是這個人達到了什麼地步，被改造成什麼樣子，變成了何等樣人。依莎士比亞的看法，黑色的奧賽羅是一個人，是生於古代的一個基督徒，格外使他感覺興趣的是奧賽羅身邊有個依阿高，他是白種人，但他是個不信教的史前時代的野獸。

安東尼與克利奧佩特拉

莎士比亞有幾個悲劇如馬克白與李爾王都創造出它們自己的世界，獨特而自成類型。有幾部喜劇屬於純想像的境界而且也是浪漫主義的搖籃。有幾部英國歷史劇，那是歌頌英國的，而且是由最偉大的一個英國人來歌頌的；這些歷史劇中所描述的事件有一部分對於他的時候是有後果的，所以他的態度亦不能冷靜超然。因此，他的作品雖然是浸淫於寫實主義之中，

要想在這些戲劇的任何一部裏尋找客觀性，那是徒然的。不過在他的有關羅馬生活的戲，卻有其客觀性。

凱撒大帝並不是爲了詩而寫的，也不是爲了愛好藝術而寫的，安東尼與克利奧佩特拉則尤其是如此。這兩齣戲都是他研究平凡的日常生活的結果。每一表現的藝術家都是熱心致力於此種研究的。此種研究導發了十九世紀寫實主義的小說，並且可以解釋福樓拜、柴霍甫、及托爾斯泰何以有那樣格外引人入勝的妙處。

但是爲什麼莎士比亞要在那樣遙遠的古代羅馬去尋求他的寫實主義的靈感呢？這答案是一點也不足異的，恰是因爲時代古遠，莎士比亞可以直接其事其人而無所顧忌。關於政治倫理以及任何他選擇的事物他可以言所欲言。他處理的是一個外國的遙遠的世界，一個久已不復存在的世界，一個早已完結了的消極的世界。這世界能引起什麼欲望呢？他只是要描寫它而已。

安東尼與克利奧佩特拉是一個流氓與一個蕩婦的故事。莎士比亞描寫他們倆如何的狂蕩一生，使用了合於真正的古典意義所謂「狂歡」的那種祭儀的腔調。歷史家會說：安東尼與克利奧佩特拉（連同和安東尼同宴的伴侶與克利奧佩特拉朝中的親信在內）都不會預料那達到祭儀地步的荒淫作樂會能有什麼好的結果。他們的結局早已在意料中，所以遠在結局未到之前他們既已自承是在做不朽的自殺，而且預先允諾同歸於盡。

這是這悲劇的結局。在這緊要關頭，死亡成爲一個製圖者，給這一直顯得七零八落的故事以一個貫穿全局的綱領。背景是一片征伐、焚燒、陰謀、失敗，但是有兩次我們完全不見這兩個主要角色。在第四幕裏，主角自殺而死，女主角在第五幕裏也自殺了。

觀衆

莎士比亞的英國歷史劇裏有許多地方暗示出當時的情形。那時節沒有報紙，人民要知道新聞便聚集在酒店與劇院裏。戲劇用暗示的方法說話。一般平民也懂得暗示，因爲那些暗示是涉及在大家身邊的事實。

當時政治上的公開秘密是與西班牙作戰之困難重重，開始時與高采烈，後來變成爲煩惱了。戰爭拖了十五年，在陸上，在海上，在葡萄牙海外，在荷蘭，在愛爾蘭。亨斯塔夫之模擬軍人談吐使得簡單的和平的觀衆大爲開心，他們顯然明白其用意何在，他們看到他強迫徵兵那一幕（被徵者可以賄賂免役）更要大笑不置，因爲他們憑經驗知道那是不假的。

還有一例則更爲可驚，那也是有關當時觀衆的理解力的。莎士比亞的作品，和一切伊利沙白時代作家的作品一樣，充滿了引證歷史、古典文學、以及神話上的事蹟與名字。在我們這一時代，要想充分了解那些引證的

東西，縱然手邊有參考書，也非一個古典學者不辦；但是據說在當時每一普通的倫敦市民都能領悟其典故，而且毫無困難的消化下去。我們如何能相信呢？

答案是，當時的學校課程與我們的不同。拉丁文的認識，在如今是高等教育的標幟，在當時乃是求學之最低級的一個步驟，恰似教堂用的斯拉夫文之在俄國一般。在小學，當時所謂文法學校，——莎士比亞曾進過一所文法學校——拉丁文是口頭的語言，據歷史家脫利衛連（Trevilian）說，學校兒童就是在遊戲時也不准說英語。倫敦的學徒及店員之能讀能寫者，都熟悉「命運之神」、赫鳩力士、耐歐比，猶之現代兒童都熟悉內燃機與電學常識。

莎士比亞恰好生在那個時代，一個普遍奉行的百年之久的生活方式依然存在。他的時代是英國歷史上的一個輝煌的時代。到了下一朝的末年，一切事物的平衡便已被破壞了。

天才的本色

莎士比亞的作品是一個整體，他到處都不失其本色。一看他的詞彙，便知道那是他的作品。他所創造的某幾個人物在各劇中以不同的姓名出現，他以不同的調子屢次的唱同一個歌。他有一種重複自己並且解說自己的習慣，在哈姆雷特中尤爲顯著。

在和何瑞修在一起的一幕裏，哈姆雷特告訴他說，他是一個人，不能像一隻笛子似的任人玩弄。再過幾頁，他以同樣的意義問吉爾丹斯坦是否要玩笛子。

在第一演員說起命運之神如何殘酷竟置浦賴阿姆於死地的那段獨白裏，他禱求衆神懲罰她，把象徵她的權力的那個輪子敲碎，把碎片從天堂投到地獄裏去。過幾頁，羅珊克蘭茲對國王說話時把國王的威權比做矗立山頂上的巨輪，如其基礎動搖，則滾溜而下將傷及一切。

朱麗葉從死了的羅密歐身上抽出短刀而自戕時說：「這是你的鞘。」再往下幾行，她的父親也用同樣的幾個字說那把刀竟停放在朱麗葉的胸膛裏而沒有安置在羅密歐皮帶上的刀鞘裏。諸如此類，幾乎俯拾即是。這是什麼意義呢？

翻譯莎士比亞是一件需要時間與精力的工作。一經開始，最好把工作分爲若干段，每段不要太長，以不令人生厭爲度，每天完成翻譯一段。這樣逐日進展，譯者會覺得把作者的經驗從新體認了一遍。一日復一日，他把作者的活動重述一遍，不禁便被引入了作者的祕密，不是在理論上如此，而是從經驗中有此收穫。

遇到我上述的重複處，並且發現其相距甚近，譯者便不能不吃驚的問

他自己：「誰的記憶力能這樣的壞，纔在幾天之前寫下的東西就不大記得？」

翻譯者能以傳記家或學者所無的把握來看清莎士比亞的人格與天才。在二十年間莎士比亞寫下了三十六部戲，詩與十四行集還不在內。平均起來每年被迫要寫兩部，他沒有時間修改，並且常常忘記前一天所寫下的，匆忙間他重複了他的詞句。

講到這一點，所謂「培根派」的學說實在愚蠢得格外驚人。莎士比亞一生經歷是簡單的並無不近情之處，何必穿鑿附會用一團神祕故事來代替呢？勒特蘭（Rutland）、培根、或薩珊伯頓（Southampton）會這樣拙劣的化裝，冒一無名小卒之名或運用虛偽化名，瞞過伊利沙白及其時代，而隨隨便便的對後世顯露其本來面目，這能令人相信嗎？這才高膽大的無疑的是確有其人，他筆下偶有差誤亦並不覺慚愧，他面對着歷史而大打哈欠，記憶自己的作品比現代中學生所能記憶的還少，這其間難道還有什麼陰謀詭計不成？他在他的弱點中顯示出了他的力量。

還有一件令人困惑的事。為什麼沒有天才的人對於偉大的人物那樣熱烈的感覺與興趣呢？他們對藝術家有其特有的見解，這見解是無聊的，舒適的，但是錯誤的。他們開始時候假設莎士比亞是如他們所理解的那樣的一個天才；他們用他們的尺度去量他，而他們不夠尺寸。

他們發覺，他的一生是太不顯赫，太平凡了，與他的大名不相稱。他自己沒有一間圖書室，他在遺囑上的簽字式是塗鴉。他們感覺可疑，一個像普通人一般的人熟悉當地的土壤、穀類、鳥獸，以及日夜作息的時間，居然精通法律、歷史、外交，以及朝廷上的禮儀習慣。於是他們困惑了，詫異了，他們忘記了這個偉大的藝術家一定是對於人事無所不通無所不曉的。

亨利四世

莎士比亞一生各階段中之最不容置疑的是他的青春。我是在想到他剛來到倫敦的時候，一個從斯特拉佛來的沒沒無聞的年青鄉下人。可能他在郊區住了一陣子，距離市中心可能是相當的遠，以他出的車資恐怕車夫還不肯載他去的那麼遠。可能，在郊區，有一種類似 Yamskaya 的鄉村。往返倫敦的客旅在途中要休息，那個地方一定是頗為熱鬧，有如現代火車站一般；那裏大概少不了湖沼、森林、市園、驛舍、酒家、攤棚、遊藝場等等散佈在鄰近一帶。也許竟還有劇院。倫敦的時髦人物來此尋樂。

那世界是頗似前一世紀中葉莫斯科郊區河那邊的 Tverskaya Yamsakaya 一週週遭是九位藝術之神，高深學說，三頭馬車，酒店老闆，吉卜賽歌詠隊，以及愛好藝術的受過教育的商人——最著名的俄國的莎士比亞

的後裔 Agollon Grigoryev 與 Ohrovsky 會在那裏生活掙扎。

這年青人並無固定職業，只是有一非常光明的吉星高照。他相信命運，所以來到了首都。他尚不知將來扮演什麼角色，但是他的生活體驗告訴他必能扮演得很好。

無論他做什麼，都已有人在他之前做過。已有人作編劇，上台表演，款待來賓，並且拚命的設法謀生。但是這年青人不論做什麼事，覺得精力非常充沛，顯然的是最好打破傳統慣例而自行其是。

在他之前，只有人為的與古老的才被認為是藝術。人工的藻飾是必需的，而且對於精神貧乏是很好的外套，對於不善描繪者亦是很好的掩護。但是莎士比亞眼力高，手段強，打破當時的傳統對他是有利的。他曉得他能討多少便宜，如果他走向人生，而不是對人生保持距離，用他自己的雙腿走向人生，而不是踩着高蹺，站在人生之前衡量一下自己，而且逼迫人生在他的定睛凝視之下首先低頭不敢仰視。

有一個劇團的人，包括演員作者及保護人，從一個酒店走到另一酒店，還弄客人，冒着生命危險嘲弄世間一切。其中最放肆的一個，一直還沒吃過苦頭（他做什麼事情都能逃脫得一乾二淨），最無節制而又最為清醒（從不酗酒），最能使觀眾哄堂但又最為拘謹，這個人便是那個面容淒慘的少年，他已經穿起長途靴子大踏步的走上他的前途了。

也許當時真有一位胖胖的古老的亨斯塔夫和那些年青人在一起厮混。也許是莎士比亞後來創造出這樣的一個人物，作為那個時代的代表。

這種青春放蕩的生活對他如此之親切難忘，並不僅是因為為一段輝煌的回憶。是在這一期間，莎士比亞產生了他的寫實主義。這樣的一個人物並不是在他的靜靜的書齋中創造出來的，而是在清晨一家旅舍的凌亂的房間裏創造出來的，那房間充滿了生活猶如一尊炮充滿了火藥。莎士比亞的寫實主義並不是一個回頭的浪子之豐富的經驗，也不是以後獲得的陳腐的人情世故。他的藝術中之最誠摯最嚴肅最悲慘最基本的特質乃是來自他早年荒唐生活中所感覺到的成功與力量、創造性、以及隨時都會遇到的性命之憂。

李爾王

李爾王的上演總是過於叫囂。其中有一個個強硬頭固的老頭子，有在迴聲震盪的宮室中聚集的人群，叫喊、命令，後來是與風吼雷鳴聯合在一起的絕望的詛咒與哭泣。但是事實上，劇中唯一喧嘩的東西是夜間的风暴，優集在棚裏的受駭的人則是在彼此低聲細語。

李爾王是與羅賓歐同様の平靜，而且是基於同樣的理由。在羅賓歐裏，是情人們的戀愛在遭受迫害而藏藏躲躲；在李爾王裏，是孝心遭受迫害

，也可以廣義的說是對鄰人之愛，或對真理之愛。

只有李爾王裏的幾個罪人是滿口的仁義道德；只有他們是口若懸河，說得頭頭是道，邏輯與理論幫助他們行騙、逞兇、殘殺。所有的好人都閉口無言，沉默得好像是彼此之間沒有什麼個性可辨，再不然，就是說些引人誤會的模稜矛盾的話。真正積極的英雄是弄臣、瘋子，垂死的與被毀滅的。

這便是此劇之內容，是用舊約中的先知們所使用的文字寫成的，事情之發生是在基督降生前的野蠻的傳說時代裏。

喜劇與悲劇

莎士比亞的戲劇無純喜劇亦無純悲劇、他的作風是介乎二者之間，並且是由這兩種所組成。所以它是比任何一種都更接近人生的面貌，因為在實際人生中可怕的與可喜的也是混和在一起的。英國的批評家，從約翰孫（Samuel Johnson）起到艾略特（T.S. Eliot），無不認為這乃是莎士比亞的一個優點。

對於莎士比亞，悲劇與喜劇之分別並不僅是崇高的與平凡的或理想的與實際的之分別。他使用悲劇與喜劇的形式，猶之音樂中的長音階與短音

階的音調。在編排他的資料中，他使用詩與散文，並且從詩變為散文又由散文變為詩，亦猶如音樂中之變化一般。這變化乃是他的戲劇藝術之主要的特徵；這乃是他的舞台藝術之核心，這表達了他的內在的思想與情緒之節奏，在論及哈姆雷特已經提到過了。

莎士比亞是寫實主義之父或先知。他對普式金、雨果及其他詩人的影響是眾所熟知的。德國浪漫派諸子均向他學習。施萊格爾兩兄弟之一會把他譯成德文，另一位則由他那裏得到了他的「浪漫的諷刺」的學說。象徵主義的浮士德作者歌德是他的嫡裔。最後，就大體而論，作為一位戲劇家，他可以說是柴霍甫與易卜生的先驅者。

就是以這種傳統了後起者的精神，他使得平凡庸俗的人物哇哇哇的闖進了他的最終樂曲裏之葬儀一般肅穆的氣氛裏去。這種人物之湧現，使得本已渺茫遙遠之死的神秘跑得更速了。那崇高可怖的境界與我們自己之間的距離顯得更大了。藝術家與思想家所見到的境界都不是最後的；每一境界都是與最後的尚隔一開。好像是莎士比亞生怕觀眾過分相信他的作品結局都是最後的。在結尾處他打破這種節奏，以便重新建立「無窮」的意味（Infinity）。按照近代藝術的風格，並且與古代世界之宿命論恰恰相反，他把個人之現實的塵世的成分融化在它的不朽的宇宙的意義裏。（完）

葉

■ ■ 寬 虹

逝

讀完了一朵小白花的遺書，
扁柏樹說：也飄到青草上了，我的絲帕
那曾在三月的白鷺鷥的頸柱上做夢的
我的絲帕，飄到青草上了。

而朋友，誰失蹤了，誰死去了，
更誰在三月沒有了消息？
我的葉網吹過許多聲早安——扁柏說，
但不知絲帕在那裏，
不知愛做夢的陌生人在那裏。

讀完了一朵小白花的遺書，
青草上有他哭泣……

想起翠鳥

長街與長街
私語着，一箇七月，
你乘淺笑的浪花歸去。
那時，夏裏給你許許多多的
美，翠鳥的棕漣漪紋身的貝殼。

那時，長街與長街，還祇是
為黃昏雨所彈的
二線嘆息的細弦。

但是的，我走過了一季夏，
一季翠鳥的少年時期。
記得甚麼？暮霧中舟漸速了……

烽火斜陽影

物君左

五 離滬前夕

新希望 週刊

我離開上海是在一九四八年四月間，從上海飛台北後不到一個月，上海變色了。在離滬前夕，我的一件主要工作是主持「新希望週刊」。

我為什麼忽然想起辦這個刊物呢？固然因為從蘭州飛返國門後，國內的時事形勢突然急劇的轉變，大局已危如累卵。我已不再去西北，留在東南，既然不辦報，應該找點事幹幹，因此打算辦一個比較有意義有價值的週刊。而刺激我辦刊物的真正因素，乃在當前現實的反應與挑逗。在當時，一般所謂士大夫的知識份子，不左即右，那些自稱為超然派的「民主人士」，實際上並不超然，幾乎全部左傾或為共黨同路人。我是一個沒掛招牌，又不行醫的國民黨老黨員，但因為始終是站在黨的曠野，從沒有進入「禁城」，所以等于沒有黨。共黨和左傾的朋友，我認識的很多，其中也頗有些友情不錯的。但朋友是朋友，政見是政見，不必混在一起。右派的朋友自然更多，但我也盡符合他們的思想。但除開或左或右外，我總是一個中國人，一個中國的國民。站在純粹中國老百姓的立場，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天下無道則庶人應該大議特議。當時共黨的氣煞薰天，共黨那一套教義我始終認為是不適合中國立國的傳統精神，而且人民也實在不需要。國民黨呢，則已腐化低能，覆巢之下已無完卵了。中國人民實在在需要一個真正獨立自主、真正民主自由、而且真正統一的國家。共黨靠蘇聯，國民黨靠美國，都不是辦法。中國人民要靠自己，要真正的人民做主

人公。分析當時國際國內情勢，國民黨的失敗是悲慘的，但也是自然的；而共黨的成功却並不是光榮的，而且是勉強的。我們並不是搞所謂「第三勢力」，也從沒有這樣去想和這樣去做。所謂「第三勢力」是企圖在國共之外另樹新幟，露骨一點說：或者是多撈一點外援。至少在我個人看來是毫無意義的。我對國民黨儘管有同情而頗厭倦，對共黨所作所為翻天覆地那一套並不羨慕也難諒解，對所謂第三勢力更不在眼中。我唯一的希望，重覆的鄭重的說一句，是：中國人民實在在需要一個真正獨立自主、真正民主自由、而且真正統一的國家。一定要這樣，國家才能富強，人民才能安居樂業。但是有一個前提：要國家富強必須自由民主，決不可獨裁專制；要人民安居樂業必須和平建設，決不可戰爭。這是每個中國人深深切望的一點生機。然而曠觀近數十年的國內局勢，恰恰和一般真正老百姓的期待完全相反，背道而馳。真正的老百姓，已陷于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悲慘境地，大家不能再活下去。

大家為什麼活不下去呢？這顯然有一個根本的原因，就是由于國內的戰爭。說一句乾脆的話吧：在內戰未停止一天，在軍事行動未停止一天，政治的腐敗，經濟的崩潰，社會的混亂，道德的墮落，就無法挽回頹勢，而只有更加嚴重。但在實際上，國共兩黨的積怨已深，鬧了多少年，打了多少仗，鬧來鬧去，打來打去，把國家打得不知去向了，把人民也打得不知去向了，沒有國家，沒有人民，打的目的在那裡？試想想：如果在抗戰勝利獲得國共澈底覺悟，團結更新，則抗戰後的中國國際地位抬高到什麼程度，國內的建設在這短短三年內一定有驚人的成就。可是，不幸緊接抗戰之後又混戰了三年，把歷史倒拖回三十年，三百年，還得要打下去。所以到了這最後關頭，人民要真真正正的拿出主人嚴肅的態度，再不許在任

何情態下繼續打仗，要國共兩黨立刻停止毫無意義和違抗全民一致要求的內戰。全民一致的要求，是和平，和平，和平。唯有和平，才能使國內的政治經濟好轉。人民才能蘇生，也才能恢復而且抬高國際地位。

爲什麼要消滅戰爭擁護和平呢？即是中國不能再一味的破壞了，必須建設起來，堅強起來。曠觀國際大局，人家是左一個建設計劃，右一個建設計劃；而我們呢，却是左一個破壞計劃，右一個破壞計劃。人家埋頭建設，我們拼命破壞，這與自己的國家結了什麼仇？與自己的人民結了什麼怨？爲什麼狠心到這步田地？由於戰爭，把一切僅有的交通破壞了，把一切僅有的生產停頓了，把一切有點希望和有點辦法的建設事業，通通被無情的炮火摧毀了。擁有五千年光輝歷史的中華民族，經過先哲先賢的締造艱難，革命先烈的犧牲奮鬥，不料國家的命運被自己不肖子孫糟塌到這樣一個慘境，思之思之，實在痛心！這個時候，是國共兩方洗心革面痛自懺悔的最後關頭。沒有不完的殘棋，沒有不散的華筵，沒有不可解的冤家，應該以搶救人民，搶救國家，發揚光大歷史上寬宏大度、謙讓精誠的民族美德，以爲和平建設的張本，立刻停止這個顛覆國家的戰禍。乾脆的說：無論政權屬於那一黨，那一派，或屬於多黨多派，只要真的爲人民，爲國家，爲建設，在人民都是擁戴的；反之，則俱是人民的公敵。我們的革命，不是革人民的命，不是革國家的命。我們必須革一切反國家、反人民的命。我們必須革一切反民主、反和平、反建設的命。

我們反毀滅，反戰亂，反破壞。我們求生存，求和平，求建設。我們要求國共兩黨以人民爲重，以國家爲重，澈底覺悟，精誠團結，立刻雙方同時宣佈停戰，用政治的方式來解決國是，決定政權。「兵凶戰危」，「善戰者服上刑」，「天下孰能一？不嗜殺人者能一之。」這些寶貴的教訓，不是死去的格言。救救人民吧！救救國家吧！望擁兵權者三思，更望全國人民拿出主人的資格奮起，爭生存，爭和平，爭建設，這就是我們的新希望！

以上一段議論，並不是我個人的什麼「政見」，或是什麼「對於國是的主張」，不過僅僅透露一點當時老百姓的呼聲與願望，所謂「民亦勞止，迄可小休。」中國人民是應該到達一個小休的時候了。我在上海快變色前夕而創辦「新希望週刊」，即本於這一點赤子心情和書生本色，而上面那段議論，也就是新希望週刊創刊的致辭的內容大概。我們酷愛和平，熱想新希望實現。但是，我們的新希望在那裡？我們的新希望在那裡？

經過一種嚴酷的體驗，不等待到今天我們已明白了：原來我們的新希望只是失望和絕望。雖是失望和絕望，除非一個國家真正是亡了，所有的人民通通死光了，否則總還有一線生線，也就是一線希望。就是國家全亡了，人民全死了，死灰也有復燃之一天。新希望有如白居易歌詠的「草」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我秉着湖南佬的一股蠻勁，在狂風暴雨襲擊期間，創辦了這一個新刊物。我沒有受過政府的津貼，沒有受過其他黨派的支持，更沒有什麼「美援」或「蘇援」，當時的我很熱的張治中也派來我的事，而我一介書生，兩袖清風，那裡來的本錢來辦刊物？因此外面不免有懷疑的，懷疑我有什麼政治作用。因爲照一般人看法，辦刊物是虧本的，我那裡有那些本來虧？不過後來漸漸爲人諒解，由於大家都知道：創辦這刊物時確是有人支持，這人，是一位純粹的愛國商人，是上海一家規模相當大的塑膠廠的老板。可能這人現尚留滬，此時此地我不便舉出他的姓名。但我對於這位愛國商人確有知己之感。初期辦刊物沒有他的幫助是沒法實現的，而之所以毅然幫助我，也沒有任何一點企圖，只是出于愛國的熱忱而已。在上海數不盡的資本家中，像我這位朋友真是鳳毛麟角。我們週刊的社址就在他的一間豪華的大廈中，和新聞界出版界的聯繫接觸頻繁，也都由我們兩人的名義，常常請酒吃飯。他是發行人，我是主編。他有兩位太太，都很賢淑美麗，而他爲人又非常豪爽。當時文化界教育界諸知名之士都樂與他接近，他的人緣很好，對我尤極信任尊敬。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我至今深深的懷念這位好友，常常默禱求主賜給他的健康和一家幸福。

這個刊物是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四日創刊的，在上海可惜只出到第十一期，即四九年四月廿五日，共軍已攻陷蘇州了，上海朝不保夕，只好暫時停刊。這個刊物的內容是綜合性，有時事報導和評論，有內幕新聞，有專題研究，分別由我自己和當時留滬一部分相知的名文人執筆，每期附有一個副刊，如文藝專頁，影藝專頁，和旅遊專頁等。由於有名文人中的幾個硬漢敢說敢言，以及內容豐富，消息靈通，編排活潑，銷路突進，不到六期，已達到自力更生的地步。但有一點與其他刊物同：作者的意見，並不足以代表刊物的意見。那些文章，確有一點反映當時的局勢。如「共軍究竟在那兒渡江？」「看南中大勢？」「我剛從北平飛回」，「風風雨雨話和談」，「美國爲什麼對援華冷淡？」「看長江烽火」，「孫科下台以後的大局」，「現階段中國派系鬥爭」，「共軍渡江問題總檢討」，「從北太平洋看東南亞」，「愚人節開始和談」，「請國共雙方拿出和平的誠意」，「茫茫煙月送南朝」，「假使戰，中國是那一種局面？」「民主人士三十六天罡臉譜」等等。當時執筆現尚留港台的有雷嘯岑、馬彬、賈聚仁、左幹忱等，副刊方面有郎靜山、陳蝶衣等，留在今日大陸的朋友，恕不多舉了。

這樣辦到了第十一期，也就是十一個禮拜，大局全非，覆巢之下，已無完卵，不但刊物不能繼續辦下去，連上海也不能久留了。萬不得已，揮

淚停刊。於是匆匆得到了行政院的三張飛機票，我與內子只二人，另一張票送與老友丁星五。當時國內形勢，東南已危，但四川還未陷落，政府移駐廣州。擺在當前的有三條路可走：一條路飛台北，一條路飛廣州，另一條路飛重慶。何去何從，可自由選擇。我的一位好朋友是四川人，他邀我仍然飛返重慶，我毫不考慮的謝絕了，因為我一家在抗戰期間整整八九年留在四川，好容易回京，再不願西去了。南下嗎？到廣州當然可以，但我們選定了飛台北。大羣飛機擺列龍華機場，分飛往台北、廣州、重慶三個單位，坐滿一架飛機即起飛，有如大戶破落人家尙擁有開流水席的風度，我于是同慧和星五登上了飛台北的專機。回首黃埔江，一股烏煙瘴氣。抵台北，鬆一口大氣，儘管生活飄搖，心情沉重，仍然鼓起勇氣，繼續創辦我的週刊。在這裡，我不能不說幾句良心話。儘管有許多人批評國民黨政府體無完膚，但在言論自由的民主觀點上，實已強過共黨萬倍。我飛到台北就能繼續刊物，這表示國民黨政府的尊重言論自由，試想我如果再到南京或再到以後的重慶，我能在共產黨底下繼續出版我的刊物嗎？這是絕不可能的。新希望週刊的台北復刊是繼續以前為第十二期開始，一九

四九年五月十四日即出版，距離滬版第十一期還不到一個月，我已用最大的速度和最大的心力就完成了，可見勇氣和決心是成功之本。台版出到第二十六期止，即四九年八月二十日止。爲什麼又停下來呢？則因我想把這刊物擴充銷路，到香港出版。這刊物的執筆者不讓于上海版，可是紙張印刷都不如前，銷路也能保持相當水準。我請了一個湯威做經理，用了二三年爲助，支持了半年。初到台灣，廣東還未失去，李宗仁代總統的職位就留廣州，上海的變色，也在新希望週刊第十三期之後。所以台版的內容，初期注重時事的報導。台灣本地人士倒不甚關心，那些從大陸湧入寶島的逃難者和士大夫却最關心這類新聞，台版之能暢銷，此亦因素之一。其次，許多老朋友而能文者多集中台灣了，如左舜生、羅敦偉、錢歌川等，常常替台版寫稿。我又約定一個政論家宋文明每期寫短篇政論一篇，甚受稱讚。在這裡，有一個文友應該一提：那就是陳洪海，我請他同負了主編的名義；發行人則改爲任先志。台版之能創建和開展，先志的支持力很大，也不讓于上海版發行人那位好友。

無題

周夢蝶

以木槿花瓣，在雪地上
砌你底名字。憶念是遙遠
憶念是病蝸牛的觸角，忐忑地
探向不可知的距離外的距離。

幽幽地，你去了
一如你幽幽地來
仍遠山遮覆着遠水，
仍運命是一重重揭不開的面紗……

誰教我是這樣的
我
誰教你是這樣的
你
我們在一冊石頭裏相顧錯愕
一如但丁與昆特麗絲的初識。
你說，你底心病着

你需要一帖海鷗與浪花的藥——
是的，我已久久不再夢着飛了
在蕭蕭之上，我照見我底翅膀是藍色。

固執的愛情

帆影

以一朶玫瑰爲重心
而膜拜
集我整體之溫度於一點
這是幾何學上無法求證的
不等邊的爱情。固執而又怪誕

在你掠過的蔭影中，在你浪費的慰安下
我將死去。以一具超速撞車的僵屍
停於你簷前。鵝候你窗隙裏漏出的
笑聲
於是在每一個飄雨的黃昏。以及

冷冽的午夜。我將我的痴念寄出
甚且綴滿我的詩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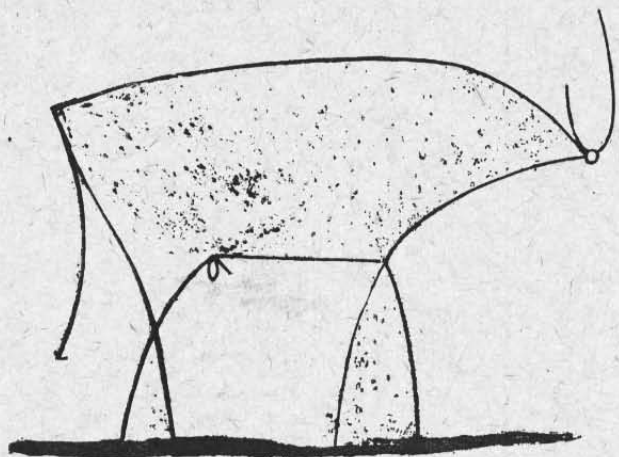
可是，無論如何我的虔誠已喚不醒
貼在十字架上的頭顱
一如你的歸

孤獨的造型

清涼

這樣，許久沉默如貓
站在長街的起點，凝望
一列青衫們展覽着憂鬱
伸手抓不住失落的影子

有誰會覓尋扔地的浮沉？
妳底名字抹上堊色的美
悄悄地，風捕捉昨日的昨日
沒有夢，不屬於這季節……



一言爲定

阿歷克賽著
蕭洛譯

每當回憶起這個小故事時，我便想到當時應該問一聲那孩子住那裡，以及他的父母親在什麼地方。暮色朦朧之中，我看不清楚那孩子的臉孔，只記得他鼻子左右長滿了雀斑。

這件事發生在夏天的傍晚，我漫步走進凡西島上的一個公園——名字記不起了——揀了一張長靠椅，舒適地坐下來，全神貫注地看我的書，直到看不清楚之後才知道天色已晚。於是我關上書本，站起身來，向出口處走去。

這時公園裡已經沒有遊人，大街兩旁的路燈逐盞地亮了起來，公園大門旁傳來守門人的搖鈴聲。我怕公園的門快要關上，便加緊腳步。

這時，路旁一叢矮樹後面好像有人在哭，我便停下脚步，走進一條小徑——看見一幢小石屋的一片白牆從深暗的樹影後透出來，旁邊有一座小亭。亭子旁邊站着一個小孩，約莫七八歲光景，正仰着頭在哭。

「哭什麼？孩子。」我走近他的身旁問他。他突然間好像聽到命令似的停嘴不哭，一面抬起頭來看看我。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還哭什麼呢，誰弄痛了你？」

「沒有，沒有誰。」
「那麼，你哭什麼？」
他眼淚未乾，同時又抽泣未止，叫他一時答不出話來。

「好了，我們最好回去！」我對他說：「你看，這麼晚了，公園的門也快關了！」

我一面說一面要拉起他的手，他卻很快的縮回去。

「我不能走。」
「怎麼回事不能走？」

「我不能走。」
「怎麼回事？爲什麼？有什麼不對？」

「沒有什麼。」孩子說。
「你不舒服？」

「沒有，」他說：「沒有不舒服。」
「那麼，爲什麼不能走？」

「我是——我是哨兵。」他吞吞吐吐的說。
「哨兵？什麼哨兵？」

「你真是，怎麼回事，你不知道我們是玩的。」
「你在跟誰玩？」

這孩子一時又講不出話來，嘆口氣，然後回

答說：「我不知道。」

「你看，」我對他說：「這又是怎麼回事？你說在玩，又說不知道在和誰玩？」

「真的，」孩子說：「我真不知道。下午，我坐在公園的椅子上，來了幾個大小孩，問我說：『你不要玩打仗？』我說『好』，然後我們就開始玩。他們說『你做班長』，還有一個大小孩——他是將軍——把我帶到這裡，說『這裡是我們的軍火庫，你來做哨兵。站在這裏守衛，等我來叫你換班才好走。』我說『好』。他又說：『一言為定，你不可以走開。』我就說『一言為定，決不走開。』」

「後來呢？」

「我就一直站，一直站。可是沒有人來。」

「原來如此，」我笑着說：「你站了好久了？」

「天還好看的時候就在這兒站着呢！」

「他們到那裡去了？」

「真的？」

「他們一定忘記了！」

「那麼，你為什麼還要站在這裡？」

「我說了的話，一言為定。」

我雖然想笑，但是覺得這並不是一件好笑的事。這孩子的話很有道理。他既然一言既出，則無論如何要站下去，不論是玩真的還是玩假的都當如此。

「那麼，你預備怎麼辦呢？」我問他。

「不知道。」他一面說一面又開始哭起來。

我想幫他一個忙，但從何幫起？去把那些叫他站在這裡的孩子找回來？那些被他許了重諾却又自身回家的孩子們，這時早已吃了晚飯上床做夢了，只剩下他還在餓着肚子做哨兵。

「你想吃東西了吧？」我問他。

「嗯，」他說：「想。」

「那麼，我看，」我說：「你趕快回去吃飯。」

「我來替你站。」

「好，」他說：「可是，這樣也不行？」

「有什麼行不行？」

「啊！這樣不行。我不能叫你離開崗位，只有軍人才行，只有上級才可以。」

這時我忽然有了主意。我心裡想道，要這個孩子守他的千金諾言，又不要叫他站下去，一定要去找一個軍人來。這不難，我只要去找一個軍人來。「你等一等。」

我加快腳步走向出口，不想再耽擱時間。公園的門還沒有關上，我便站在門口看看有沒有路過此地的軍人。可是，好像是故意作對似的，好久都沒有有一個軍人路過。後來，我看見街對面來了幾個穿黑大衣的人，心裡鬆口氣。我想他們大概是水兵，便很快地穿過街去。不料只是幾個學徒，不是水兵。不久，又走來一位身材高大的鐵路局的職員，穿了一身漂亮的大衣，上面有好些徽章。可是，這位身穿漂亮大衣的鐵路局先生對我卻一點用處也沒有。

當我正想朝公園走回去的時候，看見遠處公共汽車站有一頂軍帽。於是，我彎了腰迎風向公共汽車站很快的跑過去。還沒有到站之前，看見一輛公共汽車慢慢停下來，而且那位少校先生正要舉步上車。我一把抓住少校的手，大聲說道：「少校先生，等一等，等一等！」

他轉過頭來，大吃一驚地瞪着我。「有什麼事？」

「有點……有點……有點小麻煩。」我回答說：「公園裡有個孩子在站哨，他不能走，他許了諾言……他是個小孩子……他在哭。」

這少校好不驚，他一定以為我是神經病。

「那麼，你要叫我做什麼？」

這時公共汽車已經走了，他好像生氣地看着我。不過當我把事情從頭到尾說了一遍以後，他也有了興趣，興奮地說：「剛剛你為什麼不一口氣都說出來？」

我們便走回公園。守門的人正要下鎖，我請他等幾分鐘，說公園裡還有一個小孩子。我和少校很快地跑進公園，在暮色裏找到那座小亭。那孩子仍然站在我離開他時所站的地方，一步也沒有動，不過又在低聲的哭着。我叫了他一聲，他看見我時很高興。

「你看，我把值星官找來了。」我一面說一面瞧着少校。那孩子馬上挺起胸來，好像比剛剛高了好幾分。

「哨兵！」少校對孩子說：「你是什麼官階？」

「班長。」孩子說。

「班長，我命令你離開這個哨兵站。」

「請問官長的軍階，我看不見你的星有幾顆！」

「我是少校。」軍官說。

這時，孩子將手舉到帽沿，「是，官長。」他應得那麼清脆，我們都忍不住笑出聲來。孩子也開心地笑起來。於是，我們三個匆匆地離開公園，公園的大門在我們身後很响地關上。少校手牽着孩子。

「很不錯，班長，」他說：「你是天生的一個好軍人，再見。」

少校向我們行了一個軍禮，便匆匆地趕他的公共汽車。

「你不要送我回去？」我問那孩子。

「不必了，我住得很近，我不怕。」他說。

我看看他，知道他是會怕什麼的。意志如此堅強，信心如此堅定的孩子，是會怕什麼的。當他長大之後——不論他做什麼——他都會是一個頂天立地的男子。

結識一個如此的孩子，使我的心情也特別好起來。和他分手的時候，我高高興興，結結實實的和他握了握手。

—— 31 ——

論林黛玉

藤依 ■ ■

而且，就是在兩人的戀愛關係上，也表現得不够積極。明明兩個人相愛到極點了，却始終不肯老實實把心事說明。於是旁敲側擊，專門在互對方心用上工夫。且選一段文字來證明：

寶玉聽了，怔了半天，說道：「我什麼不放心的？我不明白你這個話。你倒說說，怎麼放不放心？」寶玉嘆了一口氣，問道：「你果然不明白這話？難道我素日在你身上的心都用錯了？連你的意思若體貼不着，就難怪你天天爲我生氣了。」黛玉道：「我真不明白你放不放心。」寶玉點頭嘆道：「好妹妹！你別哄我！你真不明白這話，不但我素日白用了心，且連你素日待我的心也都辜負了！你皆因都是不放心的緣故，才弄了一身的病了，但凡寬慰些，這病也不得一日重似一日了！」黛玉聽了這話，如轟雷掣電，細細思之，竟比自己肺腑中掏出來的還覺懇切，竟有萬句言語，滿心要說，只是半個字也不能吐出，只管怔怔的瞅着他；此時寶玉心中也有萬句言詞，不知一時從那一句說起，却也怔怔的瞅着黛玉。兩個人怔了半天，黛玉只咳了一聲，眼中淚直流下來，回身便走……

寶玉黛玉的戀愛關係，就在這種若即若離，若隱若現的微妙狀態下進行着。若說寶玉對黛玉愛情不專一，這話未免欠公道。但大觀園中珠環環繞，除了那些道貌岸然的主子外，寶玉要有勇氣排除其他牽掛，一心一意對付黛玉，事實上的確很難。怪不得黛玉有一次責寶玉：「見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

替黛玉設想，她和寶玉的戀愛，也真是十分可憐的。黛玉不會討上層主子的歡心，這方面她已經吃虧不少；其次她父母早喪，這是最使她痛心欲絕的遺憾。因爲沒有父母，她的心事又向誰表露呢？「所悲者：父母早逝，雖有銘心刻骨之言，無人爲



我主張」，其言悽涼之至。而黛玉的弱點，恰恰就是寶釵的優點。黛玉雖爭取到寶玉的心，說到婚姻，黛玉和寶玉一樣，都諱莫如深。這種精神上的虐待，對於黛玉和寶玉，並無不同。因此，雖然兩人都有反禮教，反傳統的意識，却不敢在行動上公然表現出來。不幸在充滿那惡勢力的賈府中，一旦他們的行動退縮一步，那那惡勢力就逼進一步。薛寶釵在無聲無息下巧妙地佈置有利於「金玉姻緣」的條件，而黛玉則除「眼中淚直流下來」，就沒有一點積極的行動。雖然寶玉其志不渝，——所謂「什麼金玉姻緣？我只知道木石姻緣！」即是賈寶玉甩脫薛寶釵的一個證據。但他們似乎祇陶醉於美麗的理想中，沒法在行動上積極爭取戀愛的成果——婚姻自主權。

也可以說，黛玉寶玉兩人的戀愛，一開始就奏出了悲劇的調子，而晴雯之死，更加速了這一悲劇的演奏。

曹雪芹只寫到八十回止，究竟後來黛玉怎樣結局，並沒有明確的交代。不過有一點可以決定的是：她的死是毫無疑問的。

証據是：

第一回：昨日黃土壠頭送白骨

第二十回：黛玉道：「我作踐了我的身子，我死我的！……偏要

說死！我這會就死！……正是了；要是這樣鬧，不如死了乾淨！

第二十七回：葬花詩上說：「紅消香斷有誰憐？……桃李明年能再發，明年閨中知有誰？……却道人去梁空巢亦傾！……明媚鮮妍能幾時？一朝飄泊難尋覓。……天盡頭，何處有香丘？未若錦囊收艷骨，一杯淨土掩風流。……未卜儂身何日喪，儂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儂知是誰？試看春殘花漸落，便是紅顏老死時，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

第三十二回：「况近日每覺神思恍惚，病已漸成。醫者更云：氣弱血虧，恐致勞怯之症。我雖爲你知己，但恐不能久待；你縱爲我知己，奈我薄命何！」

第四十五回：黛玉近日又復咳嗽起來，覺得比往常又重。寶釵來望她，黛玉道：「不中用，我知道我的病是不能好了。」

第六十回：黛玉抽着的詩籤，是一枝芙蓉花，題着「風露清愁」，有一句詩，道是：「莫怨東風當自嗟。」

第七十回：黛玉和湘雲聯句，有「冷月葬詩魂」之句。

第七十九回：寶玉和黛玉推敲晴雯諫中文句。寶玉說：「莫若說，茜窗下，我本無緣；黃土壟中，卿何薄命！」黛玉聽了，陡然變色，雖有無限狐疑，外面却不肯露出。

八十回中暗示黛玉早死之處甚多。第三十一回還有一段話：「林黛玉天性喜散不喜聚，他想的也有個道理。他說人有聚就有散，聚時歡喜，到散時豈不清冷？既清冷則生傷感，所以不如到是不聚的好。比如那花開時，令人愛慕，謝時則增惆悵，所以到是不開的好。故此，人以爲喜之時，他反以爲悲。」這些話，拿現代的眼光看來，就是所謂消極的人生觀，也是黛玉不壽之徵。不過，從上面幾則說明中，似乎都指明黛玉的天折，乃由於疾病，尤其可能黛玉是患了癆病。年輕人患了癆病，而且缺少醫藥照顧，當然極難痊愈。况且黛玉的病，心病重於身病。一心放不下，她的病怎麼能好起來呢？我們唯一覺得奇怪的是，究竟她是病死，或像高鶯所說——因探悉寶玉和寶釵的婚訊而惹死的？

高鶯寫八十回後的黛玉真是荒唐之至，早經前人說過。但他不寫黛玉病死，好像與寶母、薛姨媽、鳳姐、王夫人等佈置的圈套毫無關係，而必寫她中了鳳姐的好謀，謀發而惹死，而死時又剛好正是寶玉寶釵洞房花燭之夕，這一寓有極大諷刺意味的對照，確實打破了傳統的格局，且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我覺得無論怎樣說，高鶯這一着是相當高明的，雖然有些地方，他把黛玉寫得太窮形極相了。

但不論黛玉病死或惹死，她的悲劇是早已註定了的。唯讀者千萬別被曹雪芹的遮眼法蒙住了。黛玉之死固然是千古悲劇，却絕對不是表示她已

經屈服於舊社會的惡勢力下了。當然，她的死不妨說是舊社會的惡勢力暫時勝利。可是，如她不死，將有什麼結果呢？賈府既未能免於崩潰，如果黛玉不死，到那個時候將會有一番什麼景象？再說，黛玉不死，是否有可能與寶玉結合？如果生而不能結合，誰生何益？觀賈府上一輩人的打算，黛玉早已沒了希望。賈母稱讚寶釵，王夫人詛咒黛玉，雖有一個時期鳳姐會當眾打趣黛玉和寶玉，而薛姨媽也居然想從中撮合，但曇花一現，不旋踵而情勢已經大變。在四面楚歌之中，雖寶玉始終如一，她也早已絕望了，你叫她怎能不死？——不死，眼睜以後賈府一連串醜劇的表演嗎！

何況黛玉之死，反促成了寶玉出家的決心。我始終相信寶玉出家正像黛玉之死，並不意味着反抗事業之終止。剛剛相反，這是一種以行動來表示叛逆到底的決心。所以，黛玉的死雖造成了千古以來的最大悲劇，却由此產生了新希望和新理想。因此，她的一生，也成了歷史上最美麗、最動人的悲劇。萬千人爲她而浩嘆，爲她而扼腕，爲她而憤懣。——而那個曾經逼害過她的舊社會舊道統，則在她「寧爲玉碎，不爲瓦全」的叛逆意識下戰慄了，甚至一蹶不振了！

黛玉與寶玉的愛情是高尚的，純潔的，他們互相了解，互相尊重。可是，在禮教森嚴的環境中，他們的愛情多少受到某種程度的損害，也不是奇事。所以寶玉有時情不自禁說了幾句稍過份的話，例如：「我就是個多愁多病身，你就是那傾國傾城貌」，以及「好丫頭！若共你多情小兒同鴛帳，怎捨得叫你疊被鋪牀」而黛玉即「登時急了」，連「耳根子也紅起來」。舊社會的戀愛，就不容許稍有過火的言詞，否則魔手就會向你抓來。因此，兩人能够做到的最大限度，乃僅止於「傾訴肺腑，贈帕題詩」而已。爲什麼他們不敢再進一步呢？原來封建家庭的看家本領，就是一面會迫害人，一面又能够講禮教。寶玉黛玉都是在這一面迫害人一面講禮教的環境中長大的，豈有不對它心存警惕的道理？像他們從小一個桌子上吃飯，一個牀兒上睡覺，已經大背常道了。况且賈府中想陷害他們的人正多着呢，你叫他們又有什麼辦法再進一步？然而唯其這樣，他們才能够保持一種超乎肉慾的結合，在戀愛的發展上創造了近乎昇華的境界。也唯其這樣，黛玉才有勇氣面對一切黑暗勢力而無所懼，以身殉於理想，以身殉於與寶玉的高尚純潔的愛情。黛玉死了，光輝永存。曹雪芹創造了這樣一個清高絕俗的女性典型，爲中國被壓迫的女人一吐積氣，這是曹雪芹的勝利，也是文學的勝利！

我們願意那個「病如西子勝三分」的林黛玉長眠泉下，但願意那個具有高超「思想、性格和靈竅」的林黛玉從此新生。讀者諸君，請也讓我們永遠爲她的崇高理想而歌頌吧。

(下)

塔屋的秘密

匈 Arthur Eick 作
戴 天 譯

Arthur Eick 為匈牙利名作家，氏之作品富神秘主義的象徵意義。此篇係描寫生命之作，特譯出以饗讀者。

譯者

當巴林·奧述和我在年幼時，許多神妙的事情，常常會激起我們童稚的幻想。然而，却從未有那個座落在堡壘附近那陰鬱而神秘的古塔，更能引人遐思了。它是一座殘舊、結構奇巧的方形古塔。在剝落的塔尖，豎立着一套石製的盔甲，那是奧述家的一位先人所造的。

關於這座古塔，有很多傳說。有一個至今仍然存在的謠言說：此座古塔內有間秘室，除了奧述家的家長外，無人可獲入內。這間塔屋裏藏着某種秘密，當奧述家每一代的長子成年時，他的父親就會帶他進去，並且說出秘密。而這個秘密的影響，據說是每一代的年輕人若是進入此屋，則走出時立即鬚髮盡白。

但這個秘密的真象如何，真是衆說紛紛，莫衷一是。另一種傳說則云，昔時曾有一位奧述家的族人把他的敵人囚於此塔，一直到這些可憐的囚徒們飢餓得互相殘殺吞食而死。

而根據另一個說法，則是凱曼·奧述把他不真的妻子克莉絲·奧拉西膠貼在這間屋子的牆壁上，所以，每天晚上，塔上都傳來哭泣的聲音。

還有一種說法是：每隔一百年左右，奧述家就有一個狗臉人身的嬰孩出生，這個小妖怪必需送到塔屋去，任其自生自滅，以免玷辱門楣。

又有一種推測認為：在魯道夫王陛下，曾統治此堡的名人哈·奧述，有一次在塔內，和他的鄰居波狄撒·左姆諾基下棋。他們從星期一起，

一邊飲酒，一邊對奕，一直繼續到禮拜天的早晨。梅哈·奧述的牧師請求這二位興趣特濃的棋手，必需在這個神聖的主日停止對奕，因為所有誠實的基督徒都應在這一日到教堂去讚美上帝。可是，梅哈卻不以為然，並且拍桌大怒，把狼藉的杯盤震動得跳起來，同時嚷道：

「即使我們必須坐在這裏直到世界末日，這一盤棋不完，我們絕不會終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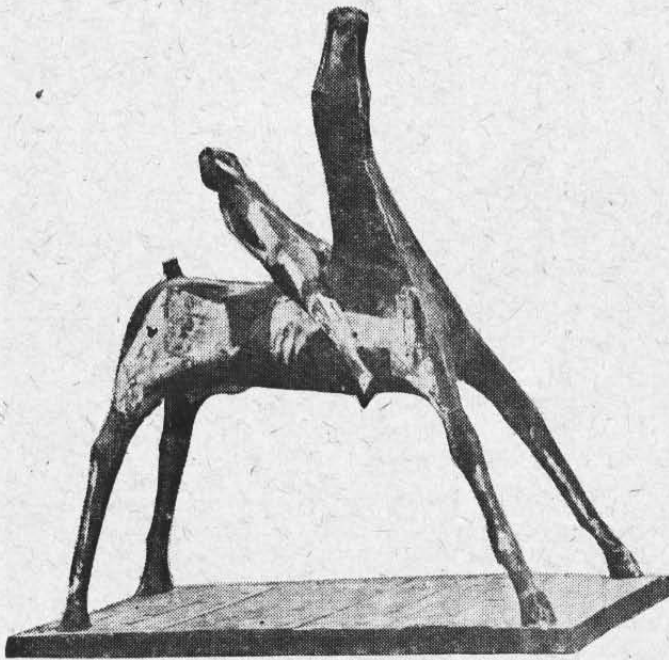
他剛剛賭了這個咒，地底——或是某一角落的牆壁，突然傳出了一陣雷鳴似的聲音，答應他們此咒一定算數，他們勢必下棋直到世界末日的來臨。從此以後，棋子聲嘎嘎不停，這二個鬼魂就一直在塔內下棋。

我們那時還年青，抱着好奇心，而這個秘密卻總是使我們不快。

於是我們總是討論、計劃如何進行能夠發現真相。我們最少作過一百次以上的策劃，可是都失敗了。進入塔內幾乎成爲完全不可能，因為塔屋橡木門上有一道笨重的鐵門。窗戶也開得很高，不能攀登；我們只能投一顆石子，穿過窗戶落入屋內。這個嘗試倒是頗爲成功，

因爲，我們常常把一羣吃驚的小鳥趕出。

有一次，我決定最好還是由巴林的父親那裏打聽這個秘密。「他是一家之長，」我想：「如果果從這個神秘莫測的事上去發現一道曙光，只能從他身上着手。」可是，巴林卻不贊成這個主意，因他深知他父親的脾氣。



然而，他最後還是冒險提出過這個問題，但他事後非常懊悔，因為老奧述勃然大怒，並告誡他不可聽信那些無稽之談，同時說這座塔因年代久遠，將近頹圮，木製的地板和階梯也腐朽不牢，任何人踩到它們都會變成碎片——這就是他父親的理由。

從此以後，有過一段很長的時期，我們都不再談到它。

但是，好奇心仍然不斷地在我們心中作祟。巴林有一天晚上鄭重其事地向我發誓說：一到他成年，進入此屋之後，我一定要把我請來——即使我遠在天邊——並且讓我知道這個秘密。爲了表示慎重，他稱之爲：「血誓」。

立了這個誓不久，我們就分手了。我的父母送我進大學，而巴林則請了家庭教師，一直留在他家那座城堡裏。於是，我們只有在假期中才能見面。

我再見到奧述的家，已是八年以後的事了。由於巴林匆促而突然的邀請，我又回到這個巖石遍佈的故居。

我剛踏上城塔前平台上的一段石梯，有人大呼主人駕到！巴林騎着一匹喘着氣的駿馬而來，我注視着他，不禁大吃一驚，以爲看到了一個鬼怪。因爲，這個瘦削、頸長的騎馬者幾乎和他的父親完全一模一樣——散亂的髮絲和鬍鬚滿佈的。而且，他的頭髮和鬍鬚了也和他的父親的一樣斑白。他疾馳過大門，突然拉住馬韁，轉瞬間已落到地面，一躍而上平台，把我擁抱在他的臂彎裏。然後，用狂熱的渴切動作，領我進了城堡，並且不絕地向我訴說和詢問；接着，他一把推我到一個房間裏，宣稱：有十五分鐘——絕不再多——的時間留給我換裝。

時間還沒到，他就像一陣旋風似地進來了，又一次擁抱我，隨即又帶我到飯廳。在那裏，長蠟燭和燈光都已點燃，餐椅也經過精心的佈置，上面還擺了不少醇酒。

吃飯時，他又打開話匣子。他神經質的吐出字句，不時間這問那；但卻不等我回答，並經常粗俗地笑着。我們開始喝酒時，他以眼色向傭人示意，不久，五個捷加尼人的樂師進來了。巴林看到我臉上驚訝的表情，便閃爍其辭地說：

「我派人到依格洛去請他們來完全是爲了你。讓琴瑟齊鳴，杯觥交錯吧！誰知道我們何時才能見面？」

他把臉孔埋在掌心裏，捷加尼人便開始奏馬札兒（註）的老歌。巴林不時投我一瞥，不斷地斟滿杯子。我們雖互相碰杯，而他却似有隱憂。天亮了，教堂的鐘聲輕柔地陣陣傳來。巴林把雙臂放在我的肩上，湊近了我的耳朵。

「你曉得我父親是怎樣死的嗎？」他用沙啞的音調說：「他自殺了！」

我驚奇地望着他，我想講話；可是他搖搖頭，握着我的手。

「你記得我的父親嗎？」他問我。當然，當我望着他時，好像他父親正站在我的面前；同樣的骨瘦如柴的身材，肌肉似乎裸露在外，甚至從隔着大衣的臂膀外都能感覺出他那毫無遮攔的筋脈。

「我永遠敬愛我的父親，可是我們從來沒有真正以親切相處過。我知道他喜愛我，但是我覺得他並非真正爲了我的緣故。他似乎愛我心靈中某些我不能自知的東西。我從來沒有看到他笑過，有時他甚至嚴酷得使人畏懼，更多的時候他令人無法把握，捉摸不定。」

「我不瞭解他，可是我的年紀越來越大，我愈覺得有一個悲慘的秘密在他的心靈深處發芽滋長；像一叢蔓延的草似地茁壯，它的枝葉爬上了城堡，籠罩了牆頭，漸漸地蔽塞了陽光，吸走了空氣，黯淡了每一個家族的心。我無望地咬着牙齒，不能安心工作，做不完任何事情。我下過千萬次決心，與內心之魔奮戰着，今天準備這個或那個，明天又爲其他別的事；雄心壯志在我心中

壓擠着，但我無法定立志向；在每一次的決心背後，我注意到父親的面容，像一個永遠令人起疑的符號。我們在孩童時代所聽到的傳說又在我的記憶中滋長了，漸漸地，一種思慮在我心中長成，像一個固定不移的意念，我覺得父親的這個不幸的秘密一定被關在塔上的屋子裏。此後，便一直靠着日曆和時鐘上時光的消逝而過活。當我初生時照着我的太陽第二四度升起時，我悄悄地，用手按住心口，走進我父親的房間——就是這同一的房間。

「爸爸，」我說：「今天我成年了，任何事你都可以對我公開了，我有權知道一切秘密的事情。」父親望着我，思忖着我的要求。

「哦，是的！」他低聲地道：「就是今天。」

「現在，我可以知道任何事情。」我繼續說：「我不怕任何可怕的揭露，看在我家族傳統的名份上，爸爸，我要求你，請把塔屋打開吧！」

「父親舉起了手，似乎要叫我不出聲。他的臉像幽靈一樣的蒼白而無血色。」

「好吧！」他喃喃地說：「我願爲你打開塔屋。」

「於是，他脫下外衣，撕開胸前的襯衫，指着他的心。」

「孩子，這就是塔屋！」他忍聲低語着：「這裏就是塔屋，這裏面就是我們家的秘密，你看到了嗎？」

「他所說的只有這些，可是當我注視他時，我立刻領悟了這個秘密。一切都明白了，我似乎有一個預感：某一件事已到了盡頭，某一件事物似乎正要爆發。」

「父親來回地踱着方步，接着，他停了下來，指着這幅畫像——就是這同一幅畫像。」

「你會經仔細察看過你的祖先嗎？他們都是奧述家族的人。如果，你細察他們的面容，你

會在這些人的臉上認出你父親，你自己，和你的祖父；或者，要是你讀着他們的文件——就在那邊的小本子裏——你就會知道他們和我我是同一塊料子；他們的思想和我們的沒有區別，他們的志願，生生死死也全都一樣；我們家有當兵的，也有牧師、科學家，可是沒有一人能得享盛名，雖然他們的天才，能力幾乎把他們撕成二半。

「我們家的這個咒語在每一代人心中生了根，沒有一個人能成偉人，我的父親和你的父親——我也不行。」

「我覺得有某種可怕的東西正從他嘴唇中滾出，我的呼吸幾乎要停止了。父親並沒有說完他的話，他停止又靜聽了好一會。」

「我是我父親唯一的希望，」他歇了一會才說：「我也是生時就有天賦，準備大有作為，但是奧述家的命運勝過了我。你看，我現在成了什麼樣子？我察看這間塔屋，你曉得這裏面有什麼？你曉得這個秘密是什麼？看過這個秘密的人對他自已都失去了信心，對這些人來說，最好還是不要到這個塵世間。但是，我喜歡活下去，我不願放棄所有的希望。於是，我和你母親結了婚，她安慰着我直到你出生，我又覺得了對人生的樂趣。我知道如何去教養我的兒子，使他變成一個他父親自己不能辦到的人。」

「當你要出國留學時，我默然同意了。接着，你的信來了，我對你信中的每一字每一句都作過特別的研究，我不相信我的理智了。我起初覺得，錯應該在我身上，以為我看到了不必要的幻景。可是事實卻不如此，因為，從你的信中，我讀到的都是我們家的天譴——奧述家的咒語。從你的思路中，我發現了一切都是徒然，你也掉回了頭，你也察看你自己，也感覺那個使領悟你的人永遠消沉頹唐的東西。你甚至不知道自己幹了些什麼，你無法用理性去抓牢它，可是毒素已滲入了你的身體。」

「它不會的，爸爸！」我嚇壞了，衝口而

道。

「然而，他悲傷地搖搖頭。」

「我老了，我現在不能相信任何東西了。我希望你是對的，也希望你永远不會知道我所了解的一切。上帝保佑你，孩子，天晚了，我也倦了！」

「我覺得他正用諷刺來掩蔽他的懷疑。那天晚上，我們兩個人都沒有睡着覺。黎明時，他的房間一片寧靜，我痛苦地想着：『什麼時候我能安息？』」

「當我早晨走進他的房間時，他正躺在牀上，一切都完了。他服了毒，並且，在一塊紙片上寫下了永訣的言語。他最後的遺言是：不許任何人曉得他是在何種情形下去世的。」

巴林停止了敘述，眼瞪瞪地望着窗外無邊的黑暗。我慢慢地走近他，將手放在他肩膀上。他對我的撫觸吃了一驚。

「我不止一次想到那個可能成爲我兒子母親的女人，多少次我被引誘要去完成父親的願望；可是到了這些時候，我的腦海中，總會想到我可能也會有一個像我這樣的兒子，那麼，他便會叱責他父親的懦怯和自私，他也會爲了自己虛幻的希望而獻出一生！」

「不，我不幹，我絕對不幹！我是奧述家最後的一個人，這個天譴的家族就會隨我而逝。我的祖先們都是懦夫和流氓，我不願任何人咒詛我死後的名聲。」

我吻着巴林濕潤的前額，我知道這是我最後一次能看見他了。第二天，我離開了他的城堡，而隔了一天，他的死訊已公諸於世。他是自殺的，和他父親一樣。他是最後一個奧述；我把他家的族盜轉置於他的墳上。

註：Magyar 匈牙利人的祖先，據傳乃由蒙古人西征時移入匈牙利者。

沙葬

· 吳望堯 ·

廣大而無垠，如時空的幅度
灼紅的太陽，定定地掛在熱燒的空際
以噴射的火焰，烙着這失去脂肪的
粗糙的，垂死的地球之僵黃的皮膚

而鈴聲寂止、駱駝倒斃、仙人掌枯死了
巨大的死之黑翼是沉重的，壓碎了千年的古夢
有旅人在熱的旋渦中掙扎，喘息着——
伸曬出了油的手臂向太陽，太陽不再移動一寸
像一枚燒紅的銅釘釘入了他的太陽穴

熱的煎熬，使他絕望在這燒紅的黃銅鍋上
他自知必死，眼中流出殷紅的血，而不是淚
但在他失去光輝的，最後一瞥的黑眼瞳裏
反映出的原是一片熱燒着的，硫磺的火絨之海

一陣風過，沙浪起伏着又靜止了
他的足印失去，正如時空裏從不會有他的出現……



温梓川

活躍的秋野社

我初進麗南，便覺得學生團體格外多，尤其是文藝團體也不少，如果以「雨後春筍」來形容最恰當不過。我團在麗南最早參加的文藝團體便是秋野社。那時秋野社剛初創，出版了創刊號的秋野月刊，因為是在上海開明書店印刷兼發行的，也較為校外的文藝界人士所知。

秋野社成立於一九二七年秋間，發起人是陳翔冰，鄒吐飛，陳希文，陳雪江，江道章，胡秋甫，戴淮清諸兄，大多數是西洋文學系的同學，還有梁實秋，夏丏尊，顧仲彝，余楠秋，張鳳，葉公超等教授參加，可以說是師生合辦的文藝刊物，前後一共出了二卷，共二十四期，終因經費支絀而告停刊。該社的主持人，還經常邀請文藝界人士到校演講。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廿六日魯迅便是最先受邀講的演講者之一。那天他講的是「文藝與政治的歧途」，當時有兩位教授擔任筆錄，一是曹聚仁先生，一是章鐵民先生。他的演講詞，後來在秋野月刊

登載的好像是章鐵民的筆錄。據說還因此發生過一段小波折：曹聚仁先生的筆錄稿，曾寄到北新半月刊，給章衣萍壓住了，沒有讓魯迅看到。後來這篇筆錄稿在新聞報發表了。魯迅聽了曹聚仁的敘述，才知道原來有這一段經過，罵了章衣萍一頓。後來集外集所收的「文藝與政治的歧途」，便是這一篇稿子，也成了魯迅和曹聚仁相識的開始。

過了一段相當長久的日子，受邀請到秋野社來演講的，便是徐志摩，當時頗為轟動，聽眾也很踴躍，大概大家都想一瞻詩人的豐采。他一來，坐了一陣，主席的陳翔冰講完了幾句開場白，他便從容不迫地步上講台，行了禮，說了幾句客套，便從他那件深褐色的長袍的衣袋裏，取出一束原稿紙，展開了，然後朗誦起來，聲調抑揚頓挫，聽起來倒是相當悅耳的，但內容說什麼，却一點也聽不出來。不一會工夫，朗誦完畢，他方說明今天朗誦的這篇散文，題目叫做「秋聲」。後來原文在秋野月刊發表了，才知道原來是一篇詩一般美的散文。這篇散文後來還收進他在北新書局出版的散文集「落葉」裏。那天錯過聽講的同學，事後都懊悔得很。

第二年春假前，秋野社邀請了「孽海花」的作者東亞病夫演講。這天演講的場面不大，並不是在大飯堂舉行，地點却是在合作社的餐室裏舉行，可以說是「文藝茶話」之類的集會，因為是在茶座上講的。聽講的全部是社員，那天同來的還有東亞病夫的公子曾虛白先生。

東亞病夫原名曾孟樸，是江蘇常熟人，個子很瘦小，臉色也不大好，唇上垂下兩撇稀疏的鬚鬚，穿着長袍馬褂，戴着瓜皮小帽，說話慢吞吞的，有點接不上氣的樣子。當時看樣子也不過五十多歲左右，他的形容比之年齡似乎還要蒼老得多。虛白先生當年也不過二十多歲，臉色紅潤，穿的也是長袍馬褂，只是沒有戴瓜皮小帽，頭髮梳理得又光滑又伏貼，簡直可以說是「容光煥發」的。那天他陪伴着東亞病夫同來，他沒有演講。

東亞病夫那天講的是有關他修改「孽海花」的經過。原來「孽海花」描寫的是吳縣洪鈞狀元嘗典試江西，了憂歸，在蘇州納名妓傅彩雲為妾，後奉命使德，攜以俱去，稱夫人，在私生活上鬧了不少笑話。歸國後，洪在北京死了，傳不安於室，旋與家人俱返蘇，至申逸去，重張豔幟，至此中斷。這部小說可以說是政治歷史小說，是一部膾炙人口的小說，內容以名妓而功在於國的賽金花為主角，貫串全書，將晚清數十年間的歷史及社會百態，用諷刺詼諧的筆法寫出，不僅文字優美，且見解精闢，觀察深刻，描寫生動。此書陸續寫作，先成二十四回，後續寫十一回，共三十五回，但全印本只有三十回，其上五回，僅見於當年曾虛白主編的「真美善雜誌」。「孽海花」刊完後，續發表「魯男子」，全書三十萬言，雖為曾氏之鉅著，唯不及「孽海花」著名。

那天他所說的，我會作筆錄，大意是說：「『孽海花』原是我在光緒

三十二年初，一時興到之作。那時社會的思潮，個人的觀念，完全和現時不同，我不自量的奮勇繼續，想完成自己未了的工作。」他說到修改的動機有三：第一是爲了孫中山先生革命的事業來得太早，與中會的組織，大約在光緒庚寅辛卯間，而廣州第一次的舉事，事實却在乙未年十月。這書敘金雲青中了狀元，請假回南，過滬時就遇見陳千秋，以後更按敘青年黨與中會的事。雲青中狀元，書中說明是同治，戊辰年與乙未相差幾至三十年，雖說小說非歷史，時期可以由作者隨意伸縮，然亦不宜違背過甚，所以不得不把他按照事實移到中日戰爭以後，既抽去了這麼一件大事，篇幅上要缺少兩回的地位，好在這書裏對於法越戰爭敘得本來太略，補敘過去，並非蛇足。第二，原書第一回是楔子，完全是憑空結撰。第二回發端還是一番議論，又按敘了一段美人談嫁醜狀元的故事，仍是楔子的意味，不免有疊床架屋之嫌，所以把它刪了。其後自覺不滿意，趁這次再印的機會，也刪改了不少，看起來，第一編幾乎大部是新產品了。」

一九二九年春，我曾因爲譯介馬遷文學作品予真美善雜誌，往會氏滬寓法租界馬司南路奉訪，適值曾氏父子外出，致未及一晤，遂將稿件留下，事後因人事粟六，返馬來亞後更無從請益了。孟樸先生生於一八七一年，卒於一九三六年，享年僅六十有五。

據孟樸先生自述，他四十歲始習法文，五十歲居然能够翻譯法國文學名著，如魯俄全集等，均在當年的真美善書店陸續印行。

此外，還有一位鄭振鐸也會到秋野社來演講過，那時他還是「小說月報」的主編，又兼了暨南的中國文學系的幾節功課，他戴深度的近視眼鏡。那天他所講的是什麼，都沒有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聽衆也寥寥可數，至于筆錄稿事後也沒有在秋野月刊上發表。他當暨南的文學院長，是一九三五年何炳松當校長後的事。他是商務印書館元老之一的高夢旦先生的女婿，近水樓台，成名也很早，況且他後來還到英國去住了一年，在大英博物院裏讀了不少流傳到海外的中國孤本線裝書。大陸變色後，他也忽然革起命來，當了中國文學院長一職，前幾年他牽了一個什麼文化團到蘇聯去開會，因飛機失事而殞命。

至於秋野社同人，也有一談的必要。發起人之一的陳翔冰，仰光僑生，福建人，是暨南西洋文學系的學生，在暨南附中讀書時，曾主編過「景風」季刊。「景風」是取南風之意，是一份頗有分量而爲校外所知的師生刊物。當年還介紹過馬來情歌，瓜哇人寫的小說，以及以馬來亞，緬甸，菲律賓，暹羅的風土人情爲題材的小說，多形多姿，充滿了濃厚的異域情調。可惜好景不常，「景風」只出了四期便停版。翔冰兄辦秋野時，每期必寫文藝評論之類，有時也寫詩。他的詩頗似郭沫若的抒情詩，但多帶濃厚的緬甸情調，如「緬甸潑水節」和「落花曲」都是不可多得的詩

篇，後來還出版一部題名「春的夜曲」的詩集。他也寫小說，只是分量不多。他有一篇小說「老牛將進屠場」，諷詠當年寧漢分裂的政局，意頗自得。後來連同在「景風」所寫的小說，彙成一冊短篇小說集「一個叛逆的女性」，在真美善書店出版。

記得翔冰兄在秋野第二卷第一期特大號上寫過一篇「揭起南洋文學的大纛」的文章，提倡創造南洋文學，以南洋的方言，人物，社會，背景爲描寫的對象。後來竟獲得當時遠在東京留學的陳希文的響應，他寫了一篇「展開創作南洋文學的途徑」，以示支持。以後的秋野果然面目一新，也較多介紹南洋的文學，作品也多，是充滿了南洋情調和熱帶氣息的東西，頗爲熱鬧了一阵。

翔冰兄的太太，劉覺女士，是暹羅華僑，小說也寫得很好。她在「景風」上寫過一篇三萬餘言的中篇小說「湄南河上的悲劇」就寫得很不錯。她也是秋野社的女社員之一，人生得很嬌小。她唸西洋文學系，當她和翔冰鬧戀愛的時候，在梁實秋先生上課的教室內的黑板上，就有過一幅漫畫，畫的是翔冰兄和劉覺女士的素描肖像，下面題着「女文豪嫁男文豪」的嘲笑的笑了。後來終成眷屬，這也是秋野社的一件韻事。畢業後，變雙南返。抗戰時期，翔冰兄夫婦倆經板返國，在板城住了幾天，重慶之下，嘗於飯飽酒酣之餘，促膝長談，才知道他離開暨南後的歲月，在仰光搞建築工程，他嘗以與英國文豪哈代相似自嘲。翔冰兄的詩好，文好，抗戰勝利後，在台北當了一家銀行的行長，最近報載他在台中當了省參議會的祕書長的消息。

在秋野上，小說寫得最多，也寫得最出色的便是陳希文和鄭吐飛。希文兄在南京薛家巷時期的暨南學校唸師範，畢業後，回到馬來亞，在吉隆坡尊孔學校教過一個時期的書。桃李滿天下，暨南同學當中，就有不少人是他的學生。後來他又回到暨南讀教育系，不久便投筆從戎，到武漢中央軍事學校去學陸軍，準備獻身革命工作。寧漢分裂，他回到暨南，住了一個短時期，便到日本東京去作工讀學生，一面在神戶北神保町十番地的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當書記，一面到早稻田大學去上政治經濟學的功課。秋野社成立後，他才到日本去的。他寫小說喜歡用「好雙」作筆名，如「東新橋」、「油條西施」等，都是描寫軍中的生活。他的「巴布亞的日記」和「過番」，則是寫的南洋的風物了。同學對他很客氣，都尊他作老大哥。同學中有什麼糾紛解決不了的，只要他開話一句，便迎刃而解。他爲人很豪爽，做人也很有風趣，時常嘲笑翔冰兄是市儈化的詩人，而且往往還形諸筆墨。一九三二年春，他從日本回到暨南來，主持南洋文化事業部的工作，這時已由陳希文改名陳谷川了。他住在暨南校外左側的一座小洋樓，花木清幽，別有情趣。他因爲閱歷多，常對當時年青一輩的同學告誡，凡

事不要過于衝動，尤其是對革命沒有認識，更不要隨聲附和，致無形中做了人家犧牲的工具。他那時已經三十多歲了，尙未結婚，據說是爲了生活不安定的緣故。在抗戰發生前，他和翔冰應胡文虎之召，出任星粵日報社長和總編輯。在籌備出版期間，適值日軍侵粵，致功敗垂成。他便輾轉入抗戰首都。勝利後，他已四十多歲才結婚。聽說曾留在廣西桂林，以後就一直下落不明。

至于鄭吐飛，爲人也很風趣。他原名泗水，字夾際，福建人，是爪哇泗水的僑生，個子魁梧，滿臉紅光，老像像喝過酒的樣子。他精通馬來文和荷蘭文，他陰的是西洋文學系。他譯過不少馬來情歌在秋野上發表，後來這些篇什都給鍾敬文編成一冊「馬來情歌」在上海遠東圖書公司出版。他小說寫得很出色。自從秋野「揭起南洋文學的大纛」後，他便開始以南洋的題材寫小說，如「禁食節」、「人頭」、「橡園的玫瑰」等十多篇，都是不可多得的作品。後來他還把這些小說彙集成冊，在真美善書店出版了一部「椰子集」。他在暨南的爪哇僑生中，算得是一支大手筆。他還會打一手好籃球，時常當代表出場比賽。因爲他個子魁梧，舉止粗獷，頭髮從不梳理，同學們都戲呼他「土匪」，他却把它諧音成「吐飛」作了他的筆名。

江道章兄是浙江人，沒有到過南洋，風度翩翩，真像一位濁世佳公子。此公甚善詞令，後來由西洋文學系轉讀銀行系，畢業後，却進了外交部作官去了。他在秋野時常發表作家生平之類的評論文章，與陳翔冰堪稱雙璧。

陳雪江兄是非律賓馬尼拉華僑，福建晉江人，擅長寫嬉笑怒罵的雜文，文筆頗近似魯迅。他的身體不很好，瘦骨嶙峋，膚色白皙，而兩頰經年緋紅如桃花，活像擦了胭脂那麼豔麗，據說他有肺病。校慶時，他常粉墨登台演話劇；但他總是充當女主角，演來唯肖唯妙。他未畢業即南返，回到馬尼拉養病，不久傳來了埋骨異域的噩耗。

秋野社員中，有一位專譯日本小說的楊浩然兄。他是台灣人，起初在上海南市東亞同文書院讀書，後轉學到暨南中國文學系。那時台灣還是日本的殖民地，台灣人要到中國來求學，如不是到東亞同文書院，是沒有辦法離台的；而東亞同文書院却是日本人在上海設立的一所專門培養刺探中國各方面情況，以作侵華的先鋒的特務人材，當年所謂「台灣浪人」，大部分都是從那所書院出身。台灣學生轉到暨南來的頗不少，他們大多數都改換了姓名，恢復了福建的原籍，自然，他們是不可能返回台灣去了。楊浩然兄便是其中的一位，他是秋野社的社員。他最初在秋野上介紹了日本的新感覺派健將，橫光利一和片岡鐵兵等人的作品。每期譯一篇，如橫光利一的「拿破崙的輪廓」、「現眼的虱子」和片岡鐵兵的「繚緞的尼姑」

、「小兒病」等。可惜的是他沒有將這些小說結集出版。

還有一位和楊浩然兄一樣特殊的陳福璣兄，他是廣東台山人，也是中國文學系的同學。他終年長袍一襲，從不穿西裝。他未到暨南之前，是檳城的華僑，常在傳無間當光華日報主筆兼主編副刊「燭火」和「先驅」上寫文章，也曾因文學與文藝的區別問題，和李詞備，許劍鳴等人筆戰。這一場筆戰打了一個多月，到後來自然是毫無結果，不了了之。他還寫過不少文章鼓吹廢姓，他改名「般若福璣」。回到暨南之後，却恢復了原來的姓名。他在秋野上和陳雪江一樣多寫雜文。

秋野社同人當中，還有胡秋甫其人，最爲特殊。他是馬六甲僑生，幼年在馬六甲培風學校讀書，回到暨南，一直就唸商科。他也是福建人，雖然是秋野社發起人之一，但他從不寫文章，却擅于繪畫，尤擅于爲人畫半面像。自始至終，秋野月刊的封面，都是他的手筆。二次大戰後，他在星加坡經商。他的太太也是暨南同學，却在一家規模相當大的華校當校長。一九五八年冬，他會一度到檳城，在海濱一家旅館裏小住，大概因爲天天酒肉應酬的緣故，終因高血壓而客死檳城，在檳城的報紙刊出了他的噩耗，我才驚悉他發生這一樁出人意外的不幸事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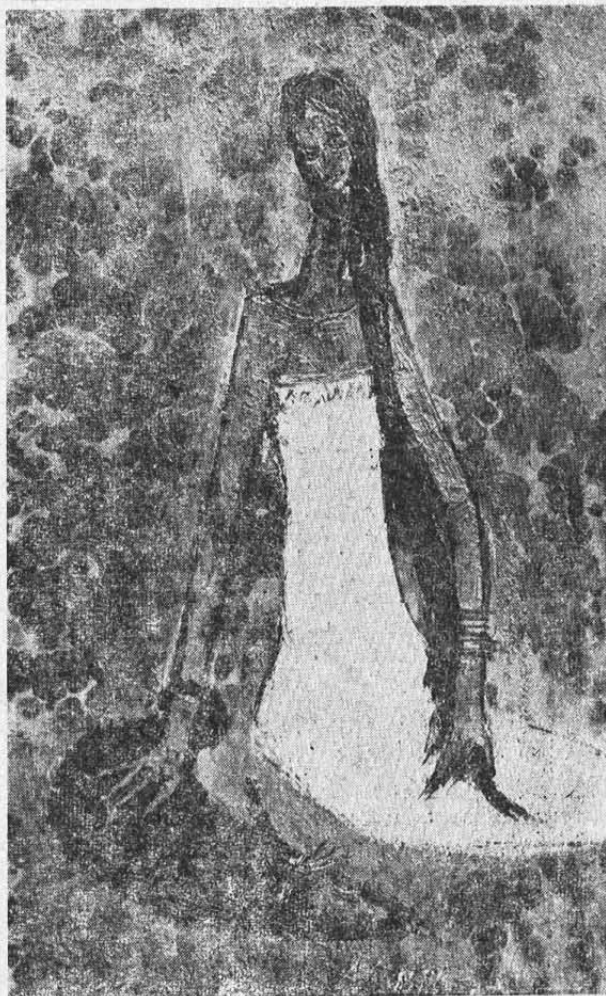
另有一位和胡秋甫一樣奇特的劉望蘇，他是暹羅華僑，陰的也是商科。他也是秋野社的發起人之一，時常寫些文藝理論文章在秋野發表。他畢業後到美國去留學，于戰前考獲了商科博士學位，回到星加坡在銀行界服務。他是劉麗女士的長兄。

此外，有一位專寫文壇消息和介紹新著的戴淮清。他精于攝影，可是後來他轉到燕京大學，戰後回星，在一家報館當編輯，最近還出版了兩部關於「文字的研究」的著作，和一部談攝影的著作。至于區區，當年也不過忝屬秋野社的小夥計之一。興趣好時，偶然也填幾闕詞，胡謔幾首打油詩，給秋野作補白之作，有時也寫些雜文，發發牢騷，如此而已。

還有一位女社員，她是徐元慶教授的妹妹，名字我一時想不起來了，我記得我們常戲呼她爲「王昭君」，她也不以爲忤。因爲她在舞台上演活了「王昭君」，風頭十足，顛倒不少同學。她的眼睛大大的，風姿的確不凡。有一次是春假期間，秋野社的一羣人到西湖去春遊時，她穿了一襲黑色的緞期袍，足登二二三寸高的高跟鞋，要人攙扶着她爬上葛嶺去的印象，至今猶新呢。

秋野月刊停刊後，我們的一羣也就風流雲散。雖然同在一校，聚首晤談的機會也畢竟不多。畢業後，各奔前程，彼此的音訊，更是杳然了。但我們當年熱烈的提倡南洋文學的熱情，給新文藝以新的風格，竟像將一塊小小的石子投落寧靜的湖上，漾起了一個小小的漣漪，對於中國文壇畢竟多少是有些影響的。

第二夢



作者建宇

曲情抒

我把經理的一份文件打好，雙手已經酸麻得有點發痛了。我吁了一口氣，看看腕錶，距離下班的時間還有二十分鐘，我可以從容地校對一遍。

「雪妮，你的電話！」雷士楊在喚我。這時，她的右手正握着電話筒。

當我走過去時，她作了一個神秘的微笑，我假裝沒有看見。

「是雪妮嗎？我是彬奇。」

我心略微震驚一下，他已經兩天沒有來過電話了。

「我這兩天爲着護照的事忙着，抽不出時間看你。」聽他的解釋，顯然的，他已經忘記前天的不愉快；「你快下班了吧？」

「還差十五分鐘。」我回答。

「下班後妳來我這兒一趟好嗎？」

「甚麼事情這樣緊張啊？」我笑了。

「你來了就會明白的。」他故弄玄虛，又恐怕我不答應，補充道，「雪妮，妳一定來，今晚我請吃飯。」

我正疑惑間，他已經放下電話筒了。

他的話總是那樣短促直截的，仍舊和在學校時期沒兩樣。我握住聽筒好一陣才放下。彬奇是我的老同學，我們有三年沒有見面了。可是，在三個月前，他突然打電話來找我，想起那天他打來的電話，現在還覺得有些兒可笑。

下班後，回到宿舍，我匆匆洗過澡，略事梳妝之後，吩咐同住的珍幾句便出門了。

德士把我載到彬奇居住的住宅區。彬奇出來給我開門，我立刻聞到一陣好香的味道，從廚房裡送來。

「雪妮，妳來得正好！」彬奇笑着迎我，他的笑看來永遠是沒有成熟的。他上身只穿一件汗衫，露出兩隻碩健、黝黑的臂膀，臉上有幾顆汗

珠沿額滾下，好像練了甚麼健身操似的。我有些不自在地跟隨他走進屋裡。

進入客廳，映入眼簾的是，桌上已經擺放着幾個燒好的菜類肉類。

「彬奇，你怎麼啦？」我驚奇地問：「你那兒去弄來這些菜色？」

「嘿，妳不會想到我也是一個能幹的廚師吧！」他得意地笑着，他的話不能不令我咋舌。

過一回，他又問：「雪妮，妳猜我今天爲甚麼請妳來？」

我啞然了。我實在看不出今天的日子有甚麼特別。難道是他真的要離開這裡？我忽然有一種苦澀的感覺。

「妳一定猜不着的，今天是我的生日！」

「呵！」我舒了一口氣，「爲何你不早說，也好讓我準備一份禮物。」

「何必那麼驚動呢！」他瞥我深情的一眼，「我不想要妳破費，我只要妳陪我好慶祝一下。」

「那麼，這東道主應該由我來做才行。」我說。

「這又有甚麼關係？我們不必要那樣俗套了。」他的灑脫，倒叫我無言以對。

彬奇進去廚房端飯。我想領略領略他的功夫，便順手在桌上檢了一片我喜愛的辣白菜往嘴裡送。嘩！滋味不錯嘛！

「怎麼樣？」彬奇把添得滿滿的一碗飯托到我面前，急切地問，「還可以添飯吧？」

看彬奇那個樣子，好像是小學生把做好的功課呈堂，等待老師的一聲讚許似的。

他的稚氣感動了我。我說：「你真能幹，幾年不見，你是越來越有辦法了。」

「是嗎？」他倒了兩杯香檳，一杯給我，眼睛停在我臉上，「但我就是沒有辦法成家。」

彬奇這句話很輕，可是落在我心上却很重。「他還是不了解我！」我充滿委曲地想。今晚，

我的意志竟然變得出奇的脆弱，難道我又回到了十九歲？

我啃着飯粒，默默地，却攪不出滋味來。

「對不起，雪妮，我不該惹妳！」他已經看出我的不快。

頓時我想起今晚是他的生日，我就開顏地笑了。

「彬奇，有甚麼話，我們留着以後再好好談。」我舉起酒杯，「現在，讓我來敬你一杯，祝妳第一——喂，你幾歲啦？」

「二十六。」

「來，爲你的二十六歲乾杯！」

「謝謝妳！」他也舉杯一飲而盡。

「雪妮，今晚我們還應該有節目。」彬奇接着說，看來他的興緻很高。

「你說呢？」我不置可否地答。

「我們先去遊軍河，到花柏山逛逛，然後去夜總會跳幾支舞，妳說好不好？」

「今晚你是主人，只要不太晏回去，我不掃你的興！」我順了他的意思。

晚餐後，彬奇以每小時三十哩的速度開着他那輛向朋友借來的M·G跑車。離開了鬧市，車輛少得多了，空氣也特別清爽。我舒暢地呼了一口氣。

「雪妮，妳還想在星洲一直呆下去嗎？」彬奇沉默了片刻問道。

「嗯。」我想了一陣答道：「暫時我還不想離開這裡。」

我不知爲何要哄騙他。誰也不相信我在這繁華的大城裡是寂寞的，而且孤單。爸爸幾次寫信來叫我回家，我都不理睬；母親也特地兩回跑出來勸過我，說甚麼一個大姑娘單身匹馬在大城市裡混，若是遇上壞人多危險。但母親的眼淚並沒有使我軟化，我今年已經二十四歲，難道還不會照顧自己？只要在外頭能自給自足，我便別無他求了。其實，爸媽雖然關心我，但他們不會了

解我，我怕回到舊地，我也怕回憶。

「昨天我在書局遇見家洛，雪妮，妳知道他的近況嗎？」彬奇的話立刻在我心上起了震盪，他不該來挖掘我的無底的痛苦。

「彬奇，我求你不要提起他！」我帶着氣憤說。

彬奇這時投給我一瞥同情的眼光。

「我本來也是不想說的。可是當他知道我和妳來往時，他要我轉達給妳：他後悔，同時對不起妳。」

「哼！」我冷笑一聲，一顆心更不平靜了。

「我明白妳到現在還恨他。」彬奇往下說着：「可是家洛的打擊也够大了。他和麗娜可說是同床異夢，根本沒有夫妻之情，他說回到家裡，就好像是進入牢獄一般，他無法容忍麗娜的驕橫和野性……」

「那是他自作自受！」我狠狠地說。我的感情連自己也莫名其妙，四年前那股恨，爲何到今天還沒有平息？

四年前，我還在中學唸書。男同學幾乎個個都認識我，他們給我取了許多相當醉人的花名。我現在才想到：一個女孩子似乎只要擁有幾分姿色，就可以成爲男孩子談論的中心。還好我當時並沒有因此迷醉。

我並不主張中學生談戀愛，可是愛情的到來，有時却絲毫也不由自主，像我和家洛。

我和家洛之間的愛情發展得很微妙，也很順利，一直到高中畢業爲止。

是在離校前不久的一天，家洛問我：「雪妮，畢業了妳有甚麼打算？」

「我能够有甚麼打算呢？」我幽幽地應道，「爸爸說我能唸到高中應該知足了，家裡弟妹又多，我得要出來工作維持家庭。」

「那多可惜呢，妳的音樂天才不是要被埋沒了嗎？」家洛有所感慨地說。因爲學校的音樂老

師曾經公開地讚許過我的歌喉。

「算了，我將來又不準備做音樂家！」我不以為然地自我解嘲道。

後來，我問起他的計劃。

「妳不唸，我也不想唸下去了！」他好像在跟我賭氣。

「那不成，這樣子我跟你好反而害了你！」我用理智勸止他道。

「可是我不能離開妳，雪妮！」他還是鬧孩子氣，痴痴地說。

我眼眶裡這時有淚水在蠕動着。「家洛，聽你家人的話，別再感情用事了，即使你不怪我，我也一定不允許你這麼做。」從幾回談話裡，我知道他家人對他的寄望很大，我不能成爲他父母親眼中的罪人。

就這樣，家洛到星洲唸大學去了。我在當時得到朋友的介紹，到一間小工廠當抄寫員。因爲工作上的需要，傍晚我又報名夜學補習英文和兼學打字。

家洛幾乎每個月都要回家一兩回，當然主要是爲了看我。我答應他可以等他，他也不止一回向我發誓：永遠不變心……

可是空閒畢竟成了愛情最大的考驗，兩年後，家洛在大學裡認識了一位叫麗娜的女朋友，他不再時常回來，信也越來越少了……

「雪妮！雪妮！」似乎在遙遠有個聲音在喚我，我驚醒過來，發覺自己的手已經被人緊緊握住。

「雪妮！妳聽到嗎？我已經喚妳三回了，妳仍舊忘不了他？」彬奇的手竟也出奇的冷。

噢，那烙印太深太深了，叫我如何去抹掉呢？人家說初戀的滋味最甜蜜，但是相反的，如果是痛苦，它會痛苦一輩子的。

「何苦呢，雪妮！」彬奇仍舊是那句話。我知道他又對我誤會了。四年了，我即使痴

，也不至於會痴到那樣可笑的地步。我有點氣惱他，但我並沒有發作，我要好好地跟他解釋。

「彬奇，從現在起，你能答應我不再提那個入？」我近乎哀求地說。

車停下來了，原來已經抵達花柏山頂。彬奇下車來替我打開車門。

「雪妮，請妳原諒，我答應妳！」我接觸到他一臉的摯誠，我忘記了一切。

周末的山頂很熱鬧。這地方我還是第一次來，沒想竟是這樣迷人。

我的眼光停駐在腳底下的不夜城。俯望下去，到處都閃爍着炫目的霓虹燈光，差不多掩蓋了太空的星座。站在自己的地位，我不禁這樣想：

「人呀，你真是奇怪的動物，有時爲了這點小事爭個不休，有時却又嘆息宇宙的無垠，自我的渺小；而愛情是甚麼呢？我到如今還捉摸不到它真正的意義，我只知道我真正愛過，也真正地被愛過；但最後我却被擯棄在愛情的大門外，我甚麼也得不到，我是渺小的。對照之下，那些享有愛情成果的入該是偉大的了，爲何他們有時却更顯得那麼孤立可憐？像彬奇口中的現在的家洛。我感到費解。」

彬奇不說話，許是受到我的沉默所感染。看他的表情，好像也跌進了思維裡去的似的。

「彬奇，你在想甚麼？」我打破了沉靜。

「呵！」他轉過頭來對着我，收斂起笑容，「我在想，這樣的夜晚不知道還有幾個是屬於我們的！」

我憐憫地望了他一眼，不語。彬奇的個性就是這樣怪，高興的時候像一個長不大的孩子，天真加上幾分任性；有時不愛說話，却又像個詩人，充滿着傷感和憂悵。現在他又有心事了。

我想到幫同他撥開他心中籠罩着的烏雲。

「彬奇，你應該開朗起來，你還有前途。」

「前途？誰能夠爲未來的事情去預想呢？」

他像在自言自語，「我愛過兩回，愛同樣的一

人。第一次失敗，我想我會有第二個機會。第二個機會來了，我爲自己編織了好多好多美麗的夢，但它終歸是不屬於我的……」

我的心不禁往下沉。

「彬奇，你不了解我！」我在痛苦地自語。他真的不瞭解我，前天他暗示我，他願意放棄留學的機會和我結婚，我堅決的拒絕了，這是愛，但他却以爲是嘗到愛情的苦果。我怎麼能向他解釋呢？

一陣冷風襲來，我不禁打了一個寒顫。

「雪妮，妳冷嗎？」彬奇關心地問。

我點點頭。

「我們還是下山吧！」他說着，招呼僕歐過來埋賬。

他小心地扶我上車，又仔細地把住汽車的輪盤。

我不知道他此刻在想甚麼。我倒希望他的內心真如他的表情那般沉靜。

「彬奇，你的出國護照辦好了嗎？」我問。

「嗯，快了，早上我再去移民廳，說是不超過一個星期便可以拿到護照。」他的眼睛朝前面望去。

「那甚麼時候走？」

「只要一拿到護照，就要永遠離開這裡。」

「永遠離開這裡？」我不安地問。

「嗯，永遠。」他重覆得很堅定。

「彬奇，不要這麼想不開，這裡難道一點也沒有你留戀的地方？」

「我的愛情死在這裡，我還留戀些甚麼？」他答得很絕。

我感到無限的委曲，想哭又哭不出。「我不怪妳，雪妮！」他又說話了，「每個入都有他的理想，每個人都有他的夢，誰也無法去勉強誰。妳有妳的，我也有我的方向，順着妳個意願去做，妳會幸福的。」

我會幸福嗎？我哀哀地自問。我不知道幸福

白沙灣之慾

(外一首)

■ ■ 盧文敏

渴望日光慾的裸靈
掩着阿當那塊黃葉的凋愁
向閃着金色乳液的海角奔潮
那飢渴的投井之姿——
那赤裸的蛙式之慾——
在深濶無邊的井口索覓海女的乳頭
由上而下，由下而上
自左至右，自右至左
潮水飄盪着太陽樹的投影
黃昏樹的投影
月光樹的投影
雲樹霧樹霞樹星樹的投影
一個浪花是一朵聖安東尼的誘惑
渴想搖落藍色禁圖的蜜桃
却只搖落了自己一顆金色的幻覺
在侵透愛情鹽的掌紋中
在陷溺于大鱷魚的自瀆中

陌生人·刺客

——給賣物會上的女郎

陌生人，你的名字——
難道就是那三枚骰子
向我露出空白的背面？
在那一場遊戲的賭局中
妳是輪盤，我是不會停留的走珠
朝着妳盼了的軌跡旋
仰着妳倩倩的角度轉
直到在風逝的速率中輸去自己！
髻髻且丁的一瞥已成不朽
最後妳一個冷嘲的微笑是向刺客的控訴？
我的目光豈想做刀？
如果妳的名字不是陌生？
如果賞品不是那柄金色的苦楚？
如果——在被推出妳黑色眸子的門外前
還可以讓我玩一次傷感的孤注：
我一定要投買那瓣——
陌生女郎的名字！

這寵兒，可會降臨在我的身上？即使有，可是如今，我却掌握到甚麼呢？我想自己也回答不出。我們進到「百樂門」，馬上有侍者引我們到一處角落的枱去。雖然是周末，但今晚的舞客並不多，距離夜總會打烊的時間，現在還有一個半小時。

當在演奏第二支歌曲的時候，彬奇邀我下舞池去。

我已很久沒踏進過舞池了。來星洲以後，我幾乎謝絕了一切男孩子的約會，並不是因為不喜歡熱鬧，而是沒有一個男孩子令我看得順眼。黯藍色的樂台上，一位年青的歌女在麥光風前輕輕地唱着：

「我說過我說過把你忘。
緣何一次復一次來敲叩我夢
夢兒無踪，留下了你
留下了我一聲聲的低泣
清夜裡最怕聽雨聲
怕問枯黃的落葉何處飄零
何處有你的踪影你的叮嚀
雨聲裡誰知我淚落滿襟」
歌聲太傷感了，使我心也禁不住在唱咽。
我會經痛哭過，為家洛。

去臉上的淚痕。
「今晚我們似乎都很不快樂。」他唏噓地

日子怎麼渡過。
「雪妮，妳哭了？」彬奇陪我回到桌枱上，
驚奇地問。

我勉強笑了一下，接過他遞給我的手帕，揩

說，「有時我真不明白，人為甚麼要長大呢？要說永遠像一個小孩子不是很好嗎？我們的思想太多了，雪妮，妳覺得不覺得？」
我無言。我在想：痛苦跟人不是一來到世界就結下不解之緣？
等到剛才那位年青的歌女再度出現在麥克風前，我趕緊提議離開那裡。我怕再聽到她那充滿哀怨的聲音。

彬奇順了我的意思，剛走出「百樂門」，那首幽傷的「第二夢」這時在我耳畔响起。

「妳聽過這首歌嗎？」彬奇問。
我點點頭。
「我也有第二夢。」彬奇繼續說，「可是如今却幻滅了……」
我的眼淚又來了……

史無前例的一場戰爭

段續譯



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五日星期日凌晨，東京美國大使館內我寢室中的電話響了。這是總部值日官搖來的。「將軍，」他說：「我們剛接到漢城的急電，說是北韓在拂曉四點鐘的時候跨越了三十八度線大舉南犯。」（原註：在一九四五年，美蘇兩國軍方人員選定三十八度線為雙方在韓境分別接受日軍投降的分界線。其後蘇聯將此線視作分治疆界，因而構成了一項爭執的焦點。）

我有着一種說不出所以然的惡夢似的感覺。九年前，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星期日的早晨，也正是這個時刻，我在馬尼拉旅館的頂層房間內被電話鈴驚醒。現在，我又聽到了戰爭的這種悽厲呼號。我對自己說：這是不可能的。不要舊事重演！

美國怎麼會讓事情發展到這樣糟糕的地步？就在不久以前，我們的國家還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強國。可是在短短的五年時間內，由於缺乏積極的領導精神去實現久遠的理想，這種強盛的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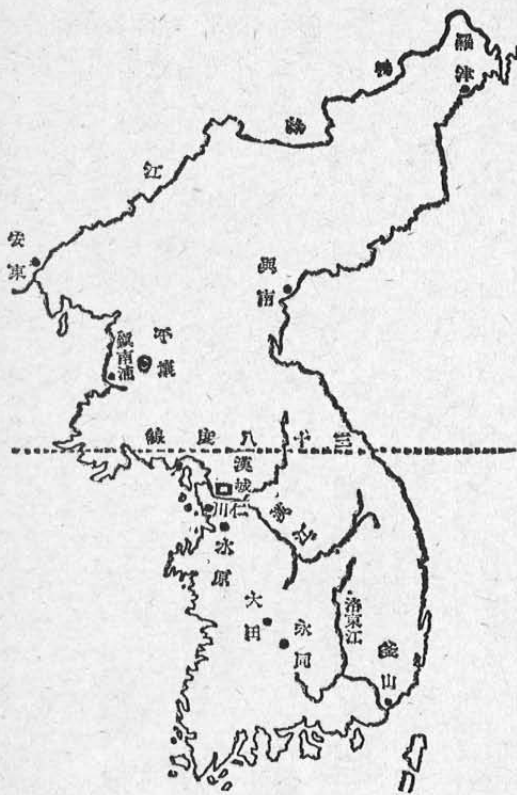
位已經消失殆盡。我問自己，「美國的亞洲政策究竟是怎麼回事？」於是
我深感錯愕，「美國根本沒有確定的亞洲政策。」

南韓有四個師在三十八度線一帶佈防。他們是英勇愛國的軍人；但是
他們只擁有輕武器，沒有空軍海軍，而且缺乏坦克車、大砲和其他的許多
種必需裝備。只因爲我們的國務院作成決定，所以他們的裝備和編制便落
成這種模樣。當時所持理由是，要這樣才能夠防止南韓攻擊北韓——這種
滑稽的淺見，也就無可避免地導致了北韓的攻擊。

每當外交官員出面干預軍事問題的時候，像這種基本上的錯誤總是避
免不了的。在韓國所造成的局面便是，由美國訓練的警察部隊，除開步槍
之外幾乎沒有旁的武器，却與蘇聯訓練的北韓軍對峙起來，而對方則擁有
全套近代化的作戰裝備。

共黨以異常狡猾的方式隱蔽他們的攻擊準備。他們在三十八度線一帶
只配置一支輕裝部隊，看起來與南韓的兵力大致相若。但是在這後面，他
們集結了一批強有力的戰鬥部隊，全部配備着重武器，讓重裝備的主力通
過缺口，橫掃當面的南韓防衛軍。

即使在當時也可以明白看出，我們即將捲入的糾紛，遠比杜魯門總統
在評述我們的對策時所說的「警察行動」要大得多。在韓國，共產主義向
自由世界發動了它的首次挑釁。現在是下決心的時候了。現在正應該記起



自遠古以來歷史所昭示的教訓：怯懦招致衝突，而勇氣却往往能夠防患未
然。

災區一瞥

在華府和成功湖將有大的決定。聯合國要求立即停止敵對行動，並呼
籲所有會員國提供一切援助，支持聯合國執行決策。杜魯門總統立將「提
供一切援助」的呼籲解釋成授權軍事援助南韓。華府方面並沒有人考慮到
美國全面介入，因此我從電信中收到的訓令是動用海軍和空軍，儘量發揮
它們的力量去支援南韓的防務。我還奉命要促使國民政府所在的台灣島與
中國大陸保持隔絕狀態。美國第七艦隊撥交給我指揮，我奉命不僅要保護
台灣免受共黨攻擊，同時也要阻止國民政府進攻大陸。

在六月二十七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勸告「聯合國各會員國對大韓民
國提供必需的援助俾用以擊退武裝攻擊。」

於是美國跨着游疑的步伐，進而向亞洲共產主義迎戰了。眼看着用這
樣的作風來作成這項重大的決定，我不禁深感驚訝。國會的職掌是對外交
戰，可是沒有咨送國會審議，而且，連有關的戰地指揮官的意見也不徵詢
，政府執行部門的首長們便貿然同意參加韓戰了。這項決定在當時所孕的
一切危險——包括中共與蘇聯介入戰事的可能性——並不見得比後來就輕
微一些。

我當前的問題是緊逼的。美國的空軍和海軍是否足夠應付？南韓軍在
它們支援之下，加上裝甲部隊的供應，是否能有效阻遏住那排山倒海而
來的強大敵軍？要不要等到整個南韓淪喪後再派遣美國地面部隊進入陣地
？我決計去韓國親自觀察一番。

六月二十九日的早晨，當我登上巴丹號座機的時候，天色陰暗。韓國
傳來的消息，似乎更糟糕了。首都漢城遭受到猛烈攻擊，南韓政府遷到大
田的臨時總部。現在我這個人，曾經服務軍旅五十年，其中大半時間是駐
留在國外（這在美國陸軍軍官中算得是一項紀錄），又面臨另一場險惡的
戰役了。這一回的情形又好像是慷慨赴難。這一回我又是置身絕地，抗拒
着那幾乎無法克服的惡運。這一回的情勢又好像是巴丹——柯里吉多——
新畿內亞。我承認，有一會兒我深感頹喪。不過當飛機昇到了陰雲上面，
我掏出那支玉蜀黍軸舊菸斗來，而當輕煙裊裊昇起的時候，我又恢復固有
的信心了。

巴丹號從那些被炸壞的運輸機所發出的濃煙中穿過，降落在漢城之南
二十英里處的水原。我徵調了一輛吉普車，冒着持續不斷的轟炸，經過那
些狼狽撤退的隊伍，首途向北方的漢江進發。南韓軍已經徹底潰敗。我們
到達漢江南岸的時候，正趕上那場保衛橋樑的殿後戰鬪。

這是一幅悲慘的景象。漢江對岸的漢城已陷入敵手，正遭受着火藥和濃煙的吞噬。共軍的迫擊砲轟個不停，敵人向各處橋樑猛衝。零亂不整的南韓部隊喘息奔走，川流不息地撤退過去。在他們那淺褐色制服組成的浪潮中，夾雜着一些救護車的鮮紅色十字徽，這些車上載滿了受傷呻吟的人。致命的槍彈呼嘯着劃過天空，到處是惡臭和荒涼，正是一派飽經戰禍的沙場景色。

難民擁塞在每一條道路上。但是他們之間沒有慌亂的現象，也沒有人哭泣。在以往許多世紀內，這個堅毅而具有自尊心的民族，一直是抱着鎮定的態度忍受災難。現在，他們的後裔又把全部家當擱到背上，手裏牽領着兩眼圓睜飽受驚恐但是並不哭叫的小孩子，邁着因頓的步伐朝南方行進。

這一場劫難已經由我承擔下來了，我對這片悲慘的現場凝視了一個鐘頭。就在這短暫的時間內我擬妥了方案。方案的內容確實是背城借一，但是除此以外，我看只剩下失敗一途。那麼，不僅韓國，就連整個亞洲大陸，也得向共產主義投降了。

看到漢江沿岸的情況我已經完全相信，要阻止共黨的坦克車隊從漢城沿循那幾條良好的道路直撲半島底端的山，這簡直是辦不到的。整個韓國也將淪入敵手。南韓軍即使獲得海空支持，也不能阻擋住敵人的凌厲攻勢。只有立刻調派地面部隊，也許有濟於事。由於地面部隊與敵人相較寡寡無幾，我得依賴戰略的運用來挽回劣勢——一次反擊可能扭敗為勝。

我立即電告華府，要想守住現在的防線，並準備將來收復失地，唯一的辦法，便是派遣地面作戰部隊赴韓國戰區。杜魯門總統在二十四小時之內核准了動用地面部隊。

依照美國的傳統，一旦部隊進入戰場後，舉國上下便動員起全部人力和生產手段，為爭取勝利而努力——不是為了僵持的局面或中途和解。我開始籌劃戰略步驟，這是求勝的必備條件。不論我怎樣想入非非，我也沒有料到這項傳統會被別人打破。

爭取時間

在日本，我統率着四個佔領師，這就構成了第八軍。步兵的實力比正規編制少三分之一。每個團下面只有兩個營，而不是三個營；只有輕坦克車，而沒有重坦克車；只有一零五毫米榴彈砲，而沒有一五五毫米加農砲。但是韓戰就是「照現成的樣子」去作戰。沒有時間可用來整補和準備。這也就是進入陣地——開槍射擊。

於是這副重擔就大部份落在大兵身上。步兵的故事出來久遠，並且令人肅然起敬。他隨身攜帶着自己的居所。他得設法帶走作戰和生活所需的一切配備：食品店、口糧倉、醫院、車庫、電話等等。在各種氣候下，不管是晴是雨，也不管有沒有掩體，他必須站着睡覺、喫飯、作戰，乃至陣亡。不論他是在戰鬪，是奔赴戰場，或是撤離戰場，一天二十四小時內他始終與死神為伍。奇怪的倒是，這些身著制服遷徙不定的步兵，却能够保持旺盛的士氣。

北韓軍越過三十八度線時，其兵力據估計為六個步兵師、三個警察旅，由一百五十輛俄製坦克車打先鋒，有重砲隊支援，而且擁有充分的空中掩護。最迫切的問題，是在共軍席捲整個韓國之前，設法延緩他們的進度。我唯一的辦法，便是派遣零星的兵力儘快趕到前線，相信美國地面部隊的出現，會促使敵軍指揮官改採審慎遲緩的作風。這樣，我可以爭取時間在釜山建立一支兵力，這地方日後將成為軍事行動的基地。

所收的效果，正符合我的願望。敵軍指揮官立即停止前進，讓行動遲緩的砲兵部隊趕上前來。他弄不清楚美軍究竟有多少。一如我的預測，他決計不冒險從事。他不再命令坦克車隊長驅直入，却讓部隊在不利的地形上展開，形成一道穩打穩紮的戰線。他這就犯了致命的錯誤。

在敵人沿循一百五十英里的前線列成陣勢之前，我們憑着這種方式爭取到幾天時間。這時候，我已經把威廉·弗里斯·狄恩將軍統率的二十四師投入戰場，命令他延阻敵人，讓我能夠把第一騎兵師和二十五師調上前線。狄恩將軍奮戰，一連打了許多場慘烈的戰役，他那個師因而損失了大部份。

最後，敵軍指揮官發現了自己的錯誤。使他延緩下來的並不是大批美軍防守部隊，而只是一些亮相的隊伍。現在他迅速推進了，可惜為時太晚。這時候我已經把第八軍全部調到韓國。不過，在人數以及武器的質量上，敵人仍然保持着強大的優勢。

七月九日，我向華府要求增援。令我大為驚訝的是，這件十萬火急的電訊居然遭到駁。其理由為：(一)各軍種均未獲准擴充員額；(二)在世界各地仍須維持適量的美國駐軍；及(三)缺少運輸工具。這一切的癥結所在，還是那一套錯誤的「順序」觀念在作祟，於是遠東又排到末尾去了。我再一次提出原來的要求，又再一次遭到駁。

七月八日，我授權日本擴增防衛兵力約十萬人。(華府的一項訓令規定，我保衛南韓所採取的一切措施，不得損及日本的防務。)在韓國，我招收韓國人充任士兵，使我們的作戰單位恢復到十足的編制。這就是所謂「好朋友制度」，進行得非常成功。當我從華府方面只能夠爭取到少數官兵的時候，當地政府却竭誠支持我的部隊，這情形與太平洋戰爭時期完全一樣。

八月間，我方遭受許多次猛烈攻擊。不過，南韓軍現在業經整編，在

華頓·華克將軍指揮之下，有了大韓民國的五個小型師。第一陸戰師的一個旅也加入了第八軍。我軍從大田作有計劃的撤退，沿着洛東江佈置防線。在永同經過三天激戰後，敵人攻破我們的陣地，迫使我們再往南撤，而來到釜山周圍的擴大灘頭陣地。

現在北韓軍有十三個師投入戰場。他們並不展列成一道連貫的戰線，而是使用營級和團級的兵力組成許多縱隊，經由小路和山徑不斷地突破並迂迴我們的陣地。有一度情況顯得很喫緊，世界各地的預言家作出悲觀的預測，認為將發生亞洲的敦克爾克式大撤退。

從敵人的補給與增援行動所表現的方式和規模來看，儘管我們轟炸截擊，仍然有大量物資從中國東北和俄屬西伯利亞經由漢城運抵前線。轉運總是在夜晚進行。修補補路的本領和幹勁，有着最高度的表現。新的師和裝甲旅不斷從北韓開來，軍需品、食物和彈藥則利用火車、運貨汽車、牛車和伏後接連向前方輸送。不過，背水為陣的華克將軍，憑藉全體官兵的才能和勇氣，使敵人的進度幾乎停滯下來，到了月底的時候，已經建立起一道非常穩固的防線。他們奉命「死守」。

現在，我終於有了機會發動那最後的猛擊，使我的方案獲致勝果。我在漢江的夢想就快要實現時——一次迂迴行動，深入敵人的後方和側翼，於是切斷敵人的補給線，並且包圍漢城以南的全部敵軍。在以往的戰役中，我也曾作過類似的決定。不過，這一次的情形却最危險，而且成功之後，所能獲得的戰果也最為豐碩。

戰略會議

我選擇的目標，是漢城以西二十英里處的仁川，這是南韓第二大港。因為要配合仁川的潮水，所以攻擊日期必須排在九月中旬。這一次登陸的策劃，必須比近代戰爭中任何一次大規模兩棲行動來得更迅速。

我的方案遭到華府的軍方權威人士的反對。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奧馬爾·布萊德雷將軍認為這種兩棲行動已經落伍——像這一類的攻勢絕不可能再獲得勝利。杜魯門總統也不贊成把陸戰隊當作我們軍隊的主力來使用。他在致加州籍眾議員喬治·留·麥克道納的函件中說：「陸戰兵團是海軍的警察部隊，只要我一日擔任總統，這回事就不會有所改變。他們的宣傳機構，簡直可以跟史達林的那一套媲美。」

參謀首長聯席會議拍電給我，說是陸軍參謀長J·勞頓·柯林斯將軍和海軍軍令部長佛雷司特·P·薛爾曼將軍，要來東京與我商議這一次的進軍事宜。他們到達後這回事就很明顯了，他們此行的真正任務是勸阻而不是商議。我於是召開一次戰略會議來討論這項問題。

海軍首先申述意見。一位海軍作戰參謀強調那兩項因素——潮水和地

形——使得登陸仁川成爲最大的冒險。海軍水文調查指出仁川潮水的起落差平均爲二十英尺——是世界上最大的差距之一。在預定的攻擊日期那一天，因爲受月球位置的影響，起落差將達三十英尺。當仁川的潮水落盡後，港內的泥堆便凸現出來，有些地方從岸邊一直延伸出去兩英里。飛魚水道也是狹隘屈曲的。這裏不僅是敵人敷設水雷的理想所在，而且只要有一條船在暴露的位置沉沒了，便會把水道堵塞起來。

那位海軍專家又繼續說，在攻擊日那一天，第一次高潮是在早晨六點五十九分，下午的高潮則在七點十九分，亦即日落之前二十七分鐘。高潮過後不出兩個鐘頭，大部份攻擊船艇將會膠着在仁川泥堆的爛泥灘上，於是一直擱在那裏接受敵軍岸上大砲的轟擊，要等到下一次高潮來臨時才能够浮起來。事實上，攻擊部隊在早晨只有兩小時左右的時間，可用來完成那攻克或制壓月尾島的艱鉅任務，那座城市森嚴的島嶼高達三百五十英尺，控制着整個港灣。

即使這任務能够達成，下午的高潮和迅即降臨的黑夜，又只留下兩個半頭的時候去讓部隊登陸，建立起灘頭陣地，並且卸下所有的必需補給品，以便擊退天亮以前的敵軍反攻。

那位海軍專家最後說道，此外，登陸行動勢必在市中心區進行，而那裏的每一座建築物都會成爲敵人的堅強據點。薛爾曼將軍根據海軍的陳述作總結道：「如果要列舉地理上和海事上的各種障礙——仁川可說是一應俱全。」

接着柯林斯將軍發表意見。他說，陸軍認爲仁川太深入戰區後方，對於敵人不一定有直接影響。爲完成這項大規模的行動起見，必須從華克的喫緊的防線上把第一陸戰旅調出來，這樣作會損及當前的形勢。柯林斯認爲我即使拿下了漢城，也不可能與南邊的華克取得呼應，我在京畿地區也許會遭遇到具有壓倒性優勢的敵軍，結果弄得一敗塗地。

等薛爾曼和柯林斯講完了他們的道理後，我默然思索了一陣。我感覺到房間內的緊張氣氛增強起來。如果說沉寂會產生特殊作用，這一次倒確實如此。我幾乎聽到了許多年前前我對我的聲音：「陶格，討論戰事的會議，只能導致怯懦和失敗心理。」

「你們列舉的各種不能實行的理由，」我說：「在我看來剛好是奇襲的因素。因爲敵軍指揮官會認爲，絕沒有人敢於大膽作這樣的冒險。」

「奇襲是打勝仗的最重要因素。舉例而言，在一七五九年，德蒙卡爾侯爵認爲魁北克城垣之南的陡峻河岸是無法攀登的，因此他集中強大兵力，去防守城北比較平坦的河岸。可是詹姆斯·瓦爾夫將軍和一小支兵力居然溯聖勞倫斯河而上，並且攀登了巉巖。瓦爾夫在亞伯拉罕平原上打了一場大勝仗，這可以說完全是靠着出奇致勝。如是他攻下了魁北克，實際上

也就結束了法屬印第安之役。像蒙卡爾似的，北韓軍也會認為登陸仁川是不可能的。像瓦爾夫似的，我可以憑奇襲打敗他們。

「海軍所提反對意見如潮水、水路、地形和物質障礙，都是重要而又切實的。然而這並不是無法克復的。我對海軍具有十足的信心，我對海軍的信心似乎比海軍的自信心還要堅強。」

「如果不照我的計劃在仁川登陸，剩下的唯一途徑，便是在釜山繼續造成慘重的犧牲。難道各位願意讓我們的部隊套牢在死傷纍纍的前線，就好像屠場中待宰的牛隻？這樣的慘劇應該由誰負責？我當然不願意負責。」

「西方的聲威正決定於這一戰。千百萬東方人都注視着事態的發展。顯而易見地，共黨陰謀份子已經選定亞洲作為征服世界的角逐場。這次考驗不是發生在柏林或維也納，也不是倫敦、巴黎或華盛頓。而是此時此地發生在南韓。假若我們在亞洲被共產主義打敗了，歐洲的命運會受到重大損害。假若我們獲勝，歐洲也許能免於戰禍並確保自由。在這裏作成了錯誤的決定——出於惰性的致命的決定——那就悔之晚矣。我簡直能聽到命運的聲響在一秒又一秒地推動。現在我們必須起而行，否則就是自取滅亡。」

「如果我的研判有失正確，如果我們遭遇到無法克服的敵對力量，我會親自趕上前線，趁着我們的部隊還沒有慘敗之前便下令撤退。這樣作只是我個人的聲譽受損而已。但是仁川之役不會失敗。仁川之役會成功。並且能拯救十萬人的生命。」

我說完後，整個房間內鴉雀無聲。接着，那位在太平洋戰爭期間曾經與我共事的薛爾曼將軍站起來說：「謝謝你，這是一篇非常優異的演說，而且具有正大的理由。」於是八月二十九日我接到參謀首長聯席會議的電報：「經審查柯林斯將軍與薛爾曼將軍攜回之情報後，我們同意用兩棲部隊在仁川實行一項迂迴行動。」

月尾島的大砲

九月十二日，我登上麥金萊山號軍艦。這時候我們正遭遇到颶風的全力吹襲。第二天海面平靜了，於是我們與其餘的攻擊艦艇駛往集結區。那天傍晚我憑欄遠眺，望着夕陽向水平線之外的中國大陸墜落下去。明天早晨，我們就要在月尾島的大砲監視下，繞過那些要命的泥堆，從飛魚水道那變動不常的砂洲中蜿蜒行進。再過幾個鐘頭，將有四萬健兒英勇進擊，為的是解救南韓那道防線上的十萬守軍。我獨自擔負着明天的責任。如果我失敗了，我的靈魂將於最後審判日承受那一切可怕的後果。

接着我看到一線閃光——那光芒在水面上明滅不定。這是導航燈光開亮了。每一件事都是按計劃進行。我走進艙房去休息。入睡後不到兩個鐘頭，一陣突然的雷鳴把我驚醒了。我們的砲艦已開

始向月尾島轟擊。我走上艦橋。這個港灣中的島嶼，現在正受到海軍砲火和空軍炸彈的猛擊。藍色的海盜式機從雲層中疾駛而下，在廢墟上再投擲一些炸彈。一團團的灰褐色煙雲昇上天空。幾千支火箭拖着熾熱的弧形曳光，紛紛向仁川海灘射去，與灰色煙幕相互輝映。沿着海岸一帶發出震耳的爆炸聲。數不清的小型登陸艇正環繞着母船兜圈子。

月尾島的大砲已停止射擊。現在第一攻擊波開始前進。假如打先鋒的陸戰隊敗退下來，或者即使是被阻得太久，那就表示敵人的兵力強大。當後續部隊被龐大的泥堆擋住後，只需少數守軍便可以殲滅掉第一波攻擊部隊。在八點鐘的時候，一名傳令兵走上艦橋，遞給我一張紙條：陸戰隊第一波已登陸並建立灘頭陣地，無一人傷亡！

我轉過身來對詹姆士·H·道爾將軍說：「請轉告整個艦隊：『今天早上海軍和陸戰隊表現得空前漂亮。』我們下去喫早飯好了。」

不到一小時，當潮水退出了仁川港，而若干登陸艇也擱上了泥堆的時候，月尾島已經完全攻克。那天傍晚，一俟潮水又湧回了港灣，我立即搭上亞述·杜威·史屈博將軍的平底船，於是我們出發去視察戰況。

我下令急攻漢城，然後向南推進。這樣就使得大部份敵軍夾在我方的兩支巨形矛頭之間——北邊的第十兵團和南邊的第八軍。這樣就構成了消滅北韓軍的鉗形攻勢。

第十兵團迅速向內陸進攻。一支縱隊趨向漢城，其緊急任務是切斷南下交通線，並奪取韓國最大的金浦機場。這樣就切斷了敵人的頸靜脈。另一支縱隊向水原進軍，其任務是攻佔那裏的空軍基地，並且擔任鉗形攻勢的北支力量。情勢的發展極為迅速。

金浦機場攻克了，華克將軍對面的敵人顯出不穩的現象。我命令他出擊，他迅即渡過洛東江發動猛烈攻勢。敵人拼命抵抗，但他們的補給已斷，而且處於前後夾擊走投無路的困境，作戰力量很快就削弱了。他們在慌亂中迅速向北方撤退了七十多英里。

緊接着便是徹底崩潰。敵人的補給、指揮系統和交通全被切斷。共軍的團不再成為有組織的作戰單位。裝備都拋棄了；公路和小徑上散佈着坦克車、大砲、迫擊砲和各種輕武器。往往有數以千計的共軍結隊投降。不到一個月功夫，俘虜的數字增達十三萬。敵人曾經在漢城負隅頑抗，但到了九月二十八日便全部肅清了。

我馬上安排韓國政府遷返漢城的有關事宜。當交還京畿的儀式開始後，那場面真令人感動。在漢城的那座被戰火損毀的議事廳內，聯合國和南韓民國的全副裝武的軍官以及平民都分排列坐着。大廳兩側的玻璃窗全震破，死亡的氣味從破洞中傳播進來。我要求列席的人全體起立，跟我一道念主禱文。大家站起來，脫掉了鋼盔和染滿泥漿的軍便帽。於是我們一

同念主禱文。而且我記得，當我念到最後一句：「神政、權能和榮耀永遠屬於你，阿門！」這時候有碎玻璃片從議事廳的破屋頂上掉落下來。

我回轉身對李承晚說：「總統先生，現在，我的部屬和我要重新擔起軍事任務，由你和你的政府接管民事責任。」李總統顯得極為感動。他站起來握緊了我的手。

「我們崇拜你！」他說，他的眼淚流到了臉頰上。「我們愛戴你，一如我們民族的救星！」後來當儀式完成後，漢城的居民在街道上排列起來，他們一面鼓掌，一面揮舞着小白旗。

我返回東京。

會晤總統

十月十二日我接到通知，說是杜魯門總統想和我會談。總統提議十五日在檀香山見面，不過，「如果因韓國局勢影響，你認為不宜離開職守作長途往返，總統也願意到威克島和你會晤。」

我覆電：「希望於十五日早晨在威克島晤見總統。」

總統一行分乘三架飛機抵達威克島。當我和杜魯門先生握手時，他說：「我很久就想和你會晤了，將軍。」

我回答：「希望下一次會晤不要等這麼久。」不過，以後我們也沒有會晤過。

我聽見別人說過，杜魯門先生的脾氣既衝動又暴躁，而且成見頗深。但是在我們會晤的時候，他顯得彬彬有禮，一團和氣。他有着懇切的個性，談吐敏給而有風趣，所以相逢之下我就對他生出好感。在會談時，他似乎對自己的歷史知識極為自負。不過，依我看來，他涉獵的書籍雖然很多，那一套見解却很膚淺。他對於遠東所知甚少，因此把曲解了的歷史和一些空洞的希望混為一談，儘說些我們要如之何如之何幹點事情，去幫助那些反共人士。

他帶來的顧問倒有一大羣，而且地位都不小：諸如太平洋艦隊司令亞述·雷德福將軍；陸軍部長佛蘭克佩斯；新聞秘書查理·羅斯；無任所大使非力浦·傑賽普；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奧馬爾·布萊德雷；助理國務卿狄恩·魯斯克；總統特別助理阿維雷爾·哈里曼等等。此外，還有許許多多的總統隨從以及隨從的隨從。與我同來的只有一名軍事秘書、一名副官和一名飛機駕駛員。

威克島的暑熱，使得總統脫去了上裝。我掏出新的石南菸斗，問道：「我可以吸菸嗎？總統先生！」

杜魯門回答：「沒有關係。我看，我臉上被別人噴的煙，大概比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多些。」接着大家笑了，而他也好像很得意。

這次會議本身倒是非常和諧的。根本沒有提出或討論甚麼新政策、新戰略或國際問題。會議快結束時，才順便提及中共參戰的可能性。大家一致認為中共無意介入。以前中央情報局和國務院已經提出過這種意見。

問到我的看法時，我說這答案只能夠憑臆測得之；國務院有外交官在國外蒐集情報，而中央情報局又是供戰地指揮官諮詢的機關，它們都沒有報導過北平政權有意大規模介入的任何跡象。至於我自己的地區性情報系統，我認為不論從那方面說都是首屈一指的，却報導在中國東北的鴨綠江邊界附近有重兵集結。根據我個人的研判，我們的強大空軍既然所向無敵，其實力足以任意摧毀鴨綠江南岸乃至北岸的進攻基地和補給線，中共軍指揮官不致於冒險從事而派遣大軍進入殘破的韓國半島。他們面臨的危險太大，可能因補給匱乏而全軍覆沒。沒有人提出反對意見。

後來爲了要曲解我的立場，這段話經過徹底的改寫後公佈了出來。那巧妙編織的內容乃是，我會經明確預言中共無論如何都不會參加韓戰。那是捏詞栽設。

整個會議只舉行了一小時又三十六分鐘，然後我和總統同車赴機場，送他啓程離去。

從威克島這次會議，我發現華府方面有了一種可憂慮的奇特變化。像佛蘭克林·羅斯福那種堅定而有領導能力的人物已不可復得。代之而起的却是遇事因循、不願徹底解決問題的趨向。哈利·杜魯門以前所作的果敢決定，要在亞洲迎擊並且打敗共產主義，如今顯然是受到怯懦與譏諷的不斷浸淫，因而消蝕殆盡。總統似乎被聯合國中某些自私的政客所哄騙，於是動搖了他的決心。就在幾個月之前他會經表現出無所畏懼的態度，現在却改採反常的立場，居然公開說要避免冒險了。

我這戰地指揮官的處境，可就特別困難了。直至目前爲止，我始終遵守着自古而然的法則應付戰爭——作戰以求勝。但是我看得出，韓戰正發展成另一件迥然不同的事情。政府已經將美國戰士的生命投入——並且犧牲於——這場戰爭，可是却故意低估作戰的重要性。

無從研判

十月十九日第八軍進擊平壤。地面部隊從南邊進攻，傘兵部隊從城北二十五英里處夾擊，於是完成了包圍。我從飛機上眼看着攻克這座城市，然後降落到它那廣闊的機場上。

平壤是敵人的首都，它的陷落象徵着北韓的整個崩潰。實際上，一切有組織的抵抗已告終止，剩下的只是些游擊戰爭。侵略成性的共產主義已經一敗塗地。聯合國的聲威，特別是美國的威望，又在整個亞洲地區升高起來。

不過，第八軍在平壤遇到的補給問題，却使得華克將軍和我深感焦慮。在幾個月的陣地保衛戰期間，我們的空軍已經把釜山以北的鐵路徹底破壞，而釜山是我們對海外轉運的海軍基地。仁川港的潮水，曾引起別人反對我們的兩棲攻擊，現在仍然是對航運有妨礙。平壤的海港嶺南浦則吞吐量甚微。這一切不利因素所造成的後果，確實延緩了北上的軍事行動。還有，由於日增的跡象顯示出，中共軍在鴨綠江北岸的中國東北境內大肆集結，這也使得我們頗感不安。

更使我傷腦筋的還是華府的一些訓令，弄得我的空軍威力大為削弱。首先我奉命不得「窮追」來襲的敵機。不論從中國東北和西伯利亞發動了甚麼侵略或攻擊，那一邊總歸是全體敵軍乃至全部陰謀的庇護所。然後，我奉命不得轟炸鴨綠江沿岸的水電廠。後來命令的範圍又加以擴大，包括了北韓境內能夠向中國東北和西伯利亞輸送電力的每一座電廠。

最不可理解的便是，我要求轟炸重要補給中心羅津也不獲批准，這地方不是在中國東北或西伯利亞，而且位於韓國東北境內，距離邊界尚有許多英里。羅津是一處堆棧，收受從海參威運給北韓軍的蘇聯補給品。我感到手中的武器正逐漸被別人剝奪了。

十一月二十一日，第十兵團的先遣單位進抵鴨綠江畔。不過，在此以前，華克將軍和第八軍已開始遭遇到困難。最令人擔憂的一項情況，乃是發現了三個新增的師參加作戰，它們顯然是中共部隊。

於是引出一些淺而易見的問題。是不是中共為獲取第八軍的動向情報，派遣武力偵察部隊渡過鴨綠江進行守勢活動？這只是共軍的嚇阻姿態？或者這確實意味着中共將全力出擊？

為解釋這種情勢，中共政權向世界發表了一篇聲明——北韓境內的中國人都只是前來支援韓國同志的個別「志願軍」。我沒有理由會這套謊言，同時我向華府報告：「從新近俘獲的中國籍士兵及訊問彼等所得供詞，再證以聯合國軍所遇抵抗已告增強，可見中共介入問題已逸出理論範圍，而構成一項嚴重的直接威脅。」

我認為，如果假定中共已決定從事某種方式的介入，這種說法實不容忽視。不過，僅根據手邊所有的資料，我又不能推斷北平已決定在韓國進行全面戰爭。有關這一類的中共決策，其情報的合理來源應該是華府，而不是韓國前線。然而不論是國務院、國防部、中央情報局，乃至聯合國中那些自詡為中共動態權威的中立派人士，對於這問題都沒有提供過可資採信的有益情報。

「暫停轟炸……」

十一月三日，我向華府報告共黨的作戰部署，分別註明中國東北境內

五十六個正規師，編成十六個兵團所擁有的實力和駐防地點——共計四十九萬八千人。另有民防部隊三十七萬，二者相加則為八十六萬八千。同時還有其他部隊從華中區向北方集結。

這份情報不僅送達華府，而且分送到聯合國。我接到的命令是：「如中共不宣而戰，遲以大量部隊進入韓國任何地區從事公開的或隱蔽的敵對行為，你應該自行判斷，只要認為確實有獲勝的希望，便指揮現有的部隊繼續採取行動。不過，對中共境內的目標如發動任何軍事行動，則務必事先報由華府核准。」

雖然華府對我加上層層束縛，我認然自己仍保有一項武器，可用來抵制中共的大規模介入。我命令喬治·E·史屈梅耶將軍於明天早晨派出九十架B-29型飛機，去轟炸鴨綠江上的各處橋樑，切斷中國東北與北韓之間的交通孔道，使中共的大批部隊不能從橋上趕過來。以往我因為怕發生差誤，怕炸彈會落到不准侵犯的中國東北境內，所以我始終避免作這件事。

國防部長喬治·C·馬歇爾迅即來電否決我的命令，並且指令「暫停轟炸距中國東北邊界五英里內一切目標」。我真不敢相信，這種保護敵人的措施不僅包括橋樑，而且擴展到韓國這邊沿鴨綠岸五英里寬的地帶，這正是建立橋頭堡的地方。我立即表示抗議。

我重提以前的警告，指出那些橋樑上軍運頻繁。「制止敵人這種增援方式的唯一辦法，」我說，「便是從空中攻擊那些橋樑，並炸毀北韓境內有利軍運的一切設施。我認為這項行動並不逾越作戰軌範，也不違背我奉行的原則和訓令。因為我確信你的指示將導致慘重的災禍，而我不能夠負這種責任，所以我必須提出最嚴重的抗議，然後才能够接受你的指示，撤銷我原來的命令。務請重新考慮你的決定，或者將這件事提請總統親自裁決。」結果不過是命令獲得修正，准許轟炸「靠近韓國這一頭的鴨綠江各處橋樑」。

我要求史屈梅耶研究這種獲准後的炸橋方式。他回覆道：「這不行！——華府一定曉得這不行！」

遠東轟炸機隊司令艾墨特·奧登奈爾將軍講述某一次出動轟炸的情況如下：「我們奉命不得侵犯中國東北邊境。所謂不得侵犯，便是不得飛越邊界一英寸。鴨綠江也像大多數河流一樣，有幾處地方屈曲頗大，為了不侵犯中國東北邊境起見，我們只能採用一種方式攻擊安東的主要橋樑——投彈時的飛行線橫切江流轉折處的最南端。江對岸的敵人已建立砲兵陣地，於是對準了這條線向我們迎頭痛擊。我們當然要硬挨下去；因為我們不能夠還擊。」

此外，他們還有戰鬥機迎上前來，在我們機群之北約兩英里處窺伺

着。當我們排列投彈陣勢時，它們在江對岸以等速飛行。等到我們飛近投彈位置後，它們向北轉去，爬昇到三萬英尺左右的高度，於是居高臨下對準轟炸機俯衝攻擊，要在炸彈投出之前擊中我們。它們從中國東北繞個圈飛來，疾撲而下，向機群發射一陣砲火，然後順勢繞回庇護所去了。

有一名傷重垂危的轟炸機駕駛員，他的一條斷臂抖動不已，口裏噴吐血沫，喘着氣對我說：「將軍，華府和聯合國究竟是幫那一邊？」這句話使我傷心已極。

那一天我草擬了一封電報，請求立即解除遠東的職務。我悲憤之餘，對我那能力卓越的參謀達爾·希凱將軍說：「一名指揮官不能獲得推測自己力量的力量，去保護士卒的生命和部隊的安全，這在戰爭史上還是破天荒第一遭。依我看來，這顯然是預報亞洲將遭受浩劫。」

希凱不同意我的作法，他說軍方不可能瞭解為甚麼我要在這緊要關頭離職，因而士氣會受到損害；他還說在危難中堅守崗位，這正是我的職責。我於是撕掉了電報。據說艾森豪將軍在幾年之後這麼說，「如果我在當時的境地而又接到那樣的命令，他才不會奉命唯謹。不過，如果這樣作，他馬上會受到免職的處分。」

走漏消息

現在有三條路可走。我可以向前推進，或是固守，或是撤退。如果我向前推進，中共也許不會武力介入，戰事也就結了。如果我固守，就必須選擇一道防線並且構築工事。我估計我們的兵力至少得增加三倍才能應付這種形勢，但是華府並沒有增派援軍的打算。地形上沒有天然險阻可資憑藉，靠着這支單薄的軍力，不可能建立縱深防禦去抗拒在數量上佔壓倒優勢的中共軍。

如果我撤退，這與我接到的命令相抵觸，而且永遠斷送了贏得韓戰的機會。

我斷定向前推進是最「安全的對策」。這樣可以阻止敵人自行選擇攻擊的時地或從中國東北增調部隊。同時還可以肅清潰敗的北韓軍，並完成一次探測中共動向的武力偵察行動。

假若我們的推進攻勢提早揭露了中共的干預陰謀，我們的部隊便可以獲得必需的行動自由，從而脫出困境。我的戰略乃是迅速撤退，使敵人的補給線拉長並且暴露出來。這就使共軍的後勤困難隨增不已，而我方空軍的破壞威力則可以無限發揮。敵人每跨進一步，其相對實力即削減一分，到最後雙方陣線便趨於勢均力敵。為應付這種情勢起見，我命令華克擬具行動計劃，以備中共大舉來犯時向後撤退。所有指揮官和參謀人員都贊成我的基本方案。這方案曾提交參謀首長聯席會議批准。

這時候，中共正不覺不覺湧過鴨綠江橋樑進入攻擊陣地。在十一月六日至二十六日之間，他們利用夜色掩護，加上聯合國的禁令又容許他們佈置嚴密的高射砲陣地作為屏障，因此派遣了二十多萬生力軍進入北韓。那一道不准轟炸鴨綠江橋樑的命令，可說是美國史上加諸戰地指揮官的最不可解最不恰當的一項束縛。

到了十一月底，共軍指揮官已把全部兵力派過鴨綠江來作戰了。於是中共公然與聯合國軍交鋒對壘。中共的兩個軍團——第四軍團對付華克將軍，第三軍團對付愛德華·M·亞爾蒙德將軍——以壓倒性的優勢兵力發動攻勢。

中共第四軍團的進攻，使得美國第八軍部隊的側翼暴露出來。華克將軍迅即下令作緊急撤退；第十兵團的處境比第八軍更惡劣，亞爾蒙德將軍遵照訓令，也向與南撤退。

我們這兩支部隊的後撤進行得非常靈活。我注視着全部行動中的技術表現，感到至為滿意。我認為，由於我不得已作成的決定，以及我屬下指揮官所表現的才幹，已經挽救了陸軍部隊。向北方的推進擾亂了敵人的日程，逼使他們提早進攻，從而暴露了他們隱藏着的龐大兵力。他們本來想暗地集結一支大軍，然後一舉殲滅我們，如果我們沒有作前述的決定，我們就要捱受悶棍了。

在這整個鴨綠江行動中，我們的損失可說是輕微的。第八軍的死傷及失蹤數字共計七千三百三十七人，第十兵團則為五千六百三十八人。遺數字約為硫磺島之役的一半，與沖繩島之役相比不及五分之一，甚至比貝爾吉之役的損失還要輕微。

每一個人都知道情報有洩漏。華克將軍屢次向我申訴，說他的作戰行動經由華府洩漏了出去，所以敵人倒能夠洞燭機先。我一直認為，如果美國會提出一項警告，宣稱中共如以何方式遣軍入韓，即將被認為從事國際戰爭攻擊美國，那麼，韓戰在我們北進時也就結束了。我相信共軍會逗留在鴨綠江對岸，可是事實不然，這當然是有情報洩漏給他們，預先說定了鴨綠江橋樑會受到庇護，而他們的基地也不會遭受攻擊。

中共軍指揮官林彪在中國大陸發佈一項正式文件：如果我事先未獲保證，得悉華府將制止麥克阿瑟將軍採取必要措施反擊我方補給與交通線，我絕不會發動攻勢，讓我統率的部隊乃至我個人的聲譽陷入險境。

我向參謀首長聯席會議提出報告，說明中共軍以不斷增加的兵力投入北韓。除北韓部隊外，現有中共第二十、第二十六、第二十七、第三十八、第三十九、第四十、第四十二、第五十、第六十六等野戰軍參加作戰。所謂志願軍作小規模援助的調言全屬子虛。我們遭遇到一場完全變換了的戰事。

我們現有的兵力不足以應付這場不宜而戰的戰事，於是我急電華府，建議借調中華民國的軍隊來助陣，但是遭聯合國拒絕。其他方面也沒有提供任何像樣的援軍。

一九五一年元旦，共軍以大量兵力發動一場總攻勢。敵人攻陷了漢城，第八軍退到三十八度線以南七十英里處的新陣地。不過，敵人已開始顯出弱點；斑疹傷寒和其他的傳染病在中共陣線蔓延。我命令馬鐸·李奇威將軍再向北方進擊。（原註：華克將軍因撞車喪生，由李奇威將軍接任其職務。）於是三月間，我們又克復漢城，進抵三十八度線。

參謀首長聯席會議向國防部提出一項長期計劃，建議海軍封鎖中國大陸，同時撤銷禁令，分別向中國大陸沿海地區及中國東北沿海地區進行空中偵察，並且借調中國國民政府軍隊。他們也主張提供後勤支援，使對抗共黨的軍事行動得以實現。

李奇威將軍以老朋友的身份寫了一封措詞懇摯的信給柯林斯將軍，敦勸他贊成中國國民政府軍隊增援第八軍。可是仍然沒有反響。參謀首長聯席會議提出的計劃被批駁了。李奇威請求借調國民政府軍隊增援也不獲准。

關於聯合國軍應否越過三十八度線的問題，現在又舊事重提。美國國內以及國外的某些人爲圖推卸責任，都一致對我發動抨擊。他們大肆宣傳，說我擅自越過三十八度線，因而引起中共參戰。這回事已逸出謠傳範圍；這是政府高階層中一批匿名人士精心編撰的謊言，然後由美國新聞界某幾家報刊加以傳播。其實，有關越界的決定，當然是由華府作成的。

三月八日，我收到衆院少數黨領袖卓·馬丁的來信：「我相信，美國得應付最遼闊的戰略形勢，當我們亟欲保衛歐洲時，也不削弱我們在亞洲的地位，這樣的國策對於國家的安全與世界和平至關重要。」

隨函奉上演講詞一篇，我在這篇演講中即強調此項極重要的論點，並建議憑恃蔣介石的軍隊開闢亞洲第二戰場，藉以減輕我軍在韓國前線所受的壓力。

對於此項論點，如閣下能以公開的或不公開的方式將卓見賜告，我將感激不盡。

我一直認爲，如果有國會議員徵詢我本身職務上的有關問題，我應該據實回答。我回信給衆議員馬丁：

「關於中共在韓國與我軍交戰所造成的局勢，我曾經以最詳盡的方式把自己的看法和意見報告華府。這些意見大致說來都是衆所周知且易於理解。不外遵守慣例，以最大反擊力對抗武力，而我們在過去也一直是這樣

作的。

閣下主張借用中華民國國軍隊，此點既不違背邏輯，亦不違反傳統。有某些人始終不能瞭解亞洲是共黨陰謀家選作征服世界的發難地點，而我們已於戰場上面臨到此一問題；我們在此地手持武器爲歐洲作戰，但外交家仍在作口舌之爭；如我們在亞洲被共產主義打敗，則歐洲的淪喪終不可避免；如我們獲勝，歐洲乃能免於戰禍並確保自由。正如閣下所云，我們非勝不可。勝利是無可取代的。

我對於這一次的函件往返並沒有多加注意，依我看來，這不過是一封有禮貌的覆函，而它所表達的只是一種渴望勝利的正常愛國心理。抨擊我的人却特別引用其中的一句：「勝利是無可取代的。」這樣的指控顯然毫無理由。如後來事實發展所顯示的，取代勝利的唯一辦法便是委曲求全。一個大國既經涉入戰爭，可是又不努力求勝，到最後總會嘗到失敗的一切後果。

免職

現在我發佈下述聲明：「軍事行動繼續按照計劃進行。我們現在已完全肅清南韓境內有組織的共黨部隊。敵人的持續力顯然不如我們。」

「雖然聯合國軍的行動受到禁令的限制，而中共則從中獲得軍事上的利便，敵人的表現仍然是絕無能力征服韓國。所以到現在，敵人必已痛自反省，如一旦聯合國放棄容忍立場，不再將戰事局限於韓國境內，則中共實無法避免軍事迅即崩潰的危險。此項基本情勢既經確定，則對韓國問題謀取決定時，如能恪守就事論事的原則而不節外生枝，致涉及台灣問題或中國在聯合國席次問題，當不致發生無法克復的困難。」

「韓國及韓國人民已慘遭荼毒，絕不能再蒙受損害。這一點至關重要。若撇開軍事方面的事項不談，則問題的癥結仍屬政治性，須經由外交途徑予以解決。不過，本人憑藉軍方指揮官應有的職權，當然準備與敵軍指揮官在戰地隨時舉行談判，以最懇切的方式覓致軍事上的解決辦法，庶幾能促成聯合國對韓國的政治方針早日實現，而不再繼續流血。」

三月二十四日傍晚我發表下述聲明：「前線情況良好。漢城已有復甦氣象。關於三十八度線這回事似不必再作評述，因最近華府、倫敦及其他國家首領所發表的聲明中，已對此項情勢詳加檢討。實際上，此一問題根本不需備軍事意義。我們的海空軍均任意越過此線，而在過去，雙方地面部隊亦復如是。」

當時我並不知道這是我以指揮官身份發表的最後一篇聲明。最後這兩篇聲明又引來劇烈的責難。別人抓到把柄，說我不該向敵軍

指揮官提議作軍事談判。有一套說法是，美國擬具了一份功效非凡的和平方案，已經獲得國際間的同意，而且正要準備宣佈，可是我把這回事弄糟了。

這完全是無稽之談。當時根本就沒有方案，連草案也沒有。不論政府要進行甚麼樣的和平試探，我說的話總歸是配合無間的。這只是戰區指揮官在當地發表的聲明，我說明，「問題的癥結仍屬政治性，須經由外交途徑予以解決，」從而把自己的權限小心加以劃定。

在以前，我也曾兩度呼籲敵軍指揮官投降，以免再繼續流血——一次是登陸仁川成功後，一次是攻克平壤後。那兩次並沒有引起任何方面的不滿，相反的還頗獲好評。自從人類有戰事以來，戰地指揮官便擁有權利，同時也是一項義務，就本身職權範圍採取各種措施，俾儘量減少部下的流血。

還有人指責我過分強調中共的弱點；其實我的聲明不僅有事實依據，而且是特地向敵人舉出其體理由，告訴他們有同意停戰的必要。實際上，不出四個月光景，當蘇聯提議開會商討停火的時候，敵人立刻就接受了。

正在這紛擾關頭，眾議員馬丁沒有徵詢我的意見，也不知道是爲了甚麼緣故，就把我的信件公佈了。於是叫囂之聲又起，說我想擴大戰爭。四月十一日凌晨一時，杜魯門總統在白宮向記者宣佈解除我的遠東區指揮官職務。

慘痛的代價

撤換指揮官的事情無代無之，有些是憑一時好惡，有些則事出有因，但是從沒有過比撤換我更激烈的方式——不作審查，不容分辯，也不顧及過去的勞績。

我時常聽人說杜魯門總統性情暴躁，脾氣一發作起來便不能控制，同時我注意到他處理韓國局勢時越來越顯得優柔寡斷，因而深感憂慮。顯而易見地，他已經瀕臨精神崩潰的境地——不僅如此，對於一個交戰國的元首來說，更具有嚴重威脅的還是：他的膽量也瀕臨崩潰。

我接到的命令極爲嚴厲，甚至不准舉行例常的指揮權交接儀式，使我實際上處於極難堪的地位。即使對辦公室工友、打雜女傭或任何僕役，也不應這樣完全不顧情面地予以解雇。我是從無線電的新聞廣播中獲悉這個消息的。

當勝利垂手可得的時候我突然被免職，過了幾年後却有人指控我會經抗命。這真是滑稽之至。這項指控以前經參謀首長聯席會議的全體成員，亦即韓戰指揮系統中我的頂頭上司，在參院調查我免職原因的委員會上宣誓否認我觸犯過這條軍律，因而已獲得澄清。委員會本身也一致同意這一

點。

我被免職這回事之所以重要，並非我本人蒙受到損害，而是它象徵着美國自參加韓戰以來，對亞洲的態度已有根本的改變。更重要的是嗣後引起的一些不幸事件。於是產生一連串反響，損及自由世界與共產世界對壘下的基本形勢。當共產黨發動武裝侵略企圖攫取韓國時我們即起而迎戰，如果能繼之以堅定不移的勇氣和決心，則迎戰的決策倒算是崇高的。可是事實證明聯合國不能勝任。當中共加入作戰後，聯合國即陷於畏懼，從而放棄了它向韓國人民保證過的重建自由統一國家的諾言。

亞洲人民對於莊嚴的聯合國宣言會寄予極大的希望和信任，因此聯合國放棄原則這回事使自由世界受到沉重的打擊。不幸的後果在整個亞洲反映出來。中共一搖身就變成了東方的軍事強國。中南半島慘遭分割。西藏未經抵抗即被攫走。亞洲其他國家則心懷恐懼而趨向中立主義。結果不僅是韓國飽受蹂躪且不能統一；美國軍隊的不必要的趨起也暴露出來，我們原可以少流點血而獲得勝利，却偏要從事曠日持久的談判。（大約三分之三的傷亡是在我離職後的猶豫時期發生的。）

放棄直截了當的求勝政策，也就顛倒了一個半世紀來的美國軍事原則——從攻勢轉變爲守勢——雖然從戰史上可以看出，守勢政策最能掙得不穩固的僵持局面，採取舉棋不定的政策須付出慘痛的代價——在戰爭中居然有了取代勝利的觀念。

請參加本刊徵文

我的生活

題目：

字數：二千字以上，八千字以下。

投稿日期：即日開始。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生活；「我的生活」在自己看來，是親切的、多采的；在他人看來，是新奇的、動人的。

如果每個人都能向他人揭開「我的生活」的幔幕，當能促進人與人之間的瞭解，實現和諧共處的生活。

店員、工人、醫生、教師……都可以參加「我的生活」徵文。文字請用白話，並請附寄作者照片。來稿請用原稿紙繕寫，寄：

The Chao Foon Press,
P. O. Box 5,
Peraling Jaya, Selangor.

水滸人散論

岳 騫



湯隆可作軍師

梁山頭領中親弟兄在十對以上，阮氏三雄在內，叔侄只有一對是鄒淵、鄒潤，表兄弟也只有一對便是徐寧與湯隆。

徐寧與湯隆這對表兄弟，在性情上無一絲相同之處。徐寧穩重，湯隆浮躁；徐寧冷靜，湯隆熱誠；徐寧安份守己，湯隆不務正業；還有一個更大的分野，徐寧老實，而湯隆機智。

就徐寧本身環境來說，有點類似林冲，兩人都是一名軍官，安份守己供職，有一個溫暖的家庭，安定的生活，自己已經很為滿足。比較起來，徐寧較林冲志氣更高些，他所以保留祖傳四世雁翎甲，別人出他三萬貫都

不肯賣，一方面固然因為祖傳之物，另一方面也是爲了「恐怕久後軍前陣後要用。」可見徐寧仍然有志要到軍前去一刀一槍掙個功名出身，不幸兩人先後都被逼上梁山，完全改變了最初的念頭。

不過，就身世遭際來說，徐寧却比林冲幸運得多。林冲家破妻亡，自己又經過無限顛沛才上得梁山，開始又遇上了白衣秀士，直到晁蓋、吳用上山之後，才算揚眉吐氣；徐寧却渾軍疆疆莫名其妙全家被騙上山，既未受驚，亦未受苦，人口財物毫無損失。兩者相較，徐寧算是得天獨厚了。

徐寧除去到梁山施展了一趟鈎鑰槍之外，未有表現武藝的機會，但只看在梁山的職位任馬軍八驃騎兼先鋒使，八員頭領中排名第二，僅次於小李廣花榮，而楊志、李超、張清、朱全皆在後面，其武藝之強可知。

至於湯隆性格却十分矛盾，就其出身來說，原是軍官之子，但是父親死後却未能在軍中獲得一個職位，流落到江湖上以打鐵爲生，其人之不務正業可知。問題尚不止此，作了鐵匠之後，無端端拿了一個鐵爪鎚在大街上要，要到高興時，一鎚把壓街石上一塊石頭打得粉碎，這些都是無聊舉動，却撞見了李逵，也正對了李逵的胃口，兩人結成兄弟。李逵把他帶去見公孫勝，又去高唐州見宋江，破了高唐州回到梁山，一路平淡無奇，不意朝廷因高唐州之失，派出呼延灼率兵進攻梁山，呼延灼的連環馬一戰大捷，「殺死者不計其數，生擒得五百餘人，奪得戰馬三百餘匹。」要算是梁山泊自王倫以來的空前大敗。宋江、吳用此時非想辦法破連環馬不可，於是湯隆就想起了徐寧的鈎鑰槍，說出一「欲破陣時須用鈎鑰槍可破」。再加上林冲從旁插口，再三推崇「徐寧的金槍法、鈎鑰槍法，端的是天下獨步，在京師時多與我相會，較量武藝，彼此相敬相愛。」林冲在梁山上是何等份量，這時關勝、呼延灼尚未上山，論武藝林冲堪稱獨步，他如此誇讚徐寧，更確定了徐寧的身份。

只是怎樣能把徐寧引上山來，林冲首先就認爲不易，因爲林冲深知徐寧個性，安份守己，平日與江湖人士向無來往，要他由現役軍官身份一變作強盜，是不可想像的事。當時宋江、吳用也有一套逼人上山的辦法，如秦明、李應、朱全都是被逼上山的。可是，這些辦法在天子腳下根本無法施展，徐寧本身又無隙可乘，於是湯隆就想出一套辦法來。

賺徐寧上山全是湯隆設計，而且只是談笑中間想出辦法，未問任何人商量，只一去宋江耳邊，低低說了幾句。「在宋江大笑聲中就算確定，軍師吳用根本未曾與聞，更不必說參加意見了。」

按表面情況來說，湯隆匆促定下計策，一定不够精細，因爲湯隆並非定計之人，大家談笑中間也不可能擬出精密計劃。可是，以後經過可以看出湯隆此項賺徐寧的計策，足使軍師吳用甘拜下風。吳用逼人上梁山用力最大，計劃最密的是賺盧俊義，不過那一次實在並不高明。筆者已經屢次

指出，盧俊義所以上當，完全由於粗心好勝，若使燕青在旁邊，不惟賺不去盧俊義，就連吳用李逵走不走得掉都要打個問號。

湯隆這次賺徐寧可說天衣無縫，上海從前有種騙術叫做「仙人跳」，湯隆這次的手法也可名之為「仙人跳」，不必說徐寧那種樣的安份守己老實人，就算換了吳用，能不能跳出這個圈套都有問題。湯隆計策之妙，第一是根據孫子兵法攻其所必救。倘若偷走了徐寧的金錢、衣服、腰巾，他一定是置之不理也就算了；只有這付祖傳寶甲已歷四世，甲的好處不說，就憑先人三世手澤，在中國人的習慣上來講，算他是塊破布，也視為無價之寶，何況本身確實又是件寶物。除非沒有辦法可找，只要能得到絲毫消息，徐寧一定捨命以赴。

第二，湯隆雖然在徐寧失甲第二天趕到，時間十分湊巧，但徐寧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湯隆已上梁山，因為事先未曾得到半點消息。而湯隆進門就奉上二十兩蘇條金，說明「先父臨終之日，留下這些東西，教寄與哥哥做遺念，只因無心腹之人，不曾捨來，今次兄弟特地到京師納還哥哥。」語意誠懇，不說徐寧是個天性渾厚的人，就是本性狡猾，此時也不可能想到其他問題上。

第三，湯隆問起失甲經過，說起盛甲皮匣，只是隨意說出，即使徐寧多疑也不會疑及湯隆。因為撇開姑表兄弟不談，湯隆真的有鬼，串同賊人盜甲，又何必自來報信？更難得的是湯隆明白說出盜甲的人「却似閃閃了腿的，一步步挑着走了。」使徐寧心裏浮起希望。假若不說盜甲的人閃閃了腿，徐寧也許會想到事情已過了一天一夜，自己又是官身，宮內隨時會傳喚，暫時也就不追了。此時湯隆既然說盜甲之人閃閃了腿，徐寧自信可以追得上，才冒着官非去追一趕。

第四，最精采的就是湯隆來時，在主要的飯店茶棚畫了白圈，囑咐時遷就在畫白圈的地方打尖，休息。及至湯隆同徐寧趕來，也專揀有白圈的地方休息，到每處一問，店主人皆說有一個黑瘦漢子，挑着紅羊皮匣子，腿上一上跌跌的，一步一顛走。再到第二個地方一問，店小二除照述一遍之外，又說那個漢子「口裏只問山東路程」，這時任徐寧是神仙也不能不信。湯隆說的全是真話了。

湯隆這個辦法之妙，妙在沿途飯店茶棚皆為他所用，被賺的徐寧固然不知道，這些店主人、店小二更莫名其妙，湯隆不用多費一文錢，不必說一句好話，就在沿途佈滿眼線。假若就現在特務工作來說，也是上乘技術。觀乎後來吳用賺盧俊義，却要李俊去充梢公，似乎還沒有湯隆的手法高明。

第五，假若徐寧一直追不上時遷，儘管沿途飯館茶棚都見到這個黑瘦漢子，但時間一久，徐寧也會疑心，或者感覺無望知難而退。妙在第二天

晚上居然追上了，時遷正坐在地下休息，徐寧抓過來一看，紅羊皮匣子雖在，甲却沒有了。追問起來，時遷說道：「小人姓張，排行第一，泰安州人士。本州有個財主，要結識老種經略相公，知道你家有這副雁翎鎖子甲，不肯貨賣，特地使我同一個李三，兩人來你家偷盜，許俺們一萬貫。不想我在你家柱子上跌下來，閃了腿，因此走不動，先教李三拿了甲去，只留得我空在此。你若奈何我時，便到官司就拚死我也不招，若還肯饒我時，我和你去討來還你。」這一段謊話說得天衣無縫，徐寧雖然相信，却也有點為難，恐怕即使追到泰安州，強龍不壓地頭蛇，未必便要得來，更怕離京時間太久，誤了差使。

湯隆却說：「哥哥不怕他飛了去，只和他去討甲，若無甲時須有本處官司告理。」

徐寧想想也對，兩人就押着時遷去泰安州。行了一日，徐寧心裏又放不下。這時又從路旁跑出來樂和假扮的李榮，套着空車去泰安州。李榮同湯隆是舊識，三人就上了李榮的車。徐寧追問時遷主謀偷甲的財主姓名，時遷推託再三始說出是有名的郭大官人。徐寧再問李榮有沒有郭大官人。李榮答道：「我那本州郭大官人。是個上戶財主，專好結識官宦來往，門下豢養多少閑人。」徐寧聽了這段話就不再疑心，以為「既有主座，必不礙事。」一心一意去泰安州尋郭大官人，結果被蒙汗藥蒙翻，被送上梁山。以後的發展到無甚新奇之處，如湯隆用衣甲賺出徐寧夫人孩兒，與廉蕭讓、李應等人家屬相同。湯隆又冒充徐寧行劫，以斷徐寧回頭之路，則是當年宋江害秦明的翻版。

不過，這段行騙經過，不僅文字動人，首尾一氣呵成，就以逼入上梁山來說，也算是獨創一格。其中有兩點特色：第一，非常自然。雖然在失去雁翎甲的當天，徐寧夫人同丫環急了一天，當天徐寧急了一夜，此外却無半點驚恐，全部經過如同捉迷藏一樣，讀者只覺得有趣、好笑，而無殺人放火之事。唯一的「不幸事件」，是湯隆自稱冒充徐寧劫了一夥客人財物，究竟是否有此事也只能存疑。

第二，未曾傷人。宋江、吳用逼入上梁山，多數是逼得此人無路可走。如爲了逼朱全，竟然害死無辜的小衙內；爲了逼盧俊義，更害得盧俊義傾家蕩產，自身問斬，差點身首異處。爲了逼秦明，竟害死秦明一家。只有這次湯隆，却用的和平手段；固然湯隆與徐寧骨肉至親，不能害他，但也見湯隆爲人心地還算忠厚。

湯隆這次賺徐寧上山，雖然在整部水滸傳中是件小事，但就梁山而言，關係非細。因爲若不是徐寧上山訓練出一批善使鈞鑊槍的嘍囉，則呼延灼的連環馬不致有失，這場戰爭曠日持久，最後吃虧的還是梁山泊。因爲官軍後面有糧台，衣食武器均不虞匱乏；而梁山泊却不產五穀，日常食糧

稻鄉行

■ 新 堂 ■

民以食爲天，人生能够長住魚米之鄉是多麼幸福！

八月假日，我收拾了簡便的行囊，乘搭白牌車向着我國的穀倉——吉打平原一秒一分地接近。時速表擺動在六七十度之間，我和同車的搭客將自己的安全盡付諸司機的雙手。乘客有的閉目養神，我却貪婪地眺望前面路上飛馳而來的景色。這條路上，我已不算陌生，路旁的一木一石依稀相識，彷彿是親人向我招手般的親切。記得第一次到吉打州，是在淪陷初期，那時候，經過日本兵的崗位還要脫帽鞠躬。我乘坐夜班的火車抵達吉打境內，天色已經黎明了。當火車停在站上，馬來婦人捧着糯米粽子（都拔）前來叫賣。我向她買了兩個，拿在手裏，隔着包裹的棕葉聞着它的芳香。太平盛世，人們過慣豐衣足食的生活，忽視了一粥一飯來處的不易。日本兵打來了，大家喫着英國人儲藏下來的石灰米，啃着木薯的塊根，那時候，才真正體會到「一粒米一顆珍珠」的意義。雖然我那次在吉打住不上一週，但是雞肥飯香，如果人間有天堂，吉打州應是戰時的人間天堂了！

車出怡保市區不久，前面一座錐型的山峯，峯頭儼然兩枝石筆朝天插着，它是「和豐」的標識。每一回，我從這條公路上馳過，都眺望着那怪石嶙峋的雙筆，瞧着它迎面而來，一忽兒經過它的坡下，又把它遺留在後邊，越拗越遠。我心中常暗地裏想到古人如柳宗元「其險也，則施施然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的情趣。假如，有了一條上山的道路，建亭立廟，休假日登臨遠眺，未嘗不是一個好去處。不過，現在那圓錐型山峯的斜坡，已經割除了雜木野草，光禿禿地出現了從未曾有的新面目。原來，它已被鑿成圍坵，種下橡樹的幼苗，分担了國家經濟資源的生產責任。

「榴槤飄香」的季節了，往年，盛產榴槤的「硝山」，公路旁堆積得小山坵似的一座又一座，路人都停下車子來大快朵頤。今年，因爲歉收，路旁棚子裏孤另另掛着幾顆，怪寂寞地。倒還是山坵上的溪澗中，亂石清流，噴擾着人語，枕石漱流，還有人享清福於其間。

公路平坦地由威省向吉打州伸展，排水渠漲滿了渾濁的污水，荷葉田田，雜帶着碧翠的水葵，開放紫色小花。秋收了，一片金黃色渾染了大地，遼闊的展開，直至那遠處的一帶青光爲止。農人利用路旁的空地，手搖着風車，鋪上了草蓆晾晒穀粒。已經割了稻穗的田壠，稻稈冒着灰白色的濃煙在燃燒，一陣輕風吹來，把煙帶進了車窗，我聞到了它帶來的鄉土氣息。威省和吉打州一河相隔，車子奔過了大橋，便在吉打的土地上了。吉打的稻田正忙着蒔秧，特別在亞羅士打近郊的平原稻苗青翠，農人們扶犁起牛，辛勤地操作。司機告訴我，威省已改種了一年兩造的台灣稻種。吉打州正在建築龐大的灌溉工程，預計在一九七〇年完工，造成後，才能改爲兩造，增加生產。料不到這趟出門，倒上了一節地理課。

第二天，星期五。是吉州各業休假日。主人爲我安排到一間宗教建築物去觀光。這座廟宇建築宏麗，完全鋪上小花磚，精緻清靜。除下鞋子登樓，站在前樓的露台上，可以瞭望港裏的船隻，舢舨的風帆，汽艇的笛聲，風帶着清涼的水氣從港面吹拂過來，却又有別於冷氣室中的享受。樓上正廳供奉五座雲石燙金神位，原來是儒釋道三教及耶穌基督、穆罕默德。後來從主事人展示的文件中，才明白五教同元，五大教主向我們地球上芸芸蒼生所作的和睦相處，和平共存的偉大示範。樓下大廳坐候着約二十名的巫籍人士，等待贈醫施藥。華人從事生產事業之餘，樂善好施，服務於社會人羣，這種大我的精神，是值得驕傲的！從廟中出來，天洒着微雨。沿着屋簷走向港岸佇立一回。對面的水上人家，一列列的木屋並排着。門楣上大紅紙書寫的那名及左右一副春聯，清楚可見。港面上兩艘舢舨相對橫渡，手搖雙槳的都是穿着花裙十零歲小姑娘。看她們順着水勢操縱自如，在細雨迷濛中，我疑是身在江南了。

是要向隣近各縣「借」來，一旦出路被堵死，今後糧食怎樣維持，長久相持下去，梁山將領會着忙的。其次，若非呼延灼投降，以後宋江也未必能擒得關勝。雖然關勝征剿梁山，成就不如呼延灼大；可是，關勝武功甚高，在當時的梁山泊將領中，除林冲一人外，沒有對手。關勝若不降，死堵着梁山出口處，梁山上也會發生困難的。

所以就事論事，湯隆爲梁山立功實在不小，但以後却未受重用，只派了「監督打造一應軍器鐵用」。揆其原因也有兩點：第一，若用之爲副軍師或參贊軍機，湯隆外表實在不像，吳用也未必喜歡他，湯隆賺了徐寧之後，似乎也沒有用武之地；第二，若用作步軍頭領，湯隆武藝實在平常，試看他連李遠都不如，其人之武功可知。既然文武二途皆不能出身，只好仍作本行，去管理鐵匠打造軍器了。

談口

·朱哲·



鍾嶸在其「詩品注」裡說：「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我則說，凡氣之動物則必有口。人類乃萬物之靈，不但只有口，而更能在口中說話；又不但只能說話，並且能由說話中表達各種喜怒哀樂之情。人類之所以能為萬物之靈，能有這麼高的文化，老實說，口乃主力之一。假使人類只靠思想，只靠文字，我相信並不容易達到今日的最高文明。口之對於人類的獻益，至矣大矣。不過這是指好的口，壞的口當然不在此例。

說客，開始于春秋時代。孔子周遊各國，宣揚禮義，其實就是到各國去做說客。不過他這種說客完全是以行善為主旨，去遊說各國國王行善政，去遊說各國人民行善事的。這和戰國時蘇秦、張儀之流的叫各國去打架的說客，已經是在宗旨上相差太遠了。同樣是口中說出來的話，但是一善一惡，其對國家社會和人類的影響，是多麼的嚴重。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亡國，便是這個道理。

不但主宰國家者和那些言重子鼎的操政柄的大人們，說話要小心；就是我們做一個普通的人，說話也要非常小心。因一言而得罪對方，好朋友從此而結下深仇大恨，好主顧而從此不相來往，是多麼的可哀。古人勸人「三緘其口」，「是非只因多開口」，「禍由口出」，就是叫大家不要老是吱吱喳喳的說個不停。因為說話太多，別人聽起來討厭是一件事，而話多必失，一定難免會得罪人。

「是非只因多開口」，這種叫人不要理人家的是非的聖訓，當然，我們應該奉之為做人處世的南鍼，自有它本身的價值在。不過我又覺得，古人之勸我們少開口，只是不要說東家長西家短的隨便說話吧了，並沒有教人是非不分，唯唯諾諾做個應聲蟲。「防人之口，甚于防川」和「口誅筆伐」，這不都是聖賢要我們

對不合理的勢力加攻擊嗎？張巡和顏杲卿的罵賊被害，在歷史上凜烈萬古存，這正說明了正義之所在。我們不但不應不開口，還要慷慨激昂地開口，否則，我們的口，除了吃飯之外，還有什麼更高的價值？「勸君不用鑄頑石，路上行人口似碑。」歷史上的那些英雄豪傑之所以稱贊于眾人之口者，就是他們有張巡、顏杲卿那種敢怒敢言的氣概。

至于世界上最壞的口，那就是讒口和誇口兩種了。誇口者，即好言人惡之口也，「詩經」裡說的「讒口豈豈」便是。像這樣的人，社會上多的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或是妒忌人家，便到處

驚，捕風捉影的說某人的壞話。雖然被他所讒的人，暫時會受點影響，但是等到真相畢露，其人並沒有這麼一回事的時候，給人家不好印象的還是誇口者本人；誇口的人在社會上雖是那麼可

上面說的誇口的可怕，其實還有一種口比誇口更要可怕，即「蜜口」，亦即「口蜜腹劍」。這種人見你有利可圖，詔諛逢迎，什麼好話都可以向你奉送，等到機會到來之時，他便向你開刀了，真是防不勝防，對這類的人，我們得特別小心。唐朝的李林甫

做了宰相，心裡最恨文人，但心裡盡管忌恨，是不能公開趕盡殺絕的，以是，假裝禮賢下士，表面上盡置用最好聽的話去討好文人，而暗地裡却一個個的去下毒手，「口蜜腹劍」的出處便自此

煮字療飢

文人賣文之所得，古曰「潤筆」，今日「稿費」，稱謂雖殊，其義則一，文雅點說是「煮字療飢」，刻簿點說是「爬格子動物」。不過，文章之值錢與否，大抵因人、因時、因地而不同罷了。

先說古人：

俞曲園賣文，便有自定的潤格：文不滿千字者銀五十兩，千字以上者加倍。他在潤格後並附有小詩一首：「公鼎侯碑價不賤，如予酬願豈相宜？只緣物據名山席，遂使爭求下里詞。敢以再三心厭倦，奈何七力力衰麻。頑癡雖有高人笑，此意區區或諒之！」措詞不卑不亢，真不愧名家的手筆。

袁子才自命風雅，然求其作詩作文，亦非銀不出手。據說他為某巨賈撰一墓誌銘索銀萬兩，一首律詩也索百兩，七絕則索銀五十兩，簡直高得令人咋舌。

鄭板橋詩、書、畫三絕，他所訂的潤例更妙，現抄錄如下：「大幅六兩，中幅四兩，小幅二兩，書條對聯一兩，扇子斗方五

而來。

總而言之，口之爲物，可善可惡，可正可邪，我們做人，何不擇善擇正而從之呢？而我們爲了不要上當，更要避惡口而離邪口。

。方丈。

錢。凡送禮物、食物，總不如白銀爲妙，公之所送，未必爲弟之所好也。送現銀則中心喜樂，書畫俱佳。禮物既屬糾纏，除欠尤爲賴賬，年老神倦，不能陪諸君子作無益語也。「風趣之中，仍然隱含傲骨，讀之如服一劑清涼散焉。

次說今人：

一九六零年，奧國納富出版社印行的「世界最佳怪異小說選集」，其中有一篇台灣女作家蕭傳文的作品，題爲「白狐」，是以中國四川省峨嵋山的一座古寺爲背景，全文僅有四千字，但却得到折合馬幣四千元的高費，平均爲一字一元，這大概是當今東方文壇上一個作家所得到的最高稿酬了。

以寫武俠小說馳名的金庸，據說某大報請他撰一長篇，是以每千字馬幣三十元付他稿酬，而版權仍爲他所有。

徐訐是當代很有名氣的一位小說家，過去他爲「今日世界」寫稿是每千字港幣三十元，後來他要求提高至每千字港幣五元十

不遂，便把本來刊登的一個長篇給腰斬了。

以上所舉各人，都是在文壇上享有盛名的作家，但其賣文所得，勉可溫飽，致富則難。至於一般搖筆桿子的作家，就算將稿件寄往稿費較高一點的出版機構，也不過每千字馬幣十元、八元而已。

最近，我還在六月廿六日的「人民日報」上，看到了一則中

雜感

(一) 執中

凡事操之太過，則將產生出相反的結果。謙恭，謹慎，勇敢，直爽固然要緊，不過做得不得法，不能適可而止，反而矯枉過直，產生出流弊來，這是當事者事前所意料不及的吧？

中國人向來都講中庸哲學，他們瞭解事理的發展達到極頂之端以後，便將作走下坡的趨勢，所以，不但凡事都不做到極點，就是態度方面也始終保持在「中庸」的階段。他們知道，偏左或偏右，偏上或偏下，都有可能失去把握的時候，惟有「中」，才是他們永遠把握、永遠爭取的目標。

(二) 事各有主

會子說過：「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

國大陸各報刊普遍降低稿費的消息，中共當局並要求作家揚棄資本主義思想，不計報酬，努力創作。這，使我想起了魯迅的話：「作家吃的是草，擠的是奶。」然而，中國大陸的作家們連草也吃不飽，但仍然要被擠出奶來，人間慘事，莫此爲甚！

。李建。

愈不值錢了，這固然是文人的悲哀，也未嘗不是時代的悲哀呢！

歸根結底一句話，文章愈來

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論語）

這段話，雖然是會子在臨危時候告孟敬子行政的善言；不過除了行政以外，我們還可以從中得到一項粗淺的真理。

我們都知道，個人的精力才學都有限，只有萬能的人，才能事事不分大小，包攬一身，否則，這似乎是不大可能的事。各人有各人的專長，掌握着擅長的範疇裡的事，可以儘量施展個人的才幹，發揮自己的學識，這樣一來，精神集中，技巧熟練，必定能獲得美滿的成績，總比東做做西嘗嘗，到頭來一無所成，會比較有效果吧？

司馬懿和諸葛亮作戰，當他從使者的口中得知諸葛亮在軍中，大小事務，總攬一身，食用不足，睡眠不夠的時候，他知道這

場抵抗的戰爭將屆尾聲。

孟敬子爲政，蓬豆祭祀的事，他也親自執行，曾子臨危時候，便給他說了一番規勸和行政的善言。

可知，事各有主，各人有各人的職司，越俎代庖固不當，就是上位的人總攬一切，對事情的執行，也不能有理想的效果。曾子臨終的善言，難道除了孟敬子外，我們不應該牢記嗎？

(三)顛倒是非

屈原「懷沙」中說：「變白以爲黑兮，倒上以爲下。鳳凰在竅兮，鷄鶩翔舞。」黑的變爲白，上的倒爲下，這是社會常有的現象。鳳凰在竅，鷄鶩翔舞，這是社會對待人類的不公，歪曲人類的特長和本能。

其實，山中的老虎逃光了，獅猴便貿然出來稱王；天空的鷹隼匿跡了，小麻雀可以自由的翱翔，這原是極其自然的現象。

但是，一手遮天，兩手包攬，又是人類的專長。越高可以指鹿爲馬，當然黑的可以變白，惡的可以爲善。小人升官了，君子便遭殃。鳳凰和鷄鶩，天生的本質並不同，但是，命運和遭遇却往往顛倒！

(四)有道與無道

「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邦無道，富且貴焉，耻也。」(論語)。

這句話，當中隱含着無限的哲理。國家有道，正是政治清明，萬事欣欣繁榮的時候，假如你還是跟過去一般的窮困和卑賤，這不是社會國家牽累了你，而是你自己不識時務，庸才低能，未能配合時代給你的有利的條件，去施展你的所能和所長。因此，當你偶而回頭看到你的同伴的飛黃騰達的時候，你難道不會感覺羞耻嗎？

樂在其中

相反的，國家無道，政治昏暗，黑白不分，則何者爲善，何者爲惡，都沒法區分清楚，這種時代，忠貞賢良的人才，往往容易遭遇犧牲的厄運。於是，小人活躍，倖人猖獗，把滿池已濁的清泉，攪攪得更爲混濁，才好混水摸魚，順手牽羊了。假如，你是不幸在這個時代中，驟然地富貴起來，則你始終是難逃發國難財的罪名的。當你回願你的同伴的貧困和潦倒的時候，你心裡難道不無感想？明眼的人，難道不認爲你的富貴是一樁耻辱的事？

楚人

牌(花不在內)，變化之多，難以想像；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四人落座，各逞智謀，輸也好，贏也好，而樂在其中矣。

我們可不要小看了麻將這玩意，王熙鳳就會拿它作小魚般運用，把史太君的大魚釣了過來。大觀園中，以史太君的麻將張法技術最差，但王熙鳳爲着要借用她老人家的存款，不得不串通另外兩人打不和的牌，故意讓她老人家佔點小便宜，三家都輸錢，然後趁她老人家笑不可仰的時候，便提出借錢的要求，結果是如願以償，她老人家把埋在箱底下的銀子也掏了出來。

有時候，我們看到一個朋友的境况不佳，而他又是自尊心很強的人，一向不肯接受別人的幫助，那就可以約幾個人去他的家

裡打幾次大麻將，但事先和同去的朋友講明，不計輸贏，水則照抽，讓他受之無愧，却之不恭。像這樣幫助了一個朋友，而又一點也不露出痕跡，正是麻將的另一妙處。

打麻將，也可能會帶來意想不到的好處，這裡隨便舉一個例子：話說民國初年，北洋政府某總長，常與其部屬在公餘打麻將消遣。有一次，總長做成了一副清一色，聽一四七萬；正好對家打出七萬，總長立刻攤牌，大叫滿貫。本來莊家是坐在總長的上方，手裡也有一副大牌：東風、西風、北風各一墩，南風做眼，另外是八萬九萬，叫偏張七萬。他見了總長和出滿貫的得意之狀，當下按牌不動，但在付了籌碼後却移牌給總長看，同時說道：「我也是一副大牌，可惜叫得不好。」一邊說邊把自己的牌暗下，推向牌堆裡面。總長興高采烈之餘，暗中佩服這個部屬「通氣」，第二天便下條子，派他做百里侯去了。

從打麻將上，也能看出一個人的品性來。據我的一位鄉前輩說，大凡坐在麻將檯上的人，由於至神貫注，心不二用，在洗牌、砌牌、摸牌、打牌、做牌的小動作上，特別是在輸贏上，最能顯出他的真性情來。所以，當他的女兒到了及笄之年，他就是從麻將檯上來選擇女婿的。

一副麻將，有一百三十六張

毛先生的文藝妙論

章 鏗

以「沁園春」絕唱躍登中國文壇的毛澤東先生，於一九四二年，以文壇和政壇領袖的雙重身份發表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從此，華文文壇便有了文藝路線，今天一條，明天一條，搞得好不熱鬧，世人不得不驚嘆毛先生的「厲害」。

二十四年的時間過去了，世界文壇風風雨雨，一個主義蓋過一個主義，毛先生的文藝妙論是否還是和以前一樣的「厲害」，實在是一個有趣的問題。

最近有消息從中國大陸傳來，毛澤東先生統治之下的文壇居然出現了「三家村黑店」，這黑店不但有總店，而且還有分店，支店，據勢浩大，大陸政府連忙東整肅西清算，可是，仍然阻擋不住滾滾而來的「逆流」。於是，毛先生一聲令下，各報紙雜誌重刊他的那篇「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為這是「萬靈丹」，可以醫治大陸文壇的「腐化」。

筆者有機會看到一份七月四日的「人民日報」，拜讀了有名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全文，毛澤東先生的文藝妙論，實在是言人所未言，實在是可以震驚世界文壇的。

毛澤東先生說：「……我們

要戰勝敵人，首先要依靠手裏拿槍的軍隊。但是僅僅有這種軍隊是不夠的，我們還要有文化的軍隊；……在「五四」運動以來的文化戰線上，文學和藝術是一個重要的有成績的部門。……啊，在毛澤東先生的眼中，文藝作者也是一「兵」，是次於拿槍的軍隊的「兵」。

是「兵」就得有組織，有編制，有上級，有下級。是「兵」就沒有個人的自由，就得遵從嚴格的規律，服從命令。

毛澤東先生又說：「……文學藝術……如同列寧所說的，是整個革命機器中的「齒輪和螺絲釘」。

越說越令人感到興趣！文藝變成了「齒輪和螺絲釘」。齒輪和螺絲釘是沒有生命的東西，它們是模型鑄造出來的，而且工程師喜歡把它們安在什麼地方就安在什麼地方，甚至可以隨隨便便的把它們丟掉，因為它們實在不值錢。

毛澤東先生自己也說明：「文藝工作在黨的整個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確定了的，擺好了的；……」

「確定了的，擺在了的。」說得多乾脆，多痛快！文藝作者完全是被動的；完全是傀儡。

毛先生還說：「所以我們的文藝，第一是為工人的……第二是為農民的……第三是為武裝起來的工人農民……第四是為城市小資產階級勞動羣眾和知識份子的……」

毛先生真够本領，他居然能把文藝作者當羔羊一般的，趕進這條路，趕往那條路。不知道他是從什麼地方拿到這麼一條又長又粗又靈的鞭子？

拜讀了毛先生的文藝妙論，不得不令人拍案叫絕，欽佩他老人家的聰明、精細、厲害。文藝作者做了兵，齒輪和螺絲釘……就不能來什麼「秀才造反」了，他們都成為毛先生的蛔蟲和應聲蟲，把毛先生讚揚得更偉大，歌頌得更神化。

毛澤東先生統治中國大陸十七年了，他的鞭子也在中國文壇上揮了十七年了。

我們且看看中國大陸的文藝作家是否願意聽從毛先生的話，做次等「兵」，做「齒輪和螺絲釘」，做傀儡，做羔羊？

被毛先生稱為「老同志」的丁玲、蕭軍、胡風，老早就挨了毛先生的鞭子。

接下來，夏衍、茅盾、邵荃麟、陽翰笙也遭受毛先生鞭撻得體無完膚。

今年，我們從北京「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廣播中，聽到了吳晗、廖沫沙、鄧拓、田漢、林默涵、郭沫若、周揚、于伶、蔡

楚生、陳荒煤、瞿白音、秦牧、賀綠汀……（啊，名字多得很，記都記不清。）等等，等等都是反對毛澤東先生的文藝妙論的，而且，都受到了嚴厲的處分。

筆者冷靜一想，毛澤東先生的文藝妙論恐怕是「謬論」吧！真正的文藝作者畢竟不是「兵」，不是「齒輪和螺絲釘」，不是傀儡，不是羔羊。毛先生的「沁園春」是絕唱，但是毛先生的文藝路線却是絕路。

最後，我們轉回頭來，看看本邦的文壇上，不是有許多人天天在高唱毛澤東先生的文藝妙論嗎？他們開口閉口便是「以政治標準放在第一位，以藝術標準放在第二位的。」（其實，這是毛先生「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結論中第三段的話。）

在馬，毛澤東先生是「鞭長莫及」的，然而，竟有這些寶貝，自甘在精神上受毛先生的鞭打，而在作阿Q式的自鳴得意。毛澤東先生的文藝妙論在他武力統治不到的地方反而受到宣揚和遵行。究竟是什麼原因？筆者在想不通，大概就是毛澤東先生文藝妙論「厲害」的地方。

沙龍雅座

歡迎光顧

教堂的鐘聲裡



王敬義

這條街是鵝卵石與洋灰鋪砌的。轉灣處是豎着十字的尖頂教堂，雜貨店與出售豆漿豬腸粉的小店。都是相似的兩層樓的舊洋房，每幢房前有四方的小花園，油漆蝕落的鐵門。

簌簌響了一夜的雨停了，天也漸亮。雨雲卻還低低的垂掛着。樹上的積雨遇到風便灑落下來，發來蕭殺的「刷刷」聲。航船的汽笛在遠海斷續的低嗚嗚叫，別有一種淒涼與寂寞。街上也空空蕩蕩，看不到行人。

這時，教堂的鐘響了起來，一聲比一聲來得宏亮。街的中段，一個五十餘歲的婦人，悄悄地，把鐵門推開，蓬鬆的花白頭髮，浮腫的黃胖臉，穿着雙肩，她穿的是一件沒有腰身，汗漬斑駁的藏藍舊絲棉袍，她把捧在手中的一個焦炭爐在門口放下，蹲下身，劃亮了火柴，點着爐內引火的報紙與木片。又從腋下抽出羽毛扇，急急忙忙的搨着，焦炭開始發出一「劈吧」的爆裂聲，噴冒出乳白的濃煙。然後，火苗高起來，再矮下去；忽長忽短的火舌，一氾一縮的，好像在同誰開玩笑

。她繼續擱了一陣，站起身，搓着手，半仰臉看着那教堂的尖頂出神。

對門走出一個細長頸子老太婆，「孟太，你早啊，」她隔着街嚷。

「早，阿婆早！」被喚作孟太的她，吃了一驚似的，心志忑的急跳起來。

教堂的鐘聲漸漸沉寂了。街上已有小販的叫賣聲；蒸蒸日上熱氣的賣早點挑子。孟太太彎腰去端炭爐；那細長頸子老太婆在喉嚨裏乾笑，又說：「還不去教堂，孟太？」

「就去，就去，」她應着，頭也不抬，端起炭爐便退回園中，那扇鐵門隨着也「碰」的一聲關上。

然後，她聽那老太婆說：「大包，有糖醬的多少錢？」她在買早點；她是個饞嘴的老太婆，一早要買好幾次早點；又是個事非婆，孟太太想。可是她兒子給她錢用，她不要求人。

炭爐搬進了廚房。孟太太擰開水龍頭，灌了滿滿一銅壺水放在炭火上。等水開了再燒泡飯，

最遲也要去望七點鐘的彌撒。她盤算着，拖過一張條凳，坐下身。四周都是爐灶、鍋鏟、醬瓶與油瓶，這一小間廚房平時是由四、五家人共用的。現在同住的幾戶人家都還沒有起身，她能暫時獨佔廚房，便覺非常欣慰。她抬起膝頭的羽毛扇，無聊地數弄那羽毛，不久便感到睡意甚濃。她的頭向前垂，脊背向前曲，昏昏迷迷的，額角就撞在盛滿水的銅壺上。從壺嘴濺出來的水，澆在紅亮的焦炭上「嘶嘶」直響，一霎開她的瞌睡全跑了。「還睡！都甚麼時候啦！」她說。那羽毛扇早落在地上。她搖搖頭，「大龍，領弟也該起床了，再晚就趕不上彌撒。」她想。可是她的身子還在條凳上坐着，沒有移動。

下一剎那，她又看見那細長頸子的老太婆，聽到老太婆假慈悲的安慰她：「孟太，雞都凍死了？唉！真可惜！不算小啦，一斤多啦，十七隻雞一隻不剩？怎麼會！唉，天也不饒人，有錢人家，十幾隻雞算甚麼？偏偏倒霉我們這種苦命人家。孟太，你可也真算有本領，一個人拖着兩個孩子……」但她知道老太婆一直嫉妒她養的那十七隻雞。雞活着的時候，老太婆常常嘮叨，說她買十七隻小雞竟有十四隻是母雞。又說她養的是蘆花雞，將來天天都生蛋的。還說過雞蛋怎麼值錢的話……現在老太婆心裏一定舒服了。她準知道，背着她，老太婆要對鄰居說：「我早說過吧，養不長的！這種……人家。」

人要是倒霉，好像永遠不會完的；她想。養雞會全凍死；別人都說近十年來沒有這樣冷過。鬼冷氣團一下子就來了，凍得人上下牙齒打架。冷氣團說過去就過去，可是她養得半大的雞子死了卻再不會復活。她忘不了小雞爭食時撲着翅膀有趣的樣子。小雞又來圍住她，向她索食了。小公雞伸長頸子，斜着身子威嚇那些母雞，特別要表現出牠的威武來。她想這樣小小的公雞也要使威風，用力把腳一踢，「去！」她這一喊，便清醒過來；哪裏有甚麼小雞？牆角倒是有一個肚子

凸出的白瓷缸——盛鹽的缸。

銅壺裏地噴出一口白氣，又是一口。接着便可聽到水在壺中滾沸的聲音。她忙把銅壺提下來，換那盛剩飯的鍋去火上煮。她才想提着銅壺去沖熱水瓶，只覺右眼跳個不停，而且眼球又乾又澀，於是她用一隻手按住右眼，人又在條凳上坐下來。她的右眼隱隱作痛已有很久。自從孟國瑞——她的丈夫——入獄後，她一直幫人打毛線衣服賺錢來貼補家用。夜裏很遲才睡。她有一個堂弟在美國，他按月寄三數十元美金維持她同大龍、領弟的生活。但她可不敢盼望他會永遠這樣維持下去。他已維持他們兩年多了。這種人也算難得了，他又不是她的親弟弟，她想。

廚房裏較比光亮些了；窗子被油煙膩死，否則會更光亮。她又聽到遠海航船的汽笛聲，尾音拖得那麼長，前一聲還不會死寂，緊接着第二聲又響了。汽笛聲好像在催促她，提醒她去做甚麼，可是她站起身，只用筷子攪了幾下鍋中的飯焦又坐下來了。

朝窗外看，甚麼都看不到。不知是不是又在下雨，下毛毛雨有時就同不下雨一樣，一點聲響都沒有。

孟國瑞去警署投案那天，也是下着毛毛雨。他一夜沒有回家；早晨紅着兩隻眼睛回來，他就告訴她，夜裏因賭錢吵架，他殺了人。他站在門口，啣着紙煙，不肯進房。她拉住他，不敢相信他的話；他給她看他手掌上乾了的黑血痕。然後他便要去警署，她還拉住他不放，他攔她的臉，好像瘋子一樣。毛毛雨落在她火辣辣的臉上，清涼的小水點。後她再沒有機會在光天化日下看到他——他們見面都是在牢房裏，兩人中間隔着鐵欄杆。而他們也很少談甚麼。他從不要求她為他做甚麼，也不會謝她送食物給他。他的頭髮與鬍鬚都蓄得很長，眼睛總是紅絲絲的。他在法庭受審時也是不肯說話。看到大龍與領弟，就像是認識人家的孩子。孩子嚇得也不敢招呼他了。

再以後，他的刑期判定：九年六個月。政府把判長期徒刑的囚犯都送到帝汶島去，孟國瑞也要被送走。「印度號」開到澳門來，它是從里斯本運兵來澳門接防的，回程不僅接回休假的兵，還運送囚犯去帝汶島。「印度號」是十二月一號開到的，七號回航。兩年前的七號早晨，毛毛雨落得很急很密，可是碼頭上聚着很多人。兩萬多噸重的「印度號」，龐然大物的停在港灣中。穿着黃綠呢軍裝的葡萄牙兵，倚着甲板上的欄杆吸煙。三三兩兩的，隨便把煙蒂拋下來。還有人唱歌，先是一個人唱，立刻便有別人附合。

她還記得國瑞他們被解送到碼頭來時，她會怎樣想接近他，卻被警察攔住的情景。但她還是把一包衣物塞了過去。她說了一連串的「保重」。她沒有帶孩子來，他也沒有問。她與他生活了近卅年，從來不會想到會有一天再見他不到——只能當他死掉了。雖然這人還活着。別的囚犯的家屬，很多都痛哭出聲，她卻默默的揩着眼淚。她不願哭給國瑞聽。她也知道他不願意聽。

國瑞他們那批人，一被送上船就看不到了。當是她還抱着希望，會再見他一面。見他一面又怎樣？船響着汽笛緩緩離開碼頭，她的希望漸漸死了。葡萄牙兵搖着圓的呢軍帽，高聲喊着唱着。她手心握着的手帕早濕透了。她不能相信他就這樣隨便的走了。她覺得自己受騙了。船看不到時，汽笛聲仍聽得到。在很遠很遠的海面上，那樣遠，以致她都懷疑那汽笛聲是印度號發出來的。

送走國瑞回家。小孩倒沒有甚麼——他們好像早忘掉了他。小孩有他們自己的天地。後來他也問起過兩次，她扯說國瑞到香港去，他們也就聽信了，不再來煩她的心，難以忍受的是對門老太婆的那張嘴與四鄰在她身後的吱吱喳喳。郵差送來第一封貼着可樹郵票的信會令她心驚肉跳。如果不是國瑞寄了這封信來，她還不肯相信他已遠在異邦。從此，一有信來，小孩便爭搶信

封右角上的郵票。信來的不多，三個月有那麼兩封。不知趣的鄰居常要問她：「來信了那邊好不好？」彷彿還充滿了羨慕。對門老太婆最是刻薄，郵差來時她會隔街尖喊：「孟太，你有信！」……

飯鍋裏的米湯一定沸得耐煩了，把鍋蓋一下下的掀動着，哈哈吃的，是米湯滴在火上發出的聲音，就像是誰乾又濕的在笑。她慌慌張張挪開鍋蓋，爭先恐後飛起來的水蒸氣用幾千根細小繡花針扎她的臉。當然她記得老神父囑咐過的話，十二月廿，耶穌誕生紀念日——聖節節——快到了，要是盼天主多降福，就要多望彌撒，早晚唸玫瑰經。可是這兩天她就忘了唸經，小雞凍死後她做甚麼都不起勁。對門老太婆關心她去教堂，教堂鐘一響，她就要嚕嚇她：「孟太，望彌撒啦？」彷彿一隻司晨的牝雞。教堂裏經常有救濟的脫脂奶粉、麵粉、舊衣物放領，每次她領東西回來，總逃不過老太婆的兩隻眼。「燒香還有東西領啦！還是望彌撒好處多。我們去廟裏要花香錢。」說話時，長頸子不斷的前前伸。既然說話吃力，卻偏愛講廢話。領弟身上穿的那件藍呢大衣，除去少幾粒鈕扣，幾乎就是新的，那大衣也是神父給的，老太婆看到領弟，便會笑嘻嘻的伸手去摸大衣，一邊說：「你媽媽真能幹啊！」領弟是很乖的女孩，不同老太婆爭吵，總是三步兩跑開。大龍也知道要躲開老太婆。老太婆有時還故意問他們：「你們不想爸爸？」

小孩不知道愁。他們不知道愁。國瑞的事，對他們還嫌太遠。他們不過是六、七歲的孩子。她四十歲以後才生他們。雞凍死了，這兩個孩子倒是哭了一場，並且嚷着鬧着要去請神父，要神父送小雞靈魂進天堂。掘了土坑埋了小雞，做了墳，還在墳前豎了十字架。不知他們從那裏割來的樹皮，慘白慘白的，好像血流光了的死人的皮膚，白得叫人抖戰。



豪文本日

外鷗森

英 纓 劉 ■■

縱觀日本文壇，戰後雖然產生了一些新作家和許多題材新穎的新作品，在豐富的量上，固然是可喜的現象，但在人才上，在品質上，却少見有脫俗特出、正確堅強、發生領導作用的中心思想的偉大作家和有價值完善的作品。日本的現代文壇上，似乎還未有排空澎湃、雄壯宏偉的文藝思潮。因此，提起日本文壇，便令人不能不懷念明治大正時期，以至於昭和初葉的蓬勃精神來。那個時候，即有不少奇才博學、時代先驅的文豪作家，產生了許多優良有永久價值的作品，而活躍地領導着當時的文壇。其中也有一些已經有了中譯本的，好像森鷗外、夏目漱石、芥川龍之介、國木田獨步、有島武郎、田山花袋、武者小路實篤、林房雄、菊池寬等的一些名著。惟是森鷗外的作品，除了一篇短短的小說「遊戲」曾經奮迅躍出之外，似乎未見有其他的翻譯和介紹，而這篇「遊戲」又不是森鷗外的最佳作品。因此，使我想起來寫這篇介紹小文。

森鷗外確有多方面的才能，而最令我感動的，是他的精練流暢、運用自如的中國詞文，尤其是那些描寫深刻、技巧圓熟、格調新穎、文句優美、內容豐富、近情達理的短篇小說。有的是寫實的，有的是說理的，有的是當時的社會背景、個人的幻想、家庭身邊的影子，有的是歷史人物的傳奇、動人的傳說、問題的探討、心理的解剖，五花八門，多采多姿，使我這個學識疏陋、日文程度淺薄的人，也愛讀他的作品，翻譯他的小說，例如：翁與媼、高瀨舟、魚玄機、寒山拾得之類。後兩篇還是出自中國的材料，作者是精通很多中國古籍，博學多聞的。

森鷗外的簡介

森鷗外，名林太郎，別號高瀨，生于一八六

二年，死于一九二二年。

他是日本明治大正時期的第一流作家，也可說是日本新文學西洋派短篇小說的鼻祖，具有多方面才能的天才人物。他工書能畫，寫新詩，詠和歌，編撰戲曲，隨筆，論文，考證歷史，又倡「審美新說」，寫文學批評，創作長短篇小說及翻譯歐西名著，更能寫中國詩文、史傳、日記、序跋、題辭、墓誌、碑銘等。因為他除了日本文學之外，更擅長中文、德文、荷蘭文、法文、梵文多種文字，研究西洋哲學、美學、心理學、醫學、軍事制度、軍陣衛生學等。

說來令人不信，他原是東京大學的醫科畢業生，為軍醫當局派遣留學德國，研究陸軍衛生制度及軍陣衛生學。他的職業是歷任陸軍軍醫、軍醫學校校長、陸軍大學教官、陸軍軍醫總監、陸軍部醫務局長，且曾兼任東京美術學校的美術解剖學講師。晚年，又做了帝室博物館總長，兼圖書館長。

他在百忙的公餘，猶能好學慎思，孜孜不倦地努力致志於文學上的研究和寫作，成立歌會，創設各種文藝雜誌、衛生刊物等，開風氣之先，在日本新文化上、新文壇上，發生領導作用，完成啓蒙的功能，對國家社會大有貢獻。他一生著作等身，聞名於世，確是日本新文學啓蒙時期的一位大作家、大文豪。

森鷗外的生平

一、出身

森鷗外於文久二年（公元一八六二年）二月十七日，出生於島根縣，鹿足郡，津和野町（在日本西部，舊稱石見國）的藩士家。森氏世代為津和野藩主龜井家的典醫，傳至第十一世祖名周庵，生四子一女，長子早死，次子四男都出繼他家，三子秀菴立為後嗣，但此嗣子却因故離家出奔，遂由佐佐田氏之子綱淨承繼為嗣子。綱淨號伯仙，是一個記憶力很強的人，夫人

清子，又是一位極有學識的賢婦，他們僅有一女，名峰子，那時長州藩士吉次氏之子泰造，因醫學修業關係，來到津和野，得伯仙的知遇，招為贅婿。（日俗男人常以作養子贅婿為榮，尤其在津和野一帶地方，因為養子們多是偉大人物）。

泰造和峰子，就是森鷗外的父母親。泰造於明治維新後，改名靜男，因在津和野藩下獲得醫學獎金，而完成醫學。此項獎金命令，公佈於文化十二年（一八一五年），凡有志學醫而缺乏學費的本藩屬下人士，都可申請，學成歸藩，七年內分還貸金。這是當時的第九代賢明的藩主龜井矩賢的發起，後來森靜男在廢藩後能前往東京業醫，獨力開設醫院，就是叨蒙這種賢明政策的餘澤。

母親峰子，既是傳家的女兒，責任重大。小時因體弱，不能讀書操勞，但也聰明活潑。後來還是得力於母教，終於能讀附日本字母的漢文四書。輪到自己做母親時，尙能一邊教子，一邊自修。

二、幼年時代

一八六六年，森鷗外五歲，即拜藩儒米原綱善為師，專修漢文，攻讀四書。由森家至米原住處，距離約十幾町（每町等於三百六十尺）之遙，每天非在七時以前到達不可。因怕途中遇狗和村童的惡作劇，早晨必由祖母親自護送，歸則是由米原先生的家人伴回，未曾缺課，似乎從小就知勤學。

翌年，森鷗外即進藩校讀書。津和野藩校是全國有名的，教師多是一時的通儒，有日本傳統的制度和精神。藩校的科目是很繁雜高深的，有學術武術等類，漢文是必修課程，一年生要讀四書，第二年要讀五經，第三年要讀左傳、國語、史記、漢書。每年春秋兩季舉行級際大考，初年生以四書正文得優等獎，二年生則以四書集註為優等獎。森鷗外在這二年中都得到這兩門功課的優等獎，其

師渡邊積很稱讚他的記憶力好，有穎悟的頭腦。但他先得米原綱善之教，與母親之苦心督促，幫助複習，亦有關係。

森鷗外入學時年齡尚不足六歲，未到初等科一年生的適齡時期，所以不必修習武藝。第三年則因廢藩，改置縣制，藩校也隨之關閉。八歲的森鷗外，只可在家裏跟他的父母親讀書自修。他自幼就是好讀書的孩子，那時並沒有兒童故事或少年雜誌的刊物，他只能搜閱祖父的淨瑠璃本（一種配合三味線的彈詞小說）、繪圖的謠曲綱目和祖母贈嫁的「百人一首」之類的一些書籍，因耽讀書物，少與鄰家兒童接觸。

家中所有的書，差不多都給他看了，自云有的僅能記憶一些名詞，都是植物名呢！那時他已有一位三歲的弟弟，母親免不了要分心照顧。父親是一位荷蘭醫系的醫生，暇時便教他學荷蘭語，起初是每天一兩句，漸漸地讓他修習文典，是兩冊日文荷蘭文對譯的，又大又厚的日本書。

九歲，又師事另一藩醫室良悅氏學習荷蘭文典，漢學則求教於村田義實之門，如是者兩年。森鷗外在故鄉度過他幼小的十年歲月，環境風土的影響，對一個人是有關係的。德富蘇峯會往津和野觀光而讚嘆云：「山明水秀的大自然，產生了天才的人兒。」

三、東京求學時代

明治五年（一八七二年）森鷗外十一歲，隨其父母負笈東京，先進本鄉區的私人學校「文學社」學習德文，（東京的醫學課程，都用德文本，所以父親要他補習德文。）因學校離家太遠，往來不便，寄居於神因區的遠親西周家。這位西周，就是前面說過的森家第十一世祖的次子出繼西家的西時義所生的兒子。西周是留學歐洲的先進，日本最初的哲學者，算是明治初期的啓蒙家，對他很有影響。後來，博學多識的森鷗多，也

就追隨着先知的老前輩而發揚光大了。那時西周四十一歲，已陞任陸軍大丞職。在森鷗外的文章中，有這麼一段描寫：

「先生自出洋歸國後，生活謹嚴，是一個非常講究飲食的攝生家，每餐都有很豐富的肉食；每天公畢，即回家裏，晚上從事翻譯至十時或十一時。夫人也是一位女中丈夫……父親算是把我安置在一個好地方。」後來森鷗外還替他寫了一本「西周傳」，一八九八年出版。

越年，森鷗外的母親即回鄉結束家業，迎接老母清一，全離開津和野，決意長住東京。因此，森鷗外自到東京後，便未曾一返故鄉。

森鷗外十三歲時，已考進東京醫學學校預科，因規定年齡的限制，必須報多兩歲，方得入學，兩年後又得獎學金，從此便為東京醫學學校的官費生。

明治十年（一八七七年）東京醫學學校與東京開成學校合併為東京大學，醫學部即為東京大學醫學部。森鷗外十六歲已升進本科，與賀古鶴所、小池正直等同學。這兩人和他的一生，都很有關係。

賀古鶴所是他終身不渝的至交，森鷗外替他寫一冊賀古鶴所傳，臨終請他代為遺言。他比森鷗外後死十年，初同為軍醫，退官後自營耳鼻喉科病院。

小池正直是推薦他為軍醫的人，也是嫉妒他活動於文壇而陷害他被貶謫小倉的上司。

明治十三年（一八七八年），森鷗外退出寄宿舍，改住附近本鄉龍岡町的上條公寓（即異日他的小說「雁」中主人所住的下條下宿屋）。這年，父錫靜男担任府下立郡的那醫，家庭遷往千住北組。丁目，同時並在附近開設橋井堂醫院。

森鷗外暇時又跟依田學海（修史之編修官）習漢文，又師事佐藤應渠（曾任醫學官和醫學教授）學漢詩，且因常在佐藤家出入的關係，却把老師書架中的「傷寒論」、「金匱」、「外科正

宗」等漢方醫書，一覽無遺地讀通了。同時也寫和歌，請教「國學者」福羽美靜與加部散夫，這就是森鷗外的聰明好學，多方面發展的地方，也可見其精神充沛，行有餘力。

明治十四年春天，森鷗外患了不輕的肋膜炎症，但他並不介意，穿着大名縞的常服，束着白金巾的兵兒帶，濶步街頭，趾高氣揚，大吟其漢詩。這種放浪形骸的行動，似乎不像森鷗外的為人，但也是當時一般的書生氣質，焉知不是他的一種抑鬱的感情的發洩呢？

正在畢業考試的當中，上條公寓意外失火，森鷗外的學科筆記，差不多都被燒燬。醫學部的某外國人教師，對他素來人緣不好，夏間雖然畢業醫科，但因考試成績不佳，故未即時為政府聘用。那年森鷗外不過二十歲，的確是少見的年輕醫士。

畢業後，有五個月的時間，在其父的醫院幫忙。是年九月十七日，森鷗外的「質問河津金線君」的文章，刊登於讀賣新聞上，這是他初次公開發表的處女作。

十二月，森鷗外因學友小池正直的推薦，被委為陸軍軍醫副。他的同時畢業的幾位同學，差不多都任軍醫職，現在便成為同事。

明治十五年（一八八二年）七月，被派為東部檢閱監軍部長屬員，出差於越後。他有一首詩：「……羈官吾欲塞山馬，得意人放絕海船」。前句是寫此時自己的境遇，後句是詠三浦守治在柏林之事。（三浦守治當時亦一醫士，後成為日本的病理學鼻祖。）

他在軍醫本部的工作，原是專門研究調查德國北部的陸軍衛生制度，明治十六年（一八八三年）編成「醫政全書」十二卷。

明治十七年（一八八四年），因調查陸軍衛生制度及研究軍陣衛生學，正是他的本行，被派往德國留學。

那時軍醫部雖有三名往外國的留學生，但以

醫學士資格，獲得官費留學的，則以森鷗外為第一。

四、留學時代及成就

森鷗外以二十三歲的青年，官費留學德國，可說是他最得意的時期，也是他自十一歲以來勤習德文，埋頭醫學的成果。

明治十七年八月，他乘着一艘法國輪船，由橫濱出發，同船一共有九個日本留學生，以後都各有成就。森鷗外則對於科學文學更有貢獻。廿七歲學成歲國，三十歲時名副其實地得醫學博士，四十八歲時得文學博士學位。

森鷗外在德留學，進入柏林大學，常與名教授研究他的本行學業，自然科學、醫學，完成他的調查陸軍衛生制度和研究軍陣衛生學。在歐洲五年時間內，出盡風頭。在萬國紅十字會上，做過日本代表松平乘承子爵及石黑軍醫監的通譯官；在柏林的大和會，歡迎日本公使西園寺公望的歡迎會，公使的招宴，以及「新年祭」中，森鷗外的德語演說，博得西園寺公望的好評。因歸國之便，陪同石黑軍醫監周遊歐洲，考察倫敦、巴黎等處。

後來，他又（四十六歲時）出席西園寺侯爵的「雨聲會」，獲得西園寺親書贈與「才學識」三字扁額，做了千桑山房起居室的裝飾品。至於研究心得的論著，最有名的是「日本兵食論」和「日本家屋論」。自得醫學博士後，又寫有「戰時糧食區分意見」、「兵員負擔量審查報告」、「非日本食論將失其根據」等。

可是，這些都是他對於公職方面的貢獻。而他個人的興趣，却是對於美和自由的追求，文藝哲學的研究，創作和著述。基於關係，他自啟程之日起，即寫有「西航日記」，在德國時的「德意志日記」，歸國歐遊時之「東還日乘」。他以翻譯批評的文章來介紹德國哲學家Hortmann，同時也做他的美的介紹，美和自由的主張。小說

「舞姬」是他在德國留學時的體驗見聞的結晶品，「泡沫之記」也是這種結果，又把歌德和托爾斯泰的作品介紹給日本讀者。許多的翻譯，都是此時胚胎的生產物。這裏讓我摘錄兩小段西航日記和兩首漢詩，以見其對於中國詩文的造詣：

八月廿七日：「始試椰子，形如西瓜，解完得漿，味極甘美，其壳可以為椀為盃。」（經過西貢時）

「英人開港，以扼支那、印度兩海之咽喉，其盛固不待言也。有詩：聞說蠻烟埋水鄉，埔頭今見千列檣，英人應有點金術，塊鐵真頑乍放光。」（十一日到新加坡）

「十二日：觀日出，紅輪離海，其大如盆，亦偉觀也。午前八時雨，九時發星加坡，舟行甚穩。」

「萬里舟過駭浪開，征衫來此淚成斑，童山赤野無青草，豈有風光似故山？」（到亞丁）

五、森鷗外的家庭

森鷗外廿八歲時，由西周先生作伐，與海軍中將男爵赤松則良之女登志子結婚。越年，長男於菟出生，不知什麼緣故，夫婦即告離婚。離婚的妻，不久改嫁他人，年輕輕地廿幾歲便即逝世的。這不幸的婚姻，給他精神上不小的打擊，於是遷居於本鄉駒進之千駄木町五十七番地，自號千桑山房，和他二弟篤次郎、季弟淵三郎同住。還有一個小他九歲的妹妹喜美子，則已於他歸國那年和東京帝國大學名譽教授小金井良精結婚。

明治廿五年（一八九二）森鷗外購得千駄木町廿一番地房屋，（五十七番地舊宅，後來被夏目漱石租住，有名的「我輩是貓」長篇小說，即在那兒寫的。）仍號千桑山房，亦稱「觀潮樓」，並迎其祖母和父母來新居同住。

其弟篤次郎兩年前已畢業醫科，在大學病院做醫生，並已結婚。四年後，其父靜男逝世（祖母反而後死十年），其弟篤次郎辭去病院職務，

於日本橋區自設內科醫院。這個弟弟也很不錯，兼任劇評，常以三木竹二筆名為森鷗外主辦的刊物「目不醉草」寫稿，創辦歌舞伎雜誌等，父親死後，才另購屋居住。森鷗外遵照父親遺言，給他千圓補助金，可惜他不過四十二歲就去世了。

森鷗外一直過着十二年的獨身生活，把兒子於菟寄養於平野甚三氏家中，家庭經濟，一切收支，都由其母峰子夫人措理。觀潮樓歌會的客人們，也虧她招待，學做森鷗外口授的德國菜做法，夜裏過十二時，便親自供應酒肴，讓傭人們先就寢休息，可見這母親的精明能幹。她不但好客，愛旅行，又喜歡賞戲劇。因有劇評家兒了，給她觀劇的方便，故常出入於歌舞伎座。七十一歲逝世。

森鷗外到了四十一歲，才和大司法官荒木博臣之女茂子結婚，在觀潮樓成婚後，便帶她同住九州小倉任所。原來他自三十八歲那年，已由陸軍軍醫監調任小倉之十二師團軍醫部長，因為他不但以醫論家出名，而且創辦刊物，集會結社，創作著述，發表文學論爭文章，在東京太活動了，而以文學家的聲名遭忌，這便是小池正直對他敬而遠之的明陞暗降政策。

這貶謫的時期，在森鷗外的仕途上來說，是最失意的，而且使他不得不辭去教職，使「目不醉草」雜誌停刊，雖然後兩年幸得有茂子夫人同過小家庭的新生活。在茂子夫人方面，却覺得只有二人在小倉時的小家庭，才是最快樂的呢。

受過封建洗禮的森鷗外，「一家」的觀念深深地在管束着他。作為日本舊式家庭的長子，對父母負有萬難推委的責任，何況他素來又是孝順的兒子。在他前後獨身的時期，母親管理慣了家庭，到了兒子再婚，她還沒有想到把家政交給媳婦。在婆媳難於相處的關係下，給他一種難以調解的無謂的煩惱。

森鷗外的婚姻生活，并不很愉快。初娶的離異，獨身時難免寂寞，再婚後又有婆媳不睦的問

題，小說「半日」，一部份就是他自己家庭的實情。

森鷗外和前妻所生的長子於菟，也是讀醫的和醫學家原田氏之女結婚，在森鷗外生前（臨終五個月前）往德國研究解剖學。

續娶茂子夫人，生二男二女。長女茉莉，一九〇三年生，與山田珠樹結婚。越年生子，森鷗外給他命名為「爵」。茉莉與其兄同時出國往巴黎，森鷗外親往東京驛為他們送行。

次男不律，生六月，因患百日咳夭折。次女杏奴，生於一九〇九年，後嫁小堀氏，亦能寫作，著有「回想」，對於家庭寫得非常細膩；而在「晚年之父」裏面，對於母親的僅有新婚和晚年不長的日子，才得幸福的生活，表示同情。她說：「晚年的父親，對於母親是絕對服從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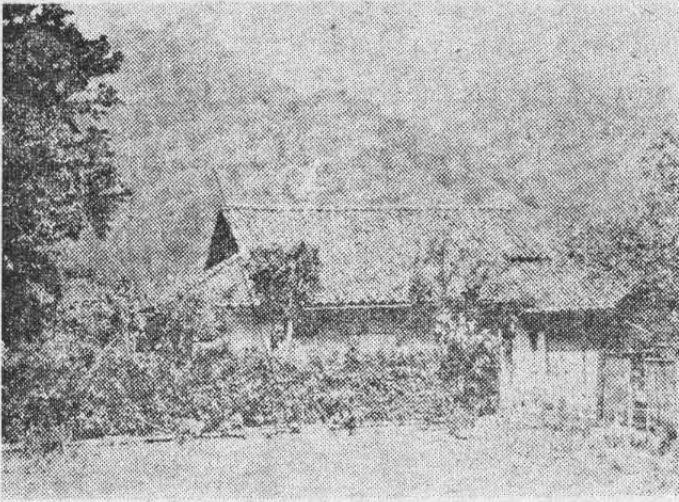
幼子名類，一九一一年生，是一個美術家，日本人通稱為「畫伯」。

森鷗外自置本鄉的房子觀潮樓，在他逝世十五年後，不幸失火，把這一所有文化歷史的邸第，燒去了一部分。聽說未被燒去的一棟，則為其幼子森類畫伯所居，後來森家就原址增建的大門，則已移向「圓子坂」大街。

森鷗外和日本文壇

森鷗外的學問是多方面的，他的文學的境域是廣大的。他不但著作豐富，而且有確定日本文壇的力量。在他之前的日本，所謂文學，不過是文人弄文舞墨的消遣品，琴書之友吧了。森鷗外自少就有文學的素養，廿三歲往德國留學後，眼見該國文學的昌盛，認識歐西文明的真面目，使他傾倒於美和自由，促進他的創作慾與詩魂。他雖沒有直接的發表主張，但他的翻譯介紹和批評，却很有推進的力量。他聯合同道，首先創辦雜誌刊物，吟咏寫作。明治廿二年（一八八九年）文藝雜誌「柵草紙」的創刊，他不但是主辦者

而且是一個重要的執筆人，每期每卷都有他的詩文或譯著。那時除「國民之友」雜誌外，「柵草紙」可說是相當早的刊物，而「國民之友」亦常有他的小說和譯文。明治廿五年（一八九二年）九月起，「柵草紙」中有他的「山房論文」、「山房放語」。他和「早稻田文學」的坪內逍遙等，作有名的「文學論爭」。森鷗外在「早稻田文學之沒理想」一文中，表現他的文藝觀和人生觀。他譏嘲坪內逍遙之沒有理想，只知記實，嫌惡談理。他又主張：「大抵作家的感情是主觀的



森鷗外就是在這環境幽靜的屋子裡出生

，作家的觀察則要客觀；抒情詩是主觀的，敘事詩則必客觀。……當時的文壇，因此論爭而引起創作原理、美的意識、藝術理論種種前所未有的文化景象，森鷗外可說是一位啓蒙家。

明治廿九年一月，森鷗外另辦「目不醉草」雜誌，裏面的「三人冗語」，就是他和幸田露伴、齋藤綠雨三人的文學批評。此外，尙有尾崎紅葉、高濱虛子、三木竹二等人執筆。以後又有田山花袋與醉茗等執筆的「新文壇」，黑田清輝、久米桂一等等發起的文學雜誌「白百合」，可與「目不醉草」後先輝映。

同年九月，「目不醉草」的「三人冗語」改為「雲中語」，加入新的作者，補充新血。明治三十年（一八九八年），春陽堂出版他的「草景」Kagekuseri，這是一冊翻譯和隨筆集。越年，他的西周傳出版，「審美綱領」不久亦由春陽堂刊印。

明治三十五年，與上田敏等創刊「藝文」雜誌，第二號刊行後，因與出版的書店衝突而停刊。十月另創「萬年草」雜誌，出版「即興詩人」的單行本。十二月，他的「玉匣兩浦島」劇本在「歌舞伎」另外發表。各雜誌刊物，每卷幾乎都有他的作品，他的著作也不斷刊行。

明治三十九年六月，森鷗外與其摯友賀古鶴所發起常磐會歌會，常在常磐酒樓招集小出祭、大口鯛二、佐佐木信綱、坪內逍遙等人，研究明治時代的歌調（見坪內逍遙的「文豪森鷗外林太郎」）。翌年，又發起「觀潮樓歌會」，招請與謝野寬（新詩社）、伊藤左千夫（根岸派）、佐佐木信綱（竹柏會）以及吉井勇、石川啄木、平野萬里、木下奎太郎等明星派少壯歌人，每月例會一次，吟咏新詩和歌，每期必有森鷗外的詩歌。在這種場合，他署名「高湛」，這是他寫詩歌的筆名，和書畫的落款雅號。他有一部「我的百首」，大概就是此時的產品。當時他在文壇上既有影響力，也能調和各派

，在他的詩集「沙羅之木」的序文中，就會提及。因見其雜誌中入與明星派有如參商之隔，他要兩方面中人接近，所以招請雙方代表到觀潮樓聚會，原來這每月一度的歌會，還有這種和事佬的作用。他對於與謝野寬、晶子夫於的出洋，亦有經濟上等援助。他也提拔女作家樋口一葉，可惜的是她廿五歲就早逝了。

明治四十二年（一九〇九），森鷗外又創刊了「昂」雜誌，他的名著「半日」、「椛島通信」、「假面」、「我的百首」、「追儂」、「魔睡」、「雞」、「貸金」、「予之立場」等，都在這一年發表，而且獲得文學博士學位。但這不過是他的豐富文學生涯的開端，以後他更有燦爛光輝的發展。

在明治四十年前後，踏上二十世紀初葉時期，日本的社會狀態、氣氛大有變異，自由主義盛極一時，壞的方面是自甘墮落，好的方面是個人完成之欲求，西洋文藝及思想的輸入，產生了許多深受影響的詩歌小說和戲曲。這和森鷗外是有關係的，但他并不以為得意。他不是順水推舟的人，他要考察日本人的氣質和西洋思想是否已融化，或是背道而馳，諷刺小說「遊戲」、「沉默之塔」、「食堂」等篇，就是用這考察的主題寫成的。他不是「旁觀者」（自喻，見「百物語」），不是「天邪鬼」（木下李太郎的惡謔），他是文壇的先驅。

晚年，他多作心理描寫的小說，傾向於傳記文學、歷史小說、考證學、美學之類。森鷗外的文學生涯，亘四十年之歷史，確是明治大正文壇上的一位大作家。

雁

前記

森鷗外是日本明治大正時期的第一流作家，他的生平，我在前面的一篇專文中已有詳細的介紹。我譯過他的「翁與媪」、「魚玄機」、「寒山拾得」、「高瀨舟」等短篇小說。

在日本有名的作家中，我也譯過國木田獨步的「童年的悲哀」、「菊池寬的「時間和戀愛」，以及許多童話作品。但我對於森鷗外似乎有一種特別偏愛，這原因說也說不出來。若要勉強的尋求，那末，可以說：第一因為他擅長華文，能寫精練流暢的中國詩文，在他的小說裏面免不了運用一些中國書物文詞。第二因為他是一位醫學家，故能解剖人類的心理，並對描寫人物的個性深刻新穎，優美圓熟。而我生平又最喜愛醫學文學，崇拜醫學家和文學家。因為醫學能濟世救人，使人身體健康；文學能啓發人們的思想，領導潮流，為時代的先驅。而森鷗外却以一人之身，兼有兩者之長，更有多方面的成就，詩歌小說等豐富著作都有其特色。這篇中篇小說「雁」，是他五十歲時的作品。他以細膩之筆，描寫人物的個性，深刻分明，優美動人。

去年有一位日本領事夫人從我研讀漢文，在講解上常常需用日文翻譯，引起我有繼續研究日文和翻譯小說的念頭，因而再選譯森鷗外這篇「雁」。

在「雁」裡面，我們可以看出明治維新初期的東京社會和日本文壇的概況，除了一些詩歌俳句的創作之外，雜誌刊物更是寥寥可數，而受高等教育的智識階級份子多兼讀漢文。

「雁」的另一特點是小說的背景分明，東京大學的地址實情，和本鄉上野不忍池一帶的街道路線、商店住宅等，描寫細詳真實，使人可以按圖索驥，彷彿如讀歷史小說一般。不過書中常滲進作者的意見，有時覺得那些敘述未免多餘。

森鷗外的作品，普通日本人或感覺艱深，以為是舊的。但日本某作家則說：「……文學並不是衣裳，不能以新舊作唯一的評價，何況過時的衣裳品質也有高下之別。」我贊同這幾句話，凡是古典的藝術、音樂、詩歌、文學等作品，都是沒有時間性的，屬於永恆的，應該沒有什麼新舊的分別。

「雁」已有英譯本，最近也曾被改編為電影，可見這篇小說的吸引力。我因裡面的某一名詞，曾通函求教於周作人老師，並請問日本除了過去有數名的作家之外，尚有何著名的新作家和新作品，承其覆示云：「……日本作品，因看法的新舊顯有不同，若是我們舊的看法，也還是文學史上有定評的那幾個作家吧！」這就是文學家知堂老人的見解。換句話說：好的作品，永遠都是有價值的說明。所以，我不惜費數月的時間，把這篇小說譯成。

森鷗外著
劉縷英譯

這是舊話了。照我的記憶，那是明治十三年（公元一八八〇年）。爲什麼這一年記憶得那麼清楚呢？因爲那時我正住在東京大學鐵門對面的上條宿舍，和書中的主人公住在同一宿舍的隔壁房間。這上條宿舍在明治十四年失火，我也是遭受災害的一人。這故事便發生在失火的前一年，所以我能够記憶。

上條宿舍住的大概都是醫科大學的學生，此外也住有一些大學附屬醫院的門診病人。普通不管什麼宿舍公寓，都有特別有勢力的住客。這種客人，第一是手頭闊綽，伶俐機敏，走過管理宿舍的掌櫃前面步廊時，必定出聲打招呼，有時也走進去坐在火爐旁女掌櫃的對面，和她閒談，或在房間裡喝酒，要什麼特別做菜，任性地給掌櫃的麻煩，其實賬房却得益。這種性格粗枝大葉的男人最受尊敬，也是最會作威作福的，這是常情。可是，在上條宿舍裡面我那有勢力的隔鄰男同學，却異乎其趣。

這個叫做岡田的醫學生，比較我低一年級，已經是有能讀到畢業的希望。岡田這人，是一個性格明朗的美男子。但決不是那種臉色蒼白，站立不穩的病態美，而是肌膚紅潤，體格強壯，很少見的男性美好容貌的人，特別是當時能爲賽舟選手，可知其體格的健美。

容貌固然出衆，但若僅有健美的形體，決不能在宿舍裡佔勢力，所以要談到他的品行方面。我想：當時要找一位和岡田一般，保有均衡的書生生活，却是很少見的。他並不是每學期考試，必爭點數，求爲優等生的勤學者。他在班裡，總是中等，成績不往下退，而漸進步的學生。要幹的事情，立刻便幹起來；遊玩的時間，盡情遊樂；晚飯後必出外散步，十時前必回歸宿舍。星期日便去划船，不然就去旅行。賽舟前一定和選手們同在向島（隅田川對岸）住宿。除了暑假回歸

故鄉之外，他在宿舍的時間，和外出的時間都有固定，一點也不會狂亂。同學們誰忘記了對號砲（那時東京正午十二時必放砲爲號）來校正鐘錶的，都到岡田的房裡詢問；就是上條賬房的掛鐘，往往都是依據岡田衣裳裡的掛錶匡正的。從周圍人們的心理看來，都感覺這男人是最可信賴的。對於上條的女東家掌櫃，岡田既不奉承，也不破格化錢。然而，岡田是最受稱讚和最具有信用的，因爲他從不拖欠房租。「看看岡田先生吧！」這句話常掛在掌櫃太太的嘴巴上。

「反正我也沒有道理像岡田君一樣。」別的學生說。

如此這般，岡田便成爲上條宿舍的標準客人了。

岡田每天散步的經過地點，大概是有一定的：他總由寂靜的無緣坂走下去，從不忍池北邊繞過上野山，經過松源、雁鍋所在地之廣小路，和狹小而熱鬧的仲町，進湯島天神社，而從幽暗的臭橋寺角頭轉彎回來。有時也從仲町右轉，再經無緣坂而歸，這是一條必經之路。有時候由大學裡的一赤門一出去，（因鐵門早被鎖上，而住院病人出入必經由過堂門，後來過堂門撤去，從今春木町的丁字路口，有一個新的黑門）則經由本鄉大街糕餅店前，而進神田明神之境內，走過新的目金橋，再經柳原旁邊的路，由成道轉回，這也要穿過西邊橫路，在臭橋寺前出來的另一條路。此外，就不在別的地方散步了。

在散步的途中，岡田究竟幹什麼呢？他是時不常的去逛舊書店，上野廣小路和仲町的舊書店，至今尚有兩三間存在，成道也有當時的店屋，柳原則已廢絕，本鄉大街的則連場所與業主差不多都變更了。岡田所以少從赤門右轉，雖因森川町街道狹窄，不合適散步，而最大原因是西側僅有舊書店一間吧了。

岡田所以愛逛書店，乃因他富有文學趣味的嗜好。但當時尚沒有新小說和劇本出版，抒情詩

方面，也在子規（註：子規原名正岡常規，明治三十五年卒）的俳句及鐵幹（註：鐵幹姓）與謝野的和歌產生之前，一般看的只是「花月新誌」或「桂林一枝」之類雜誌，最受注意的是槐南、夢香等香奩體的詩。我便是花月新誌的愛讀者，所以記憶猶新。花月新誌且常載有翻譯的西洋小說，什麼西洋某大學生歸途中被殺，用談話體譯出，譯者為神田孝平先生，好像就是我最先看到的西洋小說，也就是這樣的時代。岡田的文學趣味，不過是一些漢學者，把新的題材撰成的詩文，津津有味地讀着吧了。

我有一個不會交際的性格，對於學校裡常見的人們中，如果沒有事情，便不開口，就是同一宿舍的同學，可以脫帽為禮的也很少。但對岡田，則相交好，這都是彼此常逛舊書店的關係。我的散步地方，雖沒有岡田一般的固定，但也很健步，常縱橫于木鄉、下谷、神田之間，一見有舊書店，便駐足觀看。「你是常逛舊書店的吧？」彼此相遇見時，總有一方說出這樣的一句話，於是便親熱地交談起來。

那時，走下神田明神坂前的轉角，便有一間滿擺着書物的舊書店。在那兒，我發見有一部中國小說金瓶梅，問問店主的價錢，他說七圓，我問他可以減為五塊錢嗎？他說：「剛才岡田先生出價六塊錢，我都拒絕出售；……」那時恰值我手頭有錢，便照開價的價錢七圓買了。兩三天後，遇着岡田，他對不起的人啊，把我特意看中的金瓶梅買去了！

「是的，聽書店的老板說你講價不成，沒有買得，假如你喜歡，我可以出讓。」

「說那裡話，彼此鄰居，你看後借給我看看便了。」

我也高興地答應了。像這樣過去雖住隔壁房間，却不交際的岡田和我兩人，此後便常相往來了。

二

無緣坂南邊有岩崎府邸，外面圍着石牆，長着青苔的石隙上，有一些齒梁和開刺植物。石牆之上，好像平地，又像是小山一般。我沒有進過石牆的府邸，就是現在也不知裏面怎樣。總之，當時的石牆地方，雜樹叢生，枝葉繁茂，草是沒割過的。

無緣坂的北邊，並列着幾間小型的房屋，有些格局較好的是：圍繞着板牆的是已停業的商店人家，此外是做手工的男人們住宿。店屋不過是雜貨店和香煙攤之類，其中最醒目的是教裁縫的女人的家：日間格子窗內，有一群少女聚集着工作，每逢天氣晴朗，窗戶洞開的時候，學生們經過，喜歡饒舌的姑娘們都抬頭眺望，又繼續談笑着。隔鄰一家，門庭修洗得很乾淨，入門地方鋪着花崗石，傍晚經過，常見其潑水洒掃。洗得乾乾淨淨，寒天關閉着格子門，暑天則垂着竹簾，因為教裁縫那家的特別熱鬧，更顯得這家特別的寂靜。

故事發生的那年九月，岡田由家鄉回大學後，沒有多久。晚飯後，照例出去散步，經過舊加賀藩主的居館，現在的解剖室左近地方，慢慢地走下無緣坂。這時有一位從洗澡場歸來的女人，走進裁縫師傅隔壁寂靜的家。時序已是秋天，人們因天時涼冷，都不外出。一時行人絕跡的坂道上，岡田恰巧走過，當那女人回到前面說過的寂靜之家的格子門前，將要開門的時候，聽到岡田的履聲，忽然停了開門的手，回頭來恰巧和岡田的臉龐相對會見。

天青色的單衣，黑緞和茶色的束腰帶，纖纖的左手，挽着肥皂盒呀，毛巾呀，洗身用的海綿呀，裝在細竹編成的筐子裏面，右手放在格子門上。回過頭來的女人的容姿，並沒有給岡田以特別深刻印象。而那結着銀杏髮好像蠶蠶一般的髮髮，高高的鼻子，細長的身材，稍為帶點寂寞的

臉龐，前額至兩頰之間，有些扁平的樣子。在岡田方面，不過利那的感覺，走過無緣坂，女人的事，一會兒已經忘記得乾乾淨淨了。

經過兩天之後，岡田又從無緣坂外出，照例走近那格子門前時，前天洗澡歸來的女人之事，突然在記憶之底，浮出于意識的表面。直豎着釘上的竹，橫渡着兩根細削的木，蔓草卷繞着的窗櫺，窗戶的格子打開了一尺之譜，即見有些放置着卵壳的萬年青花鉢。因為有心注意，放慢了步調，到那房子門前，不過幾秒鐘時間。

到了門口，意外地在萬年青的花盆上，深鎖着陰闊的背景，浮現一張白色的臉龐，看着岡田，微微的笑。

以後，岡田每出散步，經過這家門前，幾乎都看見這女人，在岡田空想的領域裡，時時也闖進這個女人，無所顧忌地胡猜亂想：「女的是在等待我走過吧？不！許是全無意識地向外眺望，偶然遇見了我吧？」如此反復發生疑問，於是乎追溯到未遇她洗澡歸來那天之前，這家的窗裡，是不是也有女人眺望的情景。似乎除了無緣坂一邊，最熱鬧的裁縫師之家隔壁，無論何時，都掃除乾淨，可說是寂靜的之外，什麼也看不見。究竟住的是什麼人家，確有疑問，但却不能解答。總之，那個格子窗，不是格子密密地關閉，就是垂着簾子，裡面寂靜似的。這樣看起來，那個女人最近注意外頭，打開窗門，好像就是等待自己走過吧？岡田斷定是這樣的。

走過總是臉對臉相見，岡田近來常推想着，漸漸好像和「窗之女人」很親近似的。兩星期後，一個黃昏，岡田照例步過那窗前，無意識地脫帽施禮。這時女人的一張蒼白的臉，忽然泛上一陣紅色，寂寞的臉孔，驀地變成光輝的笑容。從此，岡田走過時，一定對那一窗之女人「施禮」。

三

岡田好讀盧初新誌，諳諳大鐵推傳，更有喜

習武藝的願望。因缺乏機會，無從着手，近年對搖槳競賽特別熱心，進步到給同伴們推為選手，岡田這一方面的意志才得發展。

在虞初新誌裡面，有一篇岡田喜歡的傳奇小說小青傳。其中描寫的女主人公，若用新名詞來形容，可以這樣說：雖死神已敲門，讓她等在門外，在此短時間內，擦脂抹粉，從容化裝似的，好像要以瞬間的美麗為其生命的女人，不知如何的打動了岡田的同情心。

所謂女人，在岡田的觀感中，都是美的動物，可愛的東西；不管怎樣的環境，那種美的，可愛的樣子，都能够永遠護持似的。這因他平生好讀香奩體的詩，好讀感傷的宿命論的中國明清所謂才子書的文章，在不知不覺間，無形中受了影響吧？

岡田對這「窗之女人」點頭施禮之後，好久的一段時間，並不想打聽那女人的身世，從那房屋的样子和女人的裝束，可以觀察其似乎是人家的外婦，但也不覺得有什麼不快之感。既不知其姓名，也不想設法知道。心想只要看看她門口的姓名牌子，也就明白了。可是，女人站在窗前的時候，當然不好意思上前觀看，要不然就是街上行人往來，又憚于入目，只可避嫌，到底屋簷下的小木牌寫的是什麼，也就沒有看見。

四

「窗之女人」的出身呢？她的故事，雖成過去，不過是道聽途說。本篇的主人公，實在應是岡田，但為方便起見，這裡不得不大略描述另一個男人。

還是大學醫學院在下谷時候的事，藤堂府第的一溜幾間房子改造成的寄宿舍：灰色之瓦滿塗着漆，基盤花樣的牆壁，豎着手腕一般粗大的木材，嵌着打開的窗，學生寄宿那裡，確有些對不起，好像野獸一般的居處生活。現在要看那樣的窗，除了丸之內的角樓上尚有遺迹之外，別處

很難覺得。上野動物園養獅虎的籠檻地方的格子，比較起來還要纖巧些。

宿舍中有幾名雜役，他們多穿着粗布小倉褲，結着粗布腰帶，以供學生差使外面購物之用。學生買的東西，大概總有一定的，食物好像「羊羹」「金米糖」之類。羊羹是一種燒芋，（現在的羊羹，都是豆頭和糖製成。）所謂金米糖是一種裂開的豆子，這在文化史上，也許有可參攷而記下的價值。雜役的一次出差費，大概可得二錢（即當時的二分錢）。

有一個雜役，名喚末造，穿着整齊，和其他雜役不同。他們口邊鬚鬚茂生，如同栗子毛狀，而在其間，大開其口，大聲說話。可是，末造却剃得乾乾淨淨，只留下剛剃過的青痕，唇緊閉着不多講話。別人的小倉服（小倉，地名，一種棉質織物，多用做褲子）常常染污，他的却甚為清潔酒脫，時常穿着洋布等好的衣服，工作時常圍着一件圍裙。

不知是誰傳開說的，學生們沒有錢用時，他會墊錢借人，當然是五角壹圓的錢吧了，漸漸地變成五圓借款和十圓借款。借的人要有單據，屆時不得還的要更換字據，終於便變成一個高利貸的人。原來本錢多少呢，難道二分錢的儲蓄，便能做高利貸致富嗎？要知道一個人若把全部精力，一輩子傾注於一件事，實際上是會不可能的。

無論如何，大學從下谷遷至本鄉時候，末造已經不是雜役了。那時他家即遷住于池端。但同樣地，學生們卻不斷出入於末造之門。

末造做雜役時，年已過三十，貧困的過日子，娶妻生子，到了高利貸成功，遷居池端的房屋後，便很討厭他的醜陋多嘴的妻子了。

於是，末造便想起一個女人來：

那是他尚住在練馬町，每天要經過狹小的街道，走往大學做工時候，有時便看見的少女。附近有一間牆壁破舊，終年門戶半閉，黑黢黢的

房屋。若在夜裡走過，則見這麼狹小的露地，屋簷下猶放置着人力車，擺着熟食柵子，不是把食攤退縮，便是要斜着身體，才能走過。最近引起末造注意的是練習「三味線」（一種類似三弦的樂器）的樂聲，以後才知道彈三味線的是一位十七歲的可愛少女。這小姑娘無論何時，都是全身整潔漂亮，不像是貧窮出身，衣服也穿得十分瀟灑。她小立門口，每逢有人走過，立刻便退縮進薄暗的家裡。對事情有深入注意性質的末造，雖沒有特別探問，但聽說她的名字叫阿玉，母親早喪，跟着父親二人過活。父親在秋葉原做吹

「糖人兒」攤販小生意。過些日子，這些陋巷的房屋，又有了革命般的變動：簷下的食攤，夜晚走過，已經看不到了。只有那寂寞的房屋及其周圍，用當時的流行語來說：所謂開化襲來的緣故，一半破壞，一半改裝，入口地方，也換了格子門，改變屋內外的裝飾。有時尚見入口地方，有脫下的鞋子。不久，便見門口釘有新的姓名標記，寫着「巡警某某」。末造再由松永町到仲徒町購物，繞了一圈，便聽人說：「糖店老頭家裡鬻塔，門牌標記上寫的巡警，就是他的女婿。一向把玉姑娘看做比眼珠還要重要的老父，却把她交給容貌可怕的巡警，以為或者「天狗」（想像上之妖怪）出現，把她拉走。但自這女婿進來後，老頭子總感覺無比的不舒服，雖然想和生平一兩個相好有交情的朋友商量，却又誰都拒絕，竟沒一人痛痛快快地吐露意見。只有這唯一的女兒，本來是不讓她嫁出去的，却招來這位推辭不得的可憎的女婿。若說討厭，就搬到遠遠的地方去吧。然而對手却是巡警，立刻會調查出來。那巡警曾用帶着恐嚇的口吻說：「任你怎樣作，也逃脫不了！」

其中有一位最明事理的太太說：「那女孩子很標緻，從師傅學藝也學得來，她的三味線，師傅是很褒獎的。我早就說過，最好賣給藝妓館，讓她打好「藝者」的底子：……現在嫁給這麼一個

巡警先生，將來一開一開的去巡查，把好看容的妻子放在家裏，或不客分說的帶走，總是可以預料的。這不幸的事，除了想開之外，有什麼法子！

末造聽了這些風聲之後，經過三個月之譜。糖店老頭兒的房子，從早晨就關緊了門，門口貼着一租屋代管松永町西邊盡頭……的字條。又聽附近風傳說：「那巡警的鄉下是有妻有子的，突然尋來，大吵大鬧，幸而給鄰居的太太偷聽得，好容易才把她勸息。巡警先生未入餐時，老頭兒也會和各個人物商量，他們竟無一人能够做他的法律顧問。老頭兒問及戶籍問題，應該如何呈報問題，巡警却拈着鬍子說：『手續萬事都由我辦理妥當，一切不必介意……』所以老頭兒一點也不懷疑。」

那時松永町北角雜貨店，有一位白臉圓面短頰的大姑娘，大學生們都叫她「無下顎」的，也對末造說道：「玉姑娘實在太可憐了，她是正直的人，以為招得好丈夫，誰知巡警先生方面，却當做住公寓一般的打算。」她那父親——剃光頭的雜貨店主人在旁邊也說：「老頭兒也很可憐，因怕街坊恥笑，住不下去，搬去西島越地方，那兒又不是小孩子好主顧的所在，原本的糖生意做不成，只得秋葉原賣糖。那些食攤傢伙，有一次已經賣掉了。終於又在佐久間町的舊傢伙店，說明理由，把它買回來，一面顧生活，一面搬家，想必是很困難的。巡警先生拋下鄉下的妻子，不管她死活，自己却打腫臉充胖子，大喝其酒，而且找了酒量不大的老頭兒做對手……唉，享福養老，只不過在夢中看見吧了！」他摸着禿光光的頭顱說。

以後，末造也就把糖店父女的事忘記了，但現在有了錢，漸漸可以任所欲為，忽然就把這事情想起來了。現在末造有世界了，於是四下裏派人去西島越方面尋訪，探知這賣餡糖的老頭兒，就在柳盛

座內審人力車廠隔鄰，和他女兒阿玉同住。於是乎派人去接洽，說有某大商人想要娶妻，問他意下如何？最初老人一聽作妻，立刻拒絕，終因那人的勸說，馴良的好女兒，又說因為父女的緣故，表示願意，所以便約定在「松原」(酒樓)和末造會見。

五

除了金錢之外，沒有其他考慮的末造，在未會訪知阿玉的下落，又不知人家答應不答應之先，自己便先在附近找尋房子了。看了好多間之後，有兩間合意。其一間在池端地方，自己的住宅鄰居福地源一郎的邸第，與出名的蕎麥麵店蓮玉庵的中間地方，池之西南隅，稍為接近蓮玉庵，在街道上有縮入的房子，花籬笆內，種着一株柏樹和兩三株羅漢松，外面掛着一出租一的牌札，進去一看，還有人住居，一位五十歲的老太太帶往裏面觀看。老太太說她的丈夫是中國(日本重要地方，為山陰山陽兩道的總稱)那邊藩王的家臣，廢藩後，為着賺點零用錢，在財政部辦事，已經六十幾歲了。老頭兒喜歡漂亮的房子，走遍東京，寧可租住新建的房子，住舊了又再搬家，不待說孩子們都分居他處，家中沒有小孩，房子是不會毀損的。反正住久了，格子門非重糊不可，「榻榻米」席面不換也不成樣子。這麼的麻煩，不如趕快地搬遷。老太太本來是不贊成的，所以對着不認識的人，也告密般說：「這房子還是這般漂亮，已經說說要搬了……」老太太又帶末造各處細看，內外都打掃得非常乾淨。末造心裏感覺滿意，便把屋租及押租金若干，和管租者姓名，一一記入手本子裏面。

另一間是在無緣坂半途的小房屋。沒有什麼門牌標記，聽說要賣出的。業主在湯島街開當舖，老太爺在這裏養老，已經逝世了，老太太只好遷居本店，因為隔壁住的是裁縫師傅，有些吵鬧。不過原本係作養老用的房子，一切木材都是精

選的，所以好像住得很舒服。從入口的格子門到了庭前，都鋪着花崗石，非常精小幽雅。

有一天晚上，末造輾轉反側，心裏打算着選取那一間來做新房。旁邊的妻子，哄着孩子們一齊睡覺。妻張開着嘴巴，好像男人一般的鼾睡着。有時丈夫考慮着利率多少，常常失眠，眼睛張開，做妻子的一些也不注意。末造心裏覺得可笑，受不了似的看着妻的臉孔，心想同樣的女人，却有這般的臉孔！那個阿玉很久不見了，那時還是小孩快發育時候，溫柔之中有好勝之心，展示權威似的容顏，現在長得很有女性美吧？單看她的臉，心裏都覺得快樂。這東西，安心的熟睡。我呢，整天考慮着經營銀錢的事，大錯特錯！哎呀，有蚊子了，這下谷地方，就是這般討厭！這樣下去，不掛蚊帳是不成的，做母親的還好，可是咬了小孩……想到這裏，又想想家事，到了可下斷語時，已經過了午夜一點鐘。又想到這樣的事：池端的房屋，可以眺望景物，是其好處，租錢也便宜；不過租做住家，却有問題。像這般廣大地方，恐怕惹人注目。有時這婆娘也許會帶着孩子們到仲町一帶去，要是茫然隨便開窗，被她看見，豈不麻煩？無緣坂方面，房子有些黑暗，但除了大學生散步之外，少人走過。可是一時要拿出錢來買，也是費思量的。不過房子的材料都好，木材選用上等，特別便宜，且有保險，什麼時候要賣出，原價不會損失，却是可以放心的。就決定住無緣坂吧。我傍晚時分出去洗澡(日人中下階級多在附近浴場洗澡)，打扮得俊俏，只要信口胡扯，瞞騙着妻子，可以順便到她那裏去了。於是到阿玉的地方，打開格子門，一直進去。怎麼安排呢，也許阿玉這美人，把貓抱在膝上，寂寞地在等着我吧？不用說的，打扮得整整齊齊的等待吧？當然要替她購置衣服，可是隨便亂化錢是不成的，就是當舖裏滿期發賣的，也有好看的資料的。一個女人的衣服和飾物，都是奢侈的，不要像那些年輕小伙子那樣，隨便亂化才好

鄰居福地先生的房子，門面比我的大，有時帶着數寄屋町的藝妓，在池端搖搖幌幌散步，學生們羨慕的不得了，外表怪舒服的，其實兩袖清風，家計困難呢。所謂學者，僅會紙上談兵，筆下寫得很漂亮，可是若幹起實際的店務，恐怕早就給人辭退了……對了，阿玉是會彈「三味線」的，用指甲好好的彈，心情愉快的彈給你聽……除了做巡警太太之外，世事不知，那就不成了。」也許她會推諉：「你要笑我，我不彈。」怎麼的叫她彈，總是不肯彈吧，再三的勸請，她便現出醜態之狀，紅着臉，張口結舌。我第一晚去的時候，不知該怎麼辦？」

空想縱橫馳騁，不知底止，想像不連貫地胡思亂想，忽然覺得似乎有雪白的肌膚閃爍着，忽而又像是聽到私語一般，末造終於心情舒適地睡覺，旁邊的妻子還是鼾睡着。

六

松源之面會，在末造看來，真是一個大節日。現實上確有許多一毛不拔的吝嗇人，因節儉積錢而致富的，便有各種不同的人，只要我們稍為留心注意。例如一張粗紙，要剪作兩張使用，有事寫信，便用明信片，寫得幾乎不用顯微鏡便看不懂那樣的小，就是這種吝嗇人的共同性質。還有一些貪得無厭，在他的生活範圍，只知抓錢，收進緊密的錢包裡。我們在小說裡，舞台上看到的守財奴，簡直就是十足的奴相！但我們所接觸到的，拼命積錢的人，實際上也有各種不同的化錢地方。有的雖然吝嗇，却樂於化錢在女人身上；有的對於飲食，則頗奢侈。好像前面說過的，末造只講究衣着，打扮漂亮，便是他的癖好。還是大學的雜役時代，休息的日子，必定脫下小倉的窄袖袴（工作時不使袖子阻礙，並防染污），換上好像小商人一般的衣服，他便覺得很快樂。學生們偶然遇到穿着洋花布衣服末造的，都覺得稀奇。此外，末造就沒有其他嗜好了，和藝妓們

既沒有關係，也不會到酒厩去喝酒，最多不過在蓮玉庵吃一碗蕎麥麵，從來都沒有帶過妻兒往外面吃過。妻子的裝束，和他自己的打扮，是不相配合的。有時妻子要求做件衣服，他總是拒絕說：「講胡塗話，你和我不同，我因為要在外面交際，沒有辦法，不得不如此。」都是這麼推開。後來母錢生利，積蓄多金，時常出入酒店，但也限於大夥兒的聚會，從來沒有自己請客。現在要和阿玉面會，得意洋洋，忽然感覺甚為體面，就說出假座松源為初次會面之所。

到了要會面之時，又發生了不可避免的問題，這就是阿玉的裝束。不僅是阿玉，還有老頭兒也不能不給他服裝打扮，這就使當介紹人的老婆子感覺為難。因為老人說的話，女兒無不同意，若是勉強抑制，談判根本破裂，所以沒有法子。老頭兒說：「阿玉是我的唯一寶貝女兒，道和他人的獨女不同。我的親族，除她之外，一個也沒有。我自亡妻死後，父女相依，渡過寂寞的生活。亡妻三十多歲，才第一胎生下此女，後來便在病院逝世，女兒是我乞討來的乳養大的。四個月時候，染着江戶流行的麻疹症，醫生都以為無可救藥了，是我捨棄了生意一切，忍耐着服侍看護，才把小生命保留下來。正當時局動盪不安時期，井伊先生（德川幕府末末宰相）被浪子殺害，兩年以前之事，也就是西洋人在生麥（按生麥在今橫濱市內，明治維新數年前，有西洋人橫過上江戶之島津侯所乘轎子行列前頭，為隨從武士所殺，惹起外交案件，譯者）被斬殺之由，以後生意也沒有了，店舖也沒有了。幾次都想自殺，但只到阿玉的小手，撫摸着我的胸膛，張大着眼睛，對着我的臉笑笑，使我便下了手，和可愛的她一同尋死。日子一天一天忍耐過活，這樣地維繫着生命。阿玉生時，我已是四十五歲的年紀了，勞苦的歲月更加難過，一個人生活尚且困難，那來兩人的口糧！那時有一位有錢的寡婦，誠懇地要我入贅，叫我把小孩寄存在鄉下地方。我因捨

不得離開可愛的阿玉，無情無理的推辭，一直至今，把她養育成人。不幸人窮志短，易于受騙，竟被不忠實的男人當作玩弄的東西，懊悔也來不及！幸而阿玉確是好孩子，誰都這樣稱讚的，我想把她許配正經人家，只因有我這樣的父親，所以難於撮合。本來是不想嫁給人家做妾侍的，因為是正經的老爺，照你所說的，阿玉明年就是二十歲了，也想到這青春期內和她擇配，免過標梅之劫，所以只得通融許嫁。這樣珍重的玉兒，那老爺到底怎麼樣？無論如何，我非一塊兒去相親不可。」這些話帶給末造時，和他預想的，有些不同，未免不滿足。他不想把阿玉帶到松源來會面，讓媒婆先回去，自己和阿玉對面該是何等快樂。現在却不達目的，而和父親同來，這太意外地公開了。末造自身確有一種無所忌憚的居心，那是強自抑制的慾望，現已束縛解開。第一步踏出門時的喜悅，密談情話為第一要事，可是父親同來，在人家面前，覺得很體面得意的性質，完全變化起來。聽媒婆說，父女都是老實人，最初都說不願嫁人為妾。有一天，媒婆特地叫那女兒出來勸說，漸漸談到為什麼不讓沒有工作的老父快樂呢？種種譬喻，才說得她允諾了這頭強事，而且又要說得她父親滿意，真是不容易。末造聽後，覺得這溫柔老實的女孩子，可以到手，心中竊喜。可是這父女同來，松源之初次會面，便成為女婿參見岳父的場面，變了方式的公開場面，恰似在末造的火熱頭上澆了一杓冷水。

末造既被傳稱為掌櫃的實業家，必得要像個樣子，所以父女兩人的裝束，他是要負責的。阿玉既是自己手心的的人，那末，對於其父的境遇，便不能棄置不顧，不過是後來的手續問題，眼前先加照顧吧了，這就是末造的決心。

當前的裝束費要多少錢呢，定妥了送錢過去吧，末造却不這樣做。他的嗜好既是掌櫃的服裝，自己亦有裁縫師，把事情說明了，定做好兩人的合式衣服，叫媒婆探問阿玉的身材尺寸，吝嗇

的末造，是會處置的。他要媒婆向阿玉父女作善意的解釋，爲着對他們的尊敬，所以不送現款。

七

上野廣小路，是很少失火的地方，沒聽過松源酒店被燒，大概到現在還有它的存在吧？

他們定了一間精小安靜的房間，由向南的門口進去，一直走過廊下，再走幾步，左邊有一間六疊席的房間，（日本普通每疊席是二尺九寸闊，五尺八寸長，厚寸餘。）末造便被引導進去。「這裡在傍晚之前是有些落日的光線的。」帶路的下女說明着。

裡面掛着一幅真偽不分，筆法粗拙的有名風俗畫條幅，室隅一床開一裝飾地方，插着一枝鮮木菊。末造背向着佔了座位，目光尖銳地四下裡東瞧西望。

一直往後眺望，煞風景的是見到賽馬場的柵欄，這兒後來幾經滄桑，又爲腳踏單車的競賽場地，大概爲着不讓池邊往來的人們看見，而特意在向池的屋外圍着圍牆。房子和圍牆之間，如腰帶一般的狹長地面，種着兩三株梧桐，有一個石燈籠，此外不連的有幾株小柏樹。廣小路往來的人們，腳底下泥土飛揚，圍牆內每每灑水，綠苔常青。

不久，下女拿着茶和蚊香進來，並請求點菜。末造說：「等賓客來了再說。」而獨自抽起烟來。

覺得有些炎熱，便站起身，在通過廚房與廁所地方，聞到一陣香味，從廊下方面，隨風吹來。旁邊有一柄下女放置着的不堪入手的污舊團扇。

末造倚着室隅裝飾地方的柱子，抽抽煙，看着吹出的輪圈，耽于幻想：「真是好女兒！」心裏想着：「我看她那時還是小孩子，現在不知變成什麼樣子？怎麼樣的女人？無論如何，和老頭兒同來，真是無奈的事，不知可以使老頭兒先回去麼？」這時二樓有三味線的聲音，好像和他的心事同調。

廊下忽傳來兩三脚步聲，下女先出面招呼，

說道：「是這兒的朋友賓客吧？」又聞那照料他們同來的媒婆說出，好像紡織娘的蟲鳴聲的調子道：「請一直進裏面吧，老爺是很爽快的人，最好用不着客氣。」

末造也離席走出廊下迎接，便見彎腰躊躇於曲角之壁際間的老頭兒背後，站着一位似非長快，而是大驚小怪地，望着周圍的玉姑娘，從前是肥圓可愛的孩子，現在已變成臉孔清瘦，身材也比較細長，頭上輕快地結着一個銀杏髻，在這種場合，也不像人家一般的濃裝，簡直可說是不施脂粉，這和想像的她，可謂全異其趣。但這般似乎是更美的，末造好像要把這種姿容吸入一般的注視，心裡感覺非常滿意。

阿玉方面呢，反正是賣身救濟父親的貧困，也就不管買手是怎樣人物，她是抱着捨身的決心而來，却見末造顏色淺黑，目光尖銳，可敬愛的高貴而不太顯眼的良善裝束，好像把捨身的生命檢拾回來一般，感覺到那的滿足。

末造誠懇地對老頭兒說：「請一直進那邊坐坐吧！」他又指着客座方面，移開視線對玉說：「請吧！」於是兩父女相隨進入客座，末造又叫媒婆，背地裏拿個紙包在手中給她，小心囑咐什麼。媒婆露出黃黑的牙齒，愚弄人似的笑着，恭恭敬敬兩三遍地彎腰點頭，便引退了。末造返回座位來，一看他們父女客氣地坐在門口的座位，立刻很會應酬地勸請上座。下女拿着菜單請他點菜，一會兒便有人拿着酒瓶托，溫酒進來，先對老頭兒進酒。末造方面：初時抱着討厭老人的擾混而着急的心情漸漸融和，從容叙談，努力表現一切善良的性質。心之深處，不覺對性情溫柔的阿玉，起了信賴之念。

菜餚上桌後，在融洽的氣氛下，好像是一家人出外遊玩，在附近菜館用餐一般。平生對於妻子，都是暴虐的態度，而遭受其妻有時反抗，有時屈從的末造，這時看那羞紅着臉頰，浮現着微笑，淺斟低酌的阿玉，覺得有一種從未有過的淡

淡的素樸的歡樂。末造在這席中，無意識地直覺有如夢幻一般浮現着幸福之影。反省自己的家庭生活，不知如何索然無味。如此把裝模作樣的感情，不斷維持，究竟有什麼契約存在？這種契約對於自己和妻子是充份有效的東西嗎？他僅在心中盤算，卻沒有密緻的思慮。

突然牆外响起淒淒的拍子木敲打聲音，接着有人說：「要不要照顧一曲呢？」樓上三味線的聲音停止了，不知女侍握着扶手闌干講了什麼，下面便說：「是的，聽你吩咐，我唱成田屋與音羽屋所飾演片岡直次郎之戲白，頭一句是河內山的了。」（河內山在江府城中充捧茶等賤役，片岡爲低級武士，兩人朋比爲好。但有一次，河內山仗義冒充貴人，脅制一諸侯而屈服之。後人編此故事爲戲劇，至今流傳。譯者。）這樣便歌唱起來。（未完）

（上接第六十二頁）
「教堂的鐘聲裡」

他們把樹皮用線綁起來，綁成十幾個十字架。一夜的雨，現在十字架怕還不都沖掉了？說不定等下還要吵。可憐的孩子。不知道憂愁的可憐。十二月啦，多去望彌撒吧。國瑞同她這一輩子已經結束，大龍、領弟的才開始。她的體力已大不如前，並且倚靠他人不是長久打算，雖然她要撐下去，撐下去看孩子長大，但她不知道她是否能撐下去。

當她離開廚房，要叫醒兩個孩子起身時，教堂的鐘又悠悠揚揚的響了。於是一切其他的響聲：遠海汽笛、小販叫賣聲、……便都淹沒在那宏亮的聲浪中。一聲比一聲宏亮的教堂的鐘，一響起來就無止無休似的。她先是被第一聲鐘響嚇了，不自覺的站定了；而當更宏亮的聲浪激盪時，她全身起了顫抖。

讀者

作者

編者

在六月號的本欄，編者曾提到星洲一本期刊刊登的「戰後馬華詩歌發展一瞥」一文，作者是用政治的角度去「批判」文藝作品，和政洽野心家一鼻孔出氣，企圖用一隻骯髒的血手遮天。我們希望有正義感的文藝工作者能够勇敢的出來，拆穿牛鬼蛇神的陰謀，把馬華詩壇的真象公諸於世。

最近，我們接到星洲柯戈先生的「過去的烙印」一文，作者以客觀的態度來討論戰後的馬華詩壇，實在是值得我們向讀者推薦的。柯戈先生是個很有成就的詩人，得過多次文藝獎，在南洋大學唸書時曾任雜誌編輯，由於他本身參與文藝工作，對馬華詩壇至為熟識，他的這篇論文有三萬言，本刊當儘速的把它刊完。

我們本來預定本期要刊登「馬來西亞文學」的文藝座談會紀錄，但為了配合馬華詩壇的討論，我們先刊出了「詩人看馬華詩壇」的座談紀錄。參加這個座談會的都是馬來西亞詩人，他們的討論重點是放在馬來西亞，這和我們以往看到評論馬華文壇的文章往往側重星洲方

面是有很大的不同。從這篇座談紀錄看來，馬來西亞的華文詩人已在努力擺脫舊傳統，尋求一條新的道路；新的思潮正在沖擊着他們。其實，這情形並不僅是存在於詩人中，而且是馬來西亞的華文作者的普遍現象。

本期在本刊上出現的馬華作者特別多；柯戈、鄭一行、戈里、翠筠、蕭洛、依藤、溫梓川、孟沙、新堂、朱哲、方艾、李建、楚人、章鑑、劉讓英、莊達等，有的是已在文壇上享有盛名的，有的是最近從事文藝創作的，不管是前者或後者，他們的作品都達到相當水準。記得上一期的「馬來西亞的文藝作品和讀者」座談紀錄中，參加座談者曾提出本邦不是沒有好作者和好作品，這實在是可信的事實。

麥克阿瑟將軍是本世紀最偉大的軍事家，和邱吉爾可稱為本世紀兩大偉人。麥克阿瑟不僅能武，而且也能文，他的回憶錄寫得又簡潔又生動，比看一部小說還要過癮。這一期，我們選刊了他的回憶錄的最後一段「一場史無前例的戰爭」，寫的是韓戰的經過。對我們亞洲人來說，韓戰給我們的印象至為深刻，當我們看了麥克阿瑟的這段回憶錄，對韓戰當會有另一番認識。

劉讓英女士花了幾個月的時間才譯好森鷗外的「雁」，為了翻譯這篇小說，她曾和周作人先生用書信討論其中的一些問題，態度認真，令人欽佩。

關於森鷗外，劉讓英女士已有專文介紹，編者不在此贅言。

上期本刊將「文藝沙龍」闢為雜文專欄後，甚得讀者歡迎。本月內，我們收到數十篇來稿，但來稿當中很多是字數頗長的，令我們在處理時至感困難。深盼今後雜文來稿不要超過二千字。

「我的生活」徵文，得到熱烈的響應，稿件如雪片飛來，我們定於下期開始發表。

將在下期刊出的四篇是：冰谷的「奔走在橡林裡」，俊發的「圓輪裡的青春」，宋子衡的「夥計——跟車——泥工」，綠筠的「在軍營裡」。

本刊創刊至今已滿十一年，我們特在這裡向十多年來支持本刊的讀者和作者致謝。

豪爽、固執、幽默的何和應

· 莊達 ·



豪爽、固執、幽默和富有美術理論的根底，是我對現代派畫家何和應的印象。當他還在南大就讀的時候，由於他是該校美術協會的主席，所以我已經久聞其名。直到一九六三年，我們七位繪畫的朋友在一起搞現代畫時，我才真正的認識了他。這幾年來，雖然少見面，但我們的友誼依然十分深厚。

何和應的較早繪畫是屬於造型派，他認為自然原無形體，人創造其形體，如房屋、汽車、椅子等，均是造形之物；真值得去造形的，必定是先所未有，如依已有的造形製作，只能稱為造形，或修形，變形，算不得是造形。所以，在他的繪畫世界裏，他企圖創造新的境界。

造型美術是不是與抽象繪畫一樣呢？何和應的解釋是：這兩者不能混為一談，它們是有差別的；抽象美術是依物生形，此形是隱約的，是幻變的，或是以色彩與綫條表現抽象之意境，如：激動、幽鬱的情緒，節奏、旋律等。而造形美術連意境，連像甚麼都不要，世界本就無其形，完全出自作者創造。

在六三年間，他的畫都是在「造型」。他用直線、曲線、弧線與不同幾何形體的交錯，重疊，創造他認為前所未有的「一型」。也許他太過於注意型的創造，所以在色彩上比較忽略。這是我個人的看法，我總覺得他的色調過於輕浮，而不厚重。

過了半年，他的繪畫路線漸漸的轉換，由造型而走到抽象。他開始注意畫面的旋律美，也企圖使畫面帶有音樂感。他用白的油色，澆、淋、深紅的底色上，構成線與點與交織，居然有意外的情趣。他在見到我時，津津樂道

現代畫家介紹

他的這些作品的創作過程。他也開始注意到中國書法的抽象結構，在畫面上也有了粗壯、清秀、蒼勁等不同的表現。在過去，他研究造型美術時，不注意畫面的意境、氣氛，現在他却重視了起來。在美術的鑽研中，他又開闢了一個嶄新的天

地。要怎樣欣賞抽象繪畫，何和應在一篇「現代畫創作與欣賞」的文章中，有一個很好的指引。他說：「要欣賞現代畫最好是拋棄求像的觀念，



這是何和應跨過「造型美術」階段後的作品，畫面欲表現旋律與節奏的美感，以弧形為主。

孤獨者這是何和應風格之外的一幅作品，企圖要製造一個令人憐憫的孤寂畫面。此作大概是作者所說的「依物生形」，畫中的形象一望而知是描寫人物。



不要想一定要從一幅現代畫中去看是什麼人，什麼物。應該從該畫的線條、色彩、筆觸中去感覺是怎樣的一種情緒，怎樣的一種意境，是在沉痛哀傷的生涯中？或是在平靜的草原上？抑或處在熱情的擁抱裏？要如此去感受，才能領略出作品中所表達的情趣，進而達到與作者的思想、情感發生共鳴。

這是一個很好的解釋和現代派繪畫的欣賞方法。很多人看了現代派繪畫後，劈頭一句便是：「到底畫什麼？」或「到底是什麼東西？」這個便是欣賞現代畫的阻礙。正如何君所說，不是從一幅現代畫去看是什麼人，什麼物，而是領略其中的情緒和意境。

何和應以他的美術理論根底，可以發展成為非常獨特的現代派畫家。其實他目前所追求的創作道路，已經是與眾不同，獨樹一幟的了。

他目前是星加坡現代畫會的重要負責人之一，積極鼓吹與提倡現代派繪畫運動。何和應準備在年內舉行一個他生平首次的個人畫展。我們將樂於看到他的成功。